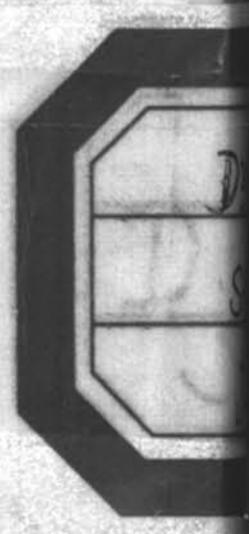


我們的敵人

日本



社會與教育社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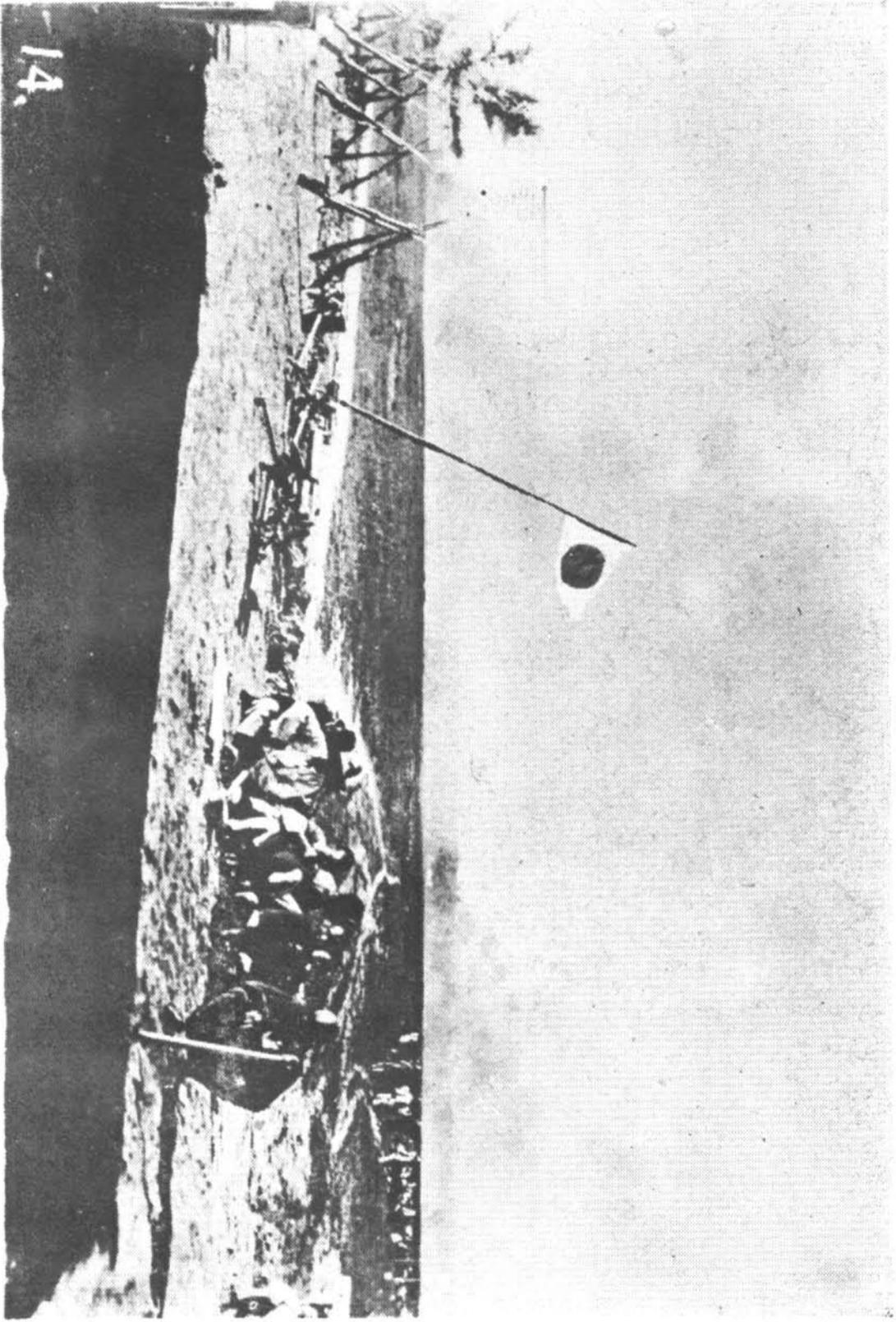
我們的敵人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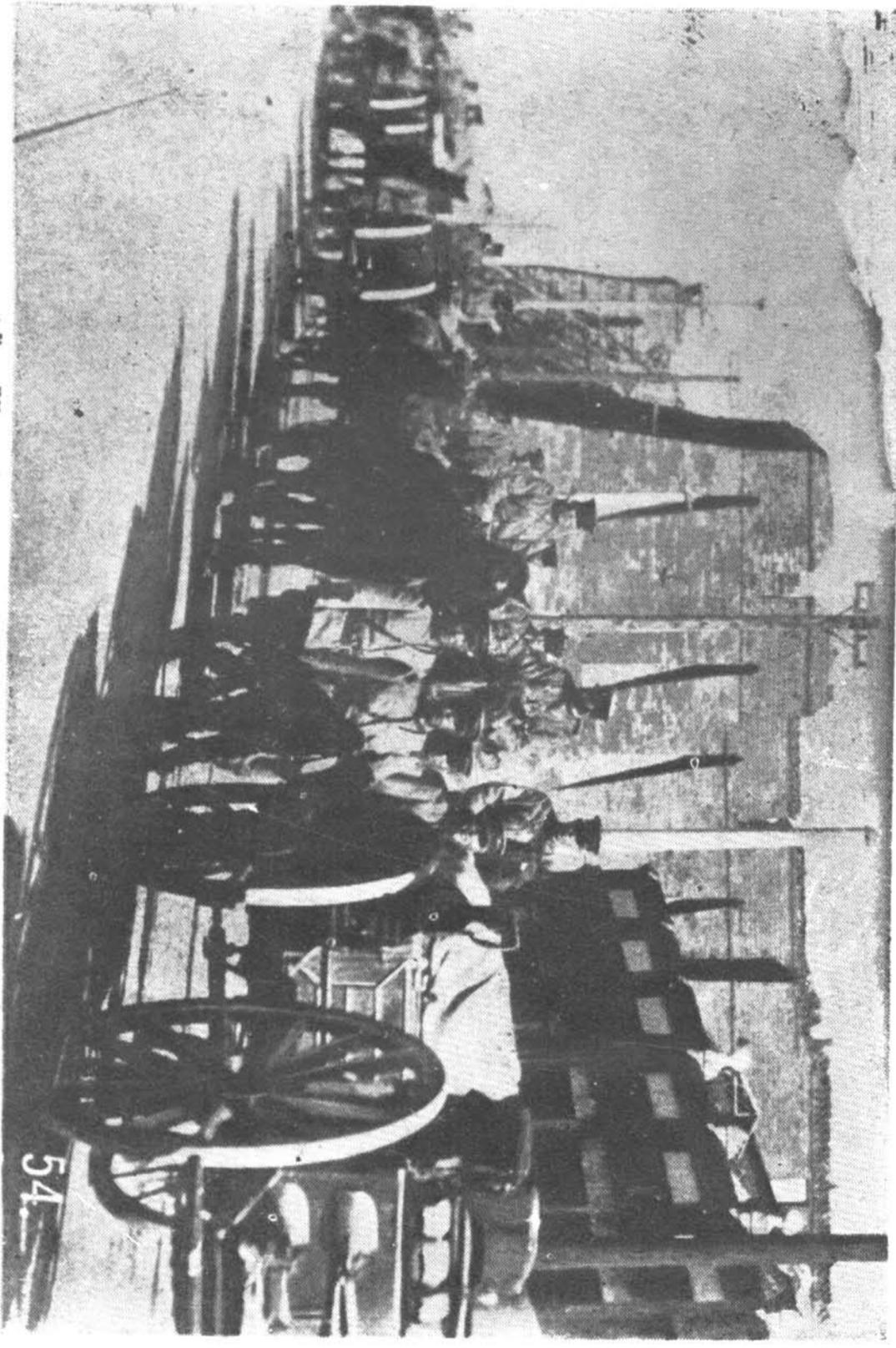
新生命書局出版



被誣爲炸毀南瀾路慘遭槍殺的中國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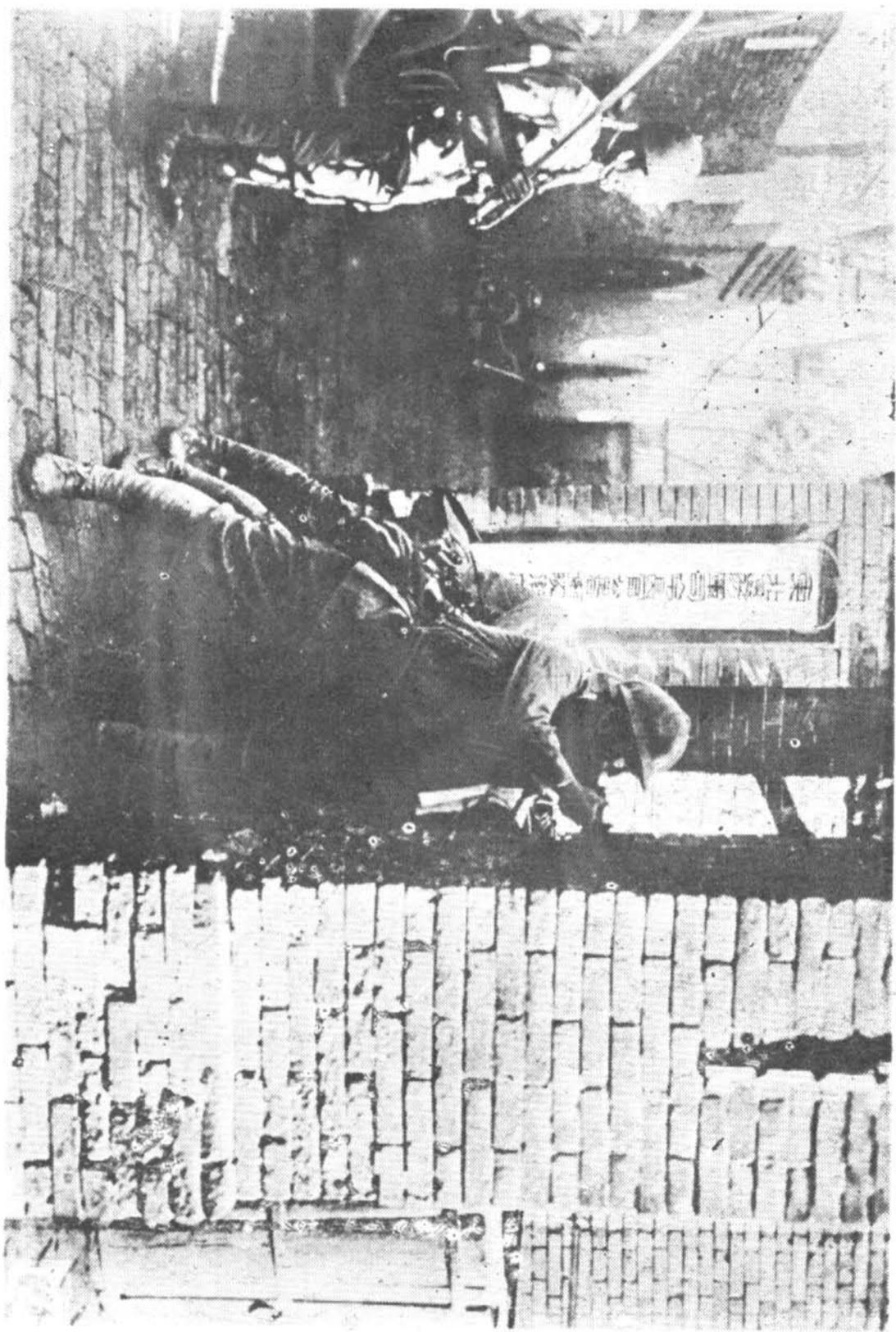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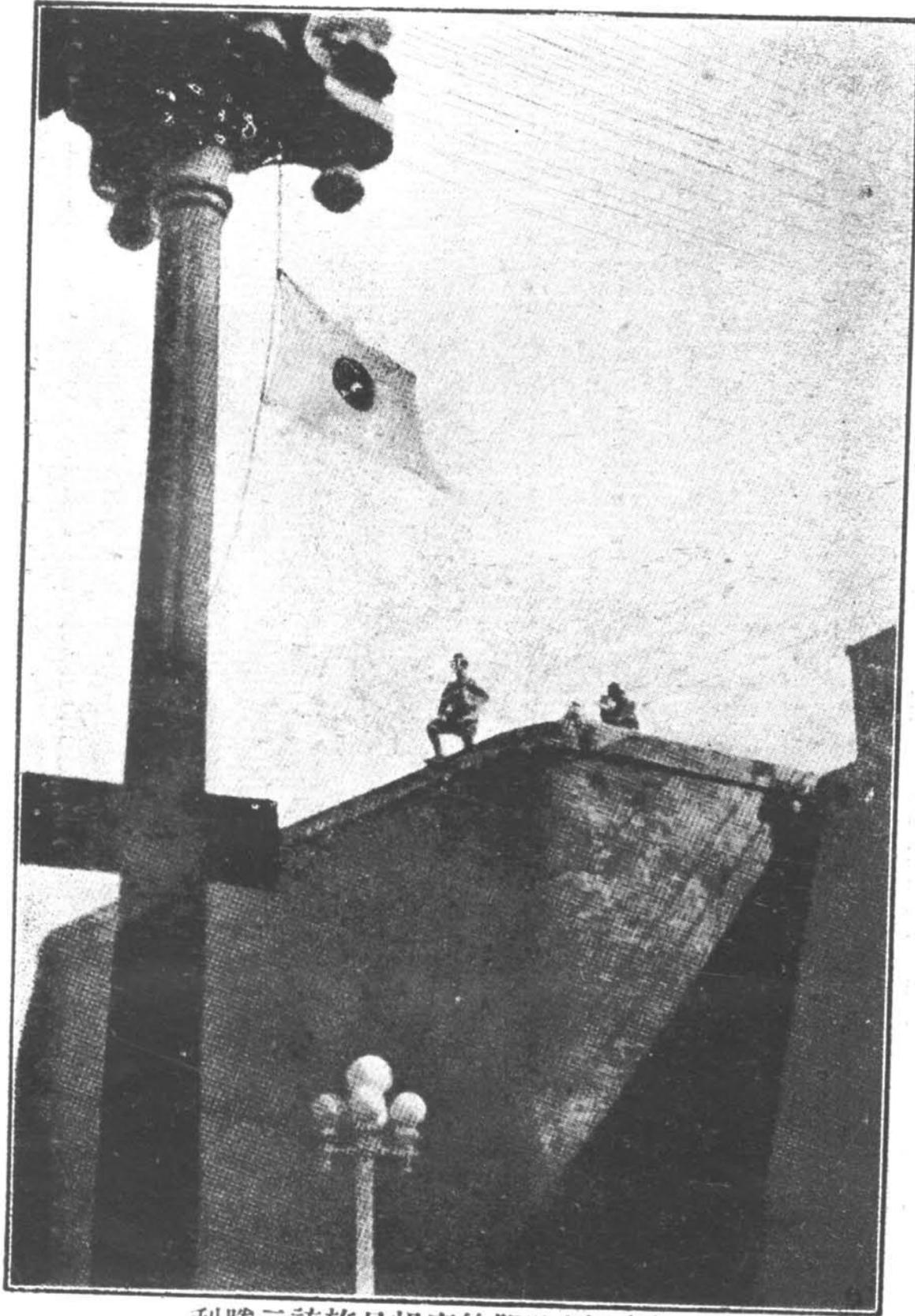
續戰耀誇旗本日樹後營大北領信本日



城陽藩進入直驅長兵日

戰巷之近附署公官長軍防邊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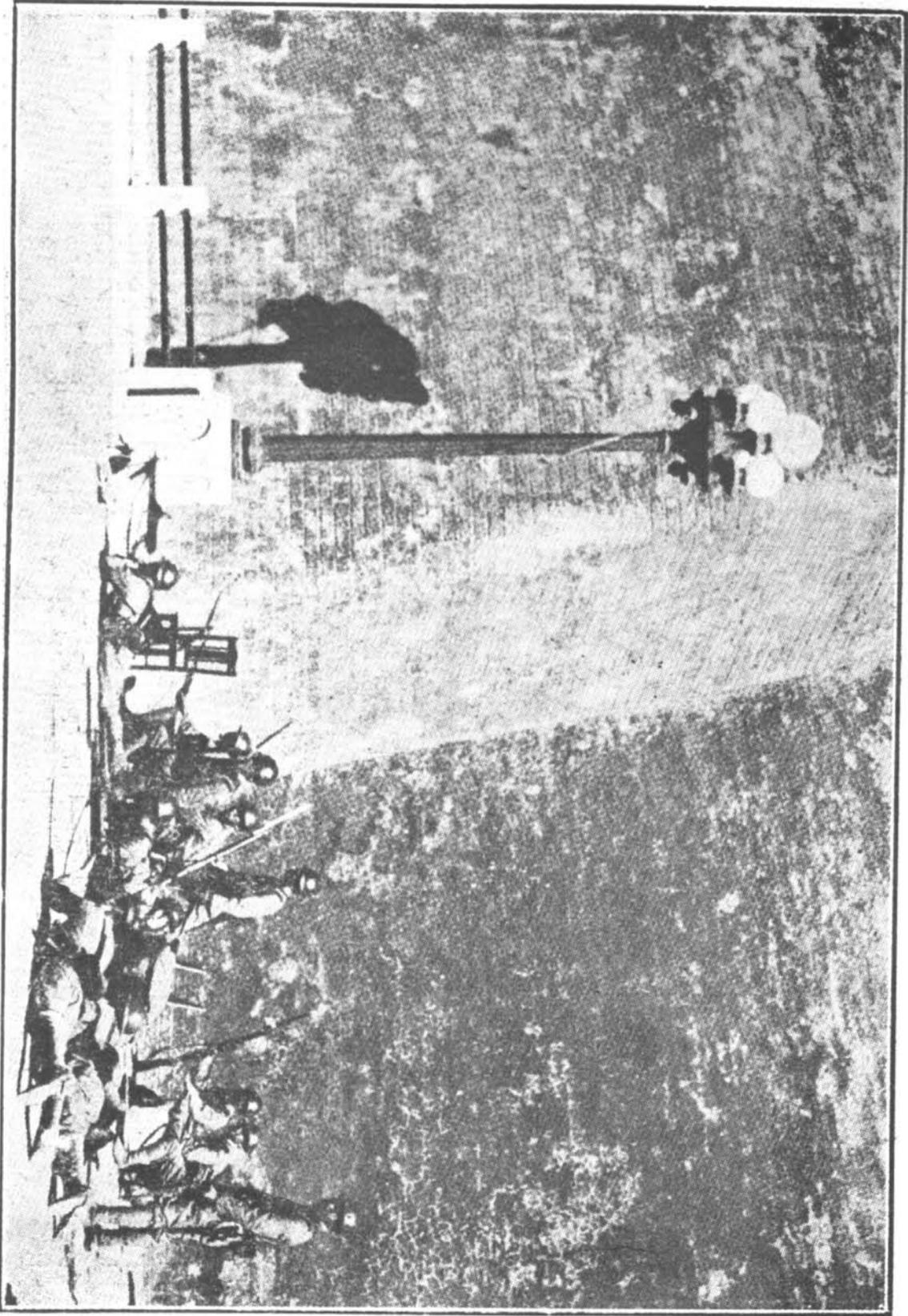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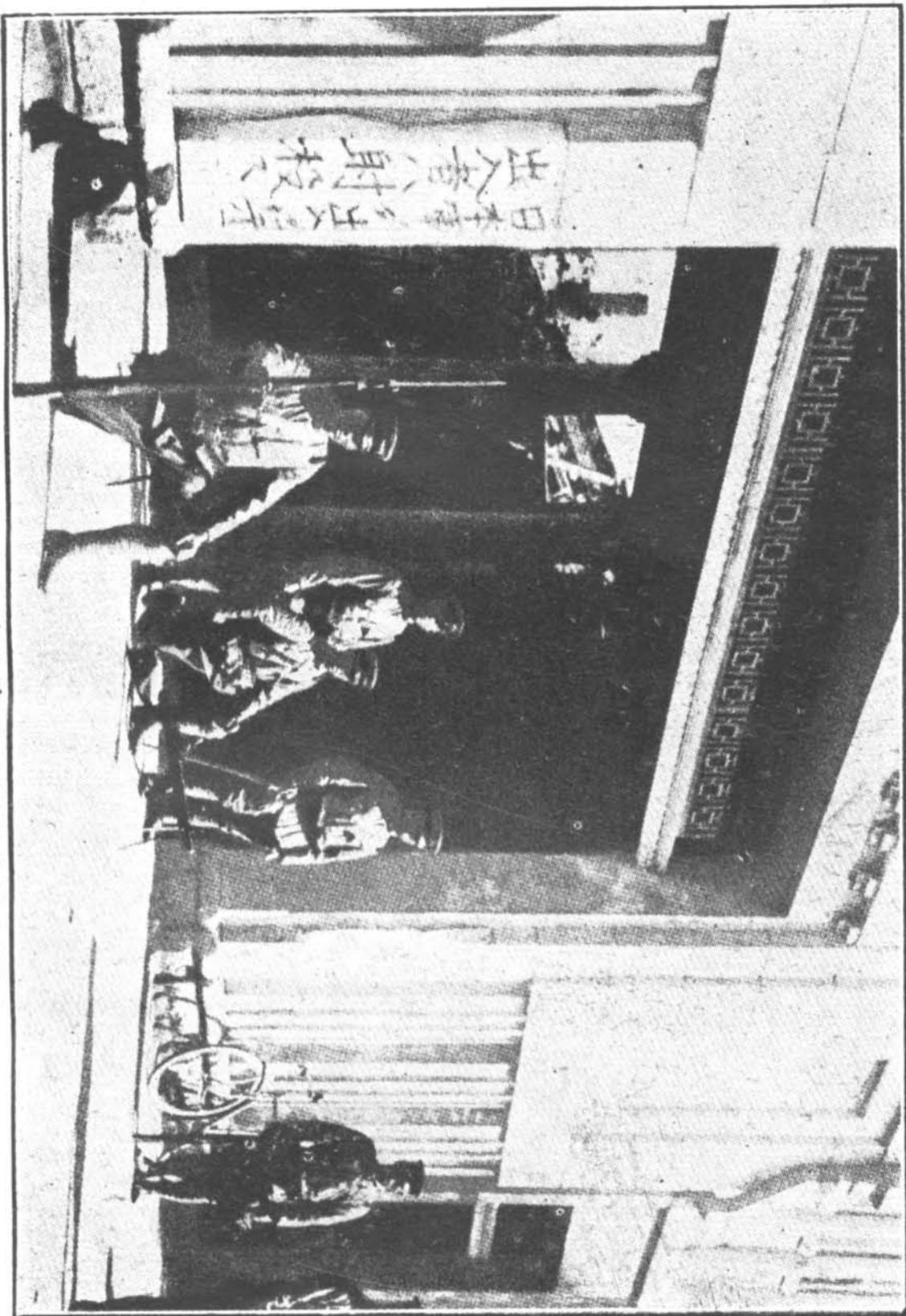
日軍佔領瀋陽後高揭日旗誇示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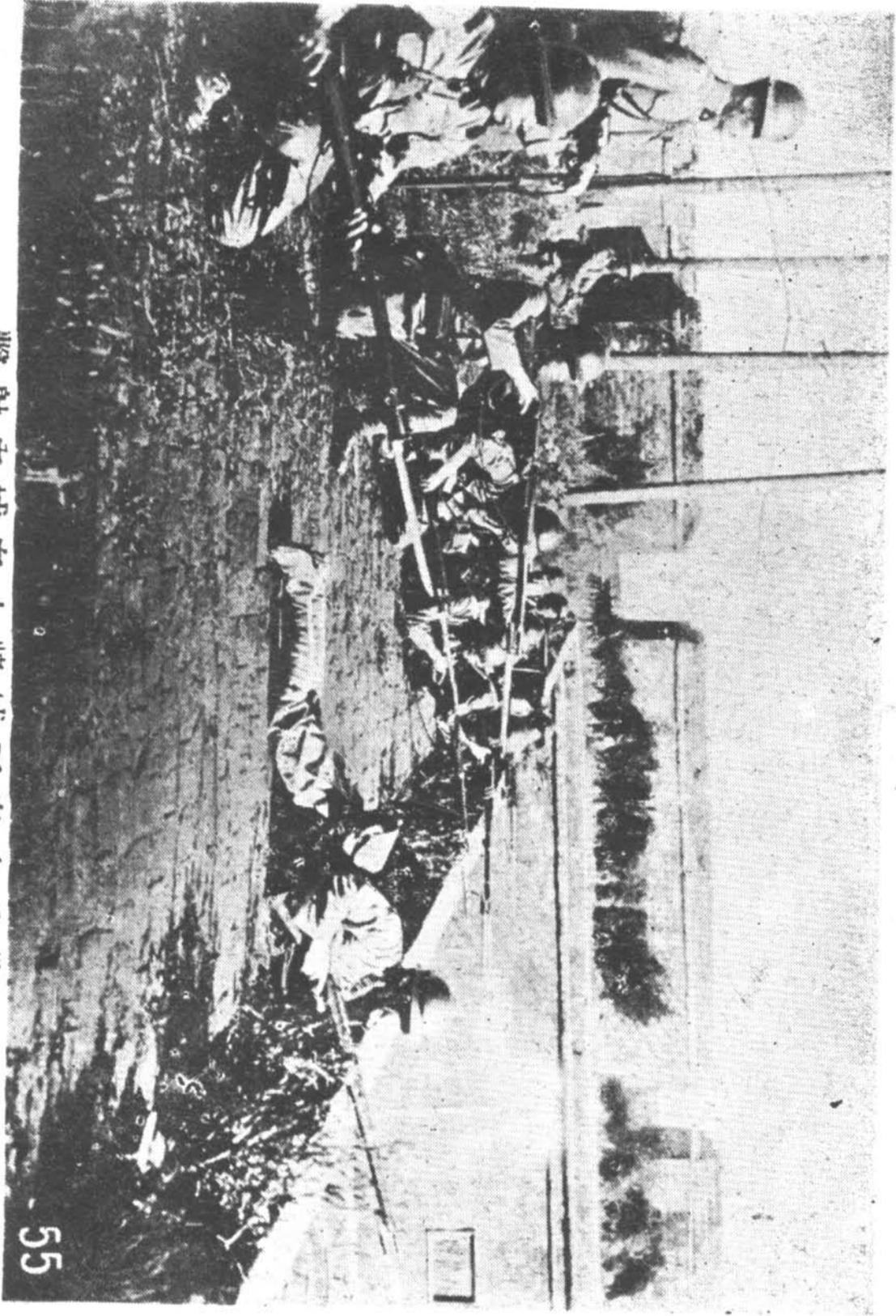
中國軍隊繳械後武裝堆積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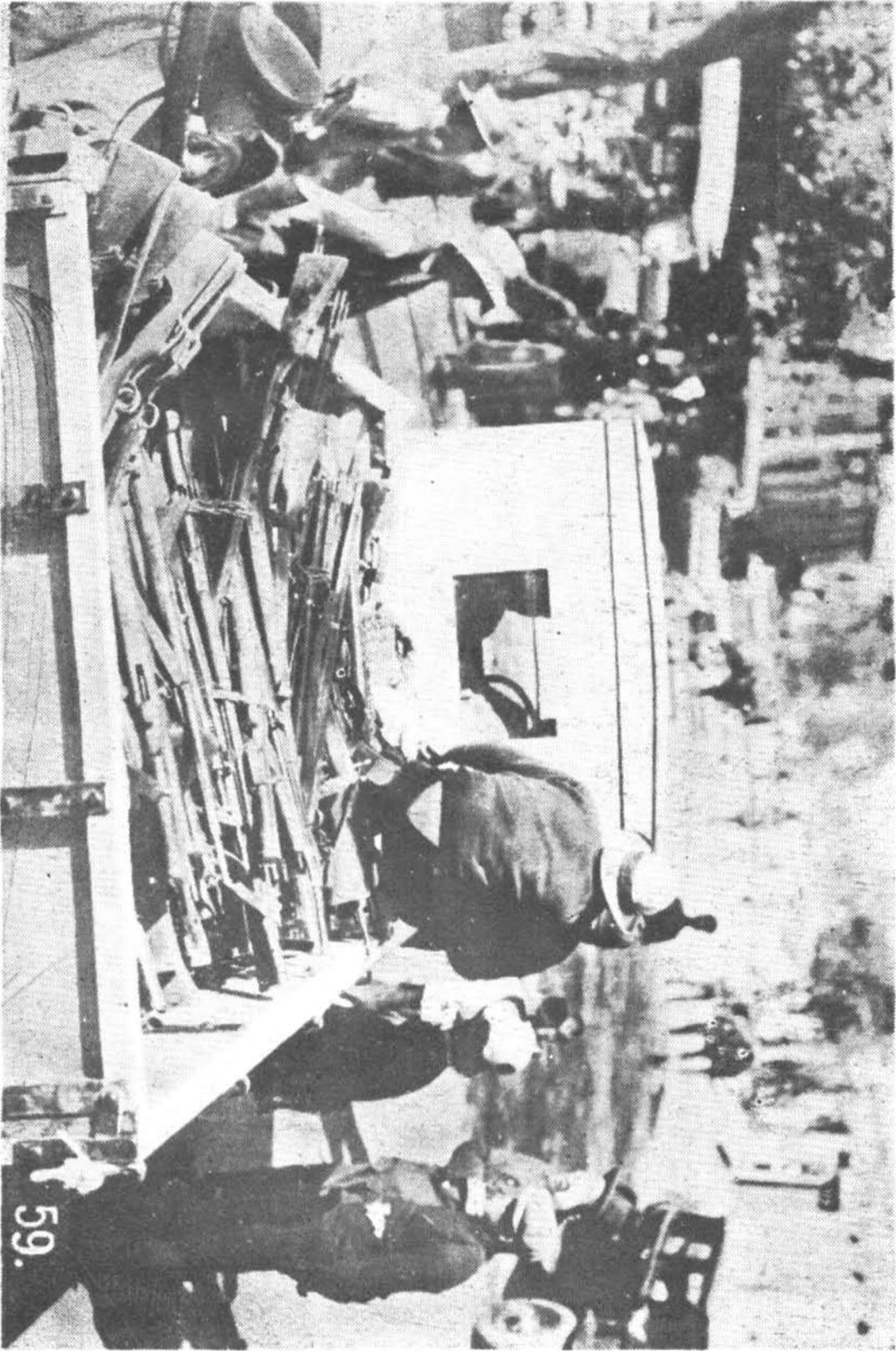
防布外城在軍日後佔被陽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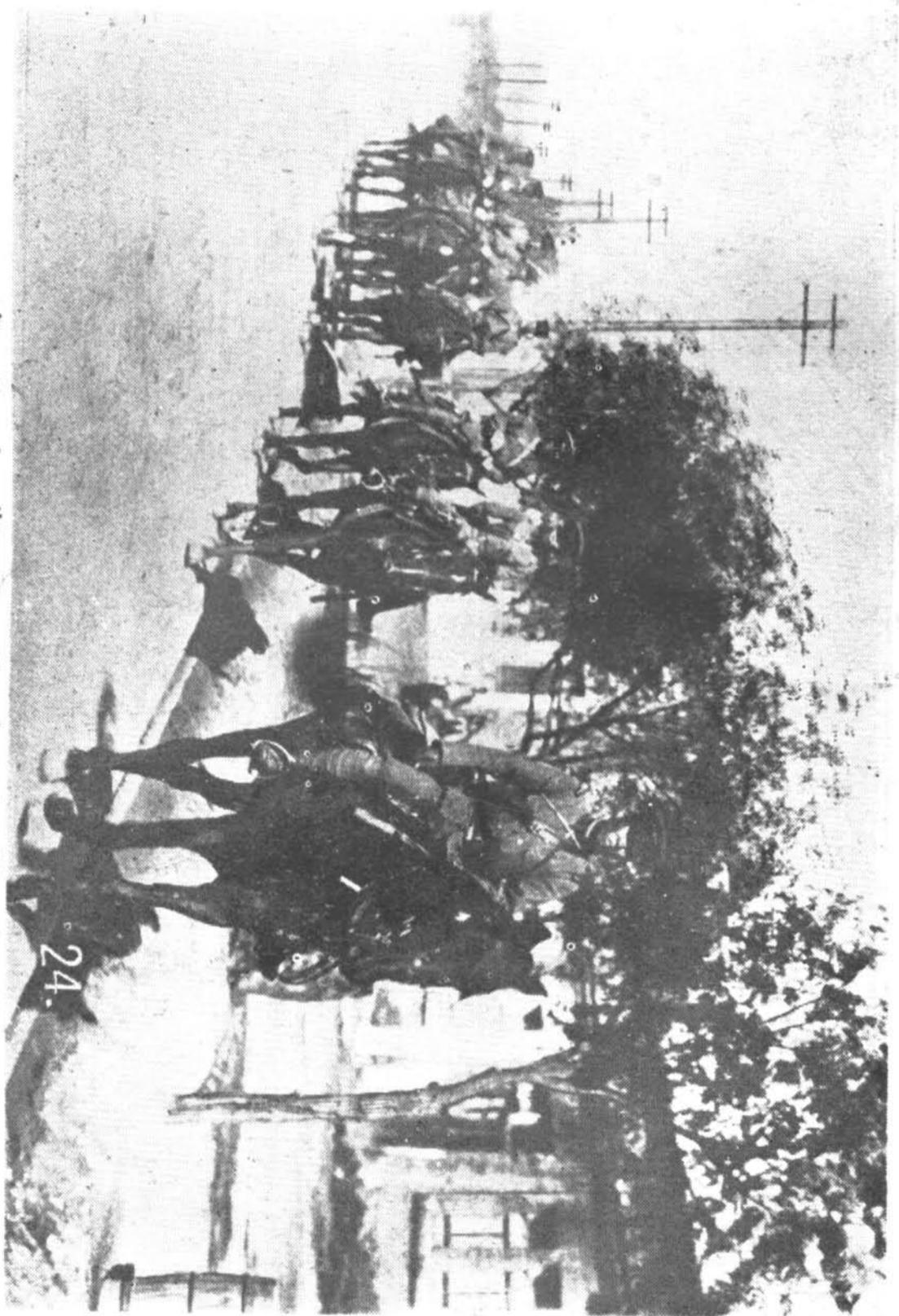
日軍佔據我陽工兵廠後禁止他人出入槍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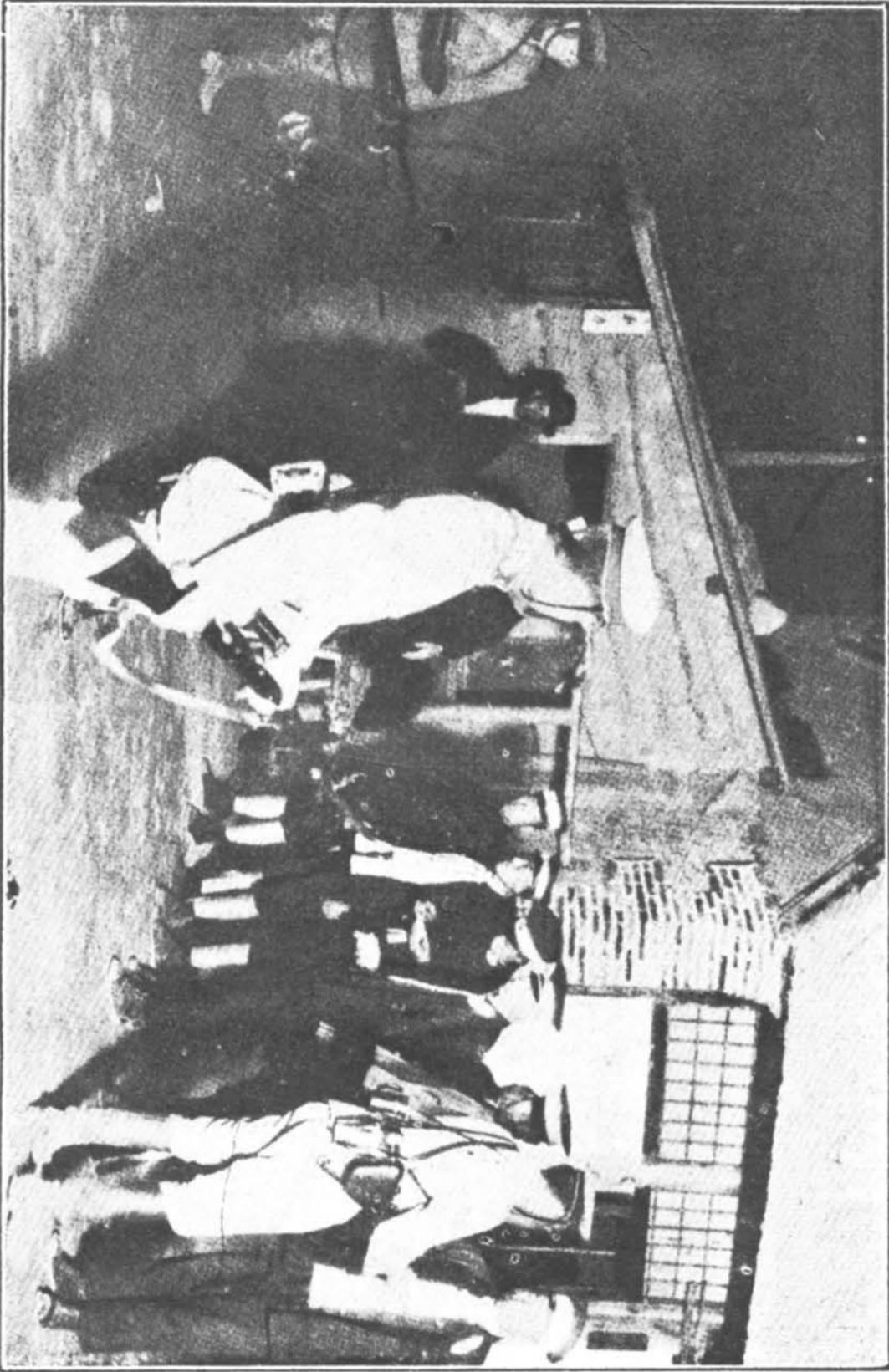
擊射內城向上牆城天奉在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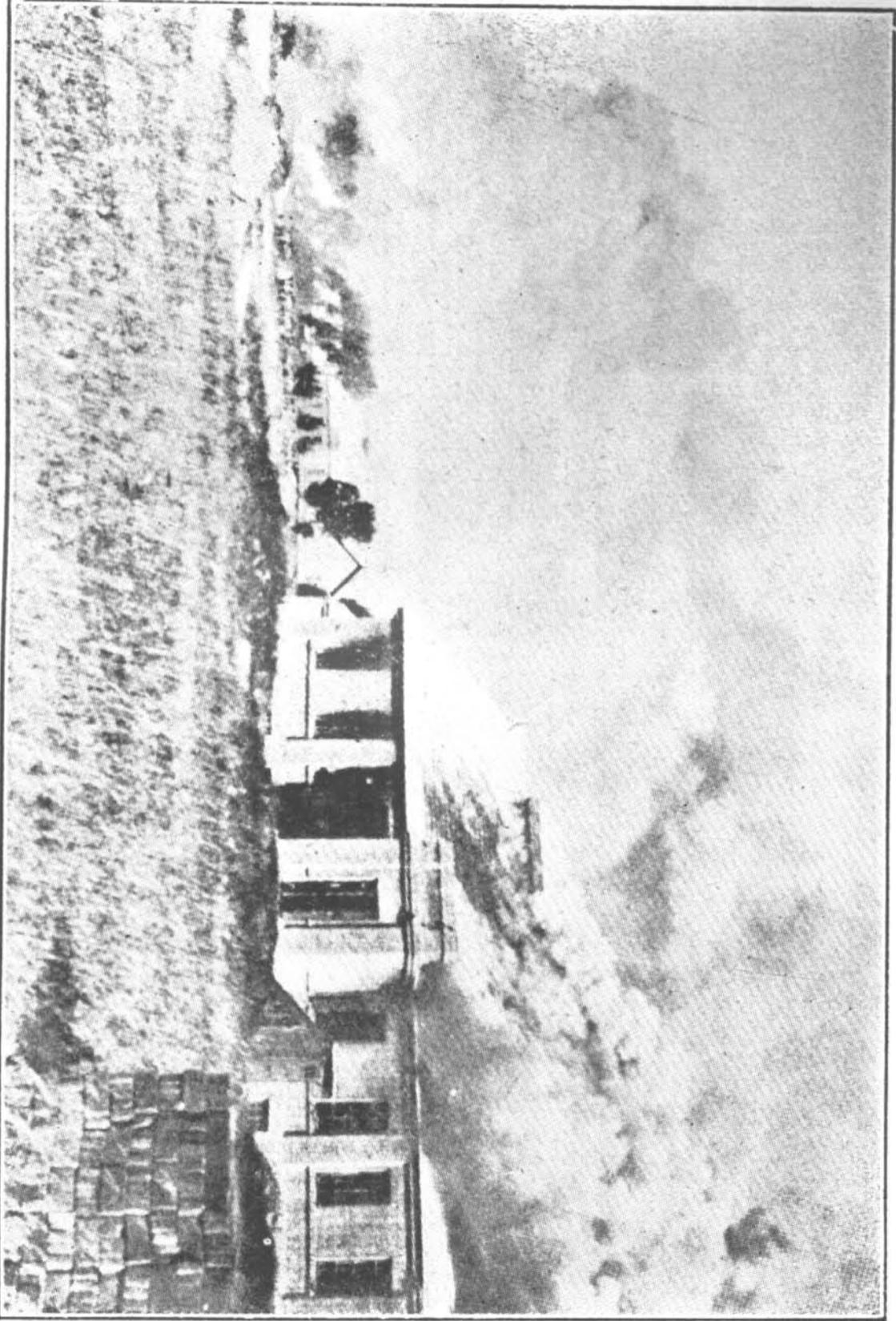
日兵擄得了中國軍械滿載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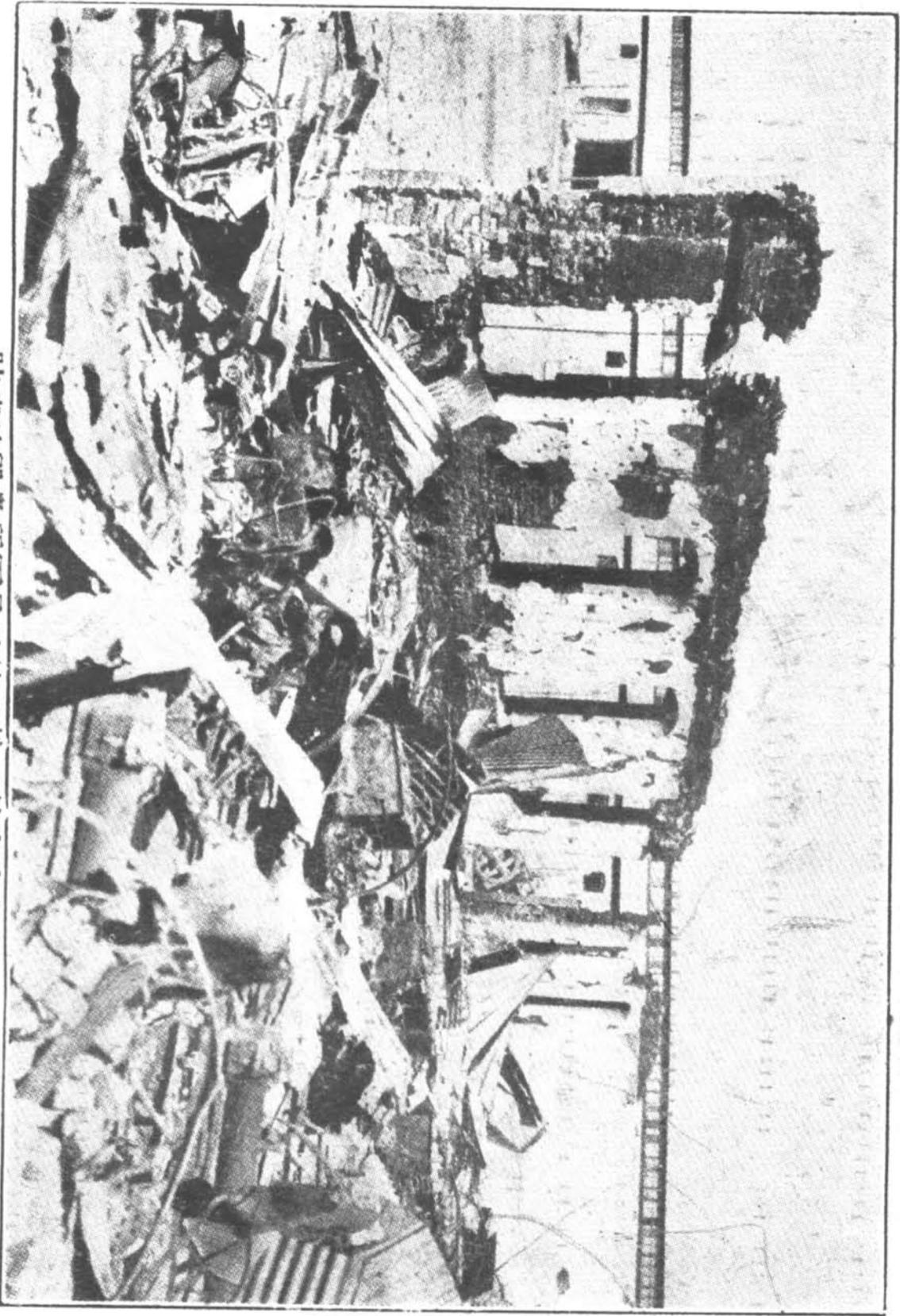
威示上街春長在兵騎本日



我 吉 林 鐵 路 警 察 日 軍 解 除 武 裝



我紅頂山兵營日以軍炮擊時正着火



跡殘的毀轟所軍日爲營兵營三第嶺南春長

我們的敵人——日本目次

插圖

我們的東北（地圖一幅）

我們的恥辱（照片十四幅）

第一 中日關係論

- 一、我們的敵人——日本（樊仲雲）……………一
- 二、日帝國主義與中國（陶希聖）……………九
- 三、日寇肆虐與東省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武培幹）……一八
- 四、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黃河清）……………二八
- 五、各國在我東三省之經濟鬥爭（黃河清）……………四一

第二 對日外交論

- 一、對日絕交論(胡愈之)……………六一
- 二、對日絕交再論(樊仲雲)……………七一
- 三、反對直接交涉(樊仲雲)……………八二
- 四、敗北主義的誤謬(陳豹隱)……………九〇
- 五、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省中國國際形勢的解剖(胡愈之)……………九八
- 六、國際聯盟約章、巴黎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
與對日外交(胡愈之)……………一一一
- 七、對於國際聯盟還能希望什麼(胡愈之)……………一三七

三 對日經濟絕交論

- 一、抵制日貨一點也不難(中暇)……………一四三
- 二、經濟絕交便是戰鬥行爲(樂嗣炳)……………一六〇

次 目

第一 中日關係論

我們的敵人——日本（樊仲雲）

我們的敵人——日本！

說起日本，不禁舊仇新恨都一一湧上心頭：奪我台灣，租我旅大，占有我東北的鐵路利權，蠶蝕我山東腹地，迫我以二十一條，屠殺我濟南省會，最近，更驅使韓人殘殺我華僑，……凡此橫暴壓迫之事，言之不盡，思之傷心，但是，即把這一切憤慨攔過一旁，暫且不提，日本還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最大的敵人！

有日本，便沒有中國。猶如毒菌在身，毒菌不除，生命難保，日本不去，中國恐卒難有以倖免也。

何以見得？

×

×

×

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之所託命是在工商，而我國則爲其利潤之所自出。中國之在日本，是最大而最有望的市場、投資地及原料供給地。中國市場之輸出，居其總額的二成八分，而輸入則居一成七分。倘若就我國的國際貿易言，則日本的輸出，居第一位，如一九三〇年的輸出入貿易：

	輸入	輸出
日本(包括朝鮮、台灣)	三三五、三二五、〇〇〇	二六〇、七二〇、〇〇〇
美國(包括夏威夷、菲島)	二三七、二一五、〇〇〇	一四〇、二三三、〇〇〇
英國(包括香港)	一二八、五四一、〇〇〇	二二〇、六八七、〇〇〇
德國	六八、七九九、〇〇〇	三二、四七三、〇〇〇

我們每年照例都是入超，且不必說。各國的輸入，大抵都爲工業製品，尤

其如日本，其對華輸出之四成爲棉製品，這意義實非常重大，以此之故，我們的紡織事業便須受日本的壓迫。近年以來，因爲關稅提高，銀價下跌，日人攜其資本，在我國建設紗廠，於是我國幼稚的紡織事業，遂更失其活動能力。我們來看這十餘年來我國紡織界的情形，英國是處在衰落的地位，日本則大有發展，我國自己固亦有發展，但因資本的規模、技術與組織方面的落後，仍是難與日人的紡織事業競爭。中日英三國紡織事業的變遷，有如下表：（單位千鎊）

	中國	日本	英國	合計
一九一七年	二〇七	二〇三	二四三	六五四
二四年	六九五	七三八	二五九	二、六九四
二七年	二、〇三二	一、二九一	二〇五	三、五二九
三〇年	二、三二七	一、四八九	一五三	三、九六九
三一年	二、四〇三	一、六五五	一七七	四、二一〇

而因日本的對華輸入，與英美之爲機械及精製品者不同，而大抵是粗製品棉織物，所以我國若欲開始工業的發展，則第一步輕工業，其最大敵人，實爲日本！

x

x

x

中國民族，向來是南向發展，明清以來，華人之至南洋各島者，踵相接。幕路藍縷，以啓山林，乃能在南洋樹立最大的勢力。然自近頃以來，備受殖民地政府的壓迫，忍辱含垢，境至可憐。但是禍不單行，到了最後，更來了日本南進政策的競爭，於是我華僑之處境乃更困難。因爲日本的工商業者，有其政府之保護，而我華僑則全賴己力，他們雖不惜捐助鉅款，日日希望革命成功，然政府對於華僑絲毫不能與以扶助。這樣，就我華僑在南洋的地位言，日本實爲最大的敵人，有日本，勢必沒有我華僑的立足地！

中國民族的南向發展，這樣既受到了阻礙，於是近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出

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便是向北移居。自一九二六年來，我國移家東三省的人數有如下表：

	一九二六年	二七年	二八年	二九年	三〇年
移入人數	五六六、七二五	一、〇二一、九四二	九三八、四七二	一、〇四六、二九一	八一〇、〇〇〇
歸還人數	二二三、六九四	三四一、五九九	三八一、〇八七	六二一、八九七	五六〇、〇〇〇
差 額	二四三、〇三一	六八〇、三四三	五五七、三八五	四二四、三九四	二五〇、〇〇〇
定居率	四二%	六六%	五九%	四〇%	三一%

但是同時，日人以及受日本的壓迫而無以為生、避難來我東三省的鮮人，亦日有增加，據最近調查，合日本移民而共計，已達百二十萬人。當然，就人口言，東三省人口總數二千六百萬中，華人是居其九五%。但這極少數的日人却有租借地、鐵路附屬地可作根據，還有不平等條約與領事裁判權可作保護，所以人數雖少，勢力却非常偉大。他們掌有巨大的產業金融交通等機關，他

們可以利用鮮人以爲其侵略的先驅。這樣，到了現今，華人在本國內的生活，也受到了日本的壓迫與排斥。而最近的萬寶山事件則顯然爲日人利用鮮人以壓迫我農民的無理暴行。我們不能忍受這樣的恥辱，我們爲保衛自己的生存，我們要打倒我們的敵人——日本！

x

x

x

不但此也，——凡是我的一切新政，日本都在反對之列。我們要關稅自主，英美可以承認，而日本則意存反對。直到去年五月，以我國對於濟南慘案的讓步，承認西原借款的償還，並訂立三年的五惠關稅協定，始允我有自主權。又如領事裁判權的撤廢問題，英美都表示可議，而日本則堅決反對。日本這樣，實是阻礙我國家統一的大敵。我們要統一，日本要分裂，我們要和平，日本要內亂，如以前之援助安福黨徒、奉天軍閥，俱事之彰彰在人耳目者。

往事已矣，來者須記：——

近來因爲蘇俄五年計畫的成功，在遠東方面，寢寢乎恢復了帝俄時代的聲勢，封閉日本在海參威的金行，並對日本的漁業加以壓迫，日本以此，惟恐其在南滿朝鮮的勢力爲所動搖，於是乃有改絃更張之計。既以內田康哉爲滿鐵總裁，樹立鮮滿一致的外交，復以宇垣大將任朝鮮總督，改革軍制，增兵朝鮮，以爲他日大陸政策用兵的準備。嗟我東北，既受赤化勢力之寢染，又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陵，誠難乎其所以自處矣！

而當此之時，美國態度又忽然一變。從前因爲遠東問題，美國與日本，曾彼此抗爭甚烈。但是近來，因爲英美二國的對抗關係，日以激化，美國爲掃除英國在拉丁美洲的勢力，於是遂交歡日本，許日本在遠東方面有其優越地位。當大戰時，日本曾以石井、藍辛協約，得美國的允諾而橫行東亞，對我提出廿一條。今者，以對美的協調，正是日本雄飛大陸之時。然我東北三省則從此危矣！故在此時，『何以保全東北？』實爲我每個青年的課題。打倒日本帝國主

義固是最根本的辦法，但第一，尤須經濟、軍事、外交、政治等各方面，都有充分的準備。否則，口號雖喊得震天價響，究無補於事實也。

七月十五日

日本與東三省的貿易	
(重要輸出入品及數量)	
輸出品	千海關兩
大豆及其他豆類	二九、五九二
高粱	一、九三一
荔子	二、一二〇
麥皮	一、五八三
豆餅	二八、八九一
榨蠶絲	五、七九〇
皮革	二、一八八
煤炭	一六、一六〇
輸入品	千海關兩
棉織物	三〇、三三二
棉紗	二、三二一
麥粉	二、七一三
糖	四、〇八二
酒類飲料	二、六六二
藥品	三、二一八
鐵及鋼	七、〇九七
電氣材料	三、四〇二
紙類	三、四三二

日帝國主義與中國（陶希聖）

日本軍閥已經決定占領東三省，至少遼寧及吉林全部，並且準備長期的占領。我們對於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應當注意的是什麼？

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全境侵略，尤其是向東三省施行政治軍事的占領，從日本帝國主義看來，是必至的事情。歷史上沒有無因而起的偶然，也沒有平空而來的突變。自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以後，亘二十六年之久，日本帝國主義訓練的軍隊是爲了什麼的？日本軍隊占領瀋陽吉林的行爲，決不是意外的事了。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己在本國以內造成的大不景氣。使牠必然乘機向東三省

作橫領的行爲。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一方面有大量的過剩生產物沒有銷場，他方面有大量的失業人口沒有衣食，資本主義的發達，造成這樣的大恐慌。對於政治，一則使日本政府感受從來未有的財政困難，裁官節用的政策徒有從政府機關中拋出大批官員的消極效用。二則使日本現內閣表現牠沒有能力，在野政黨大起風潮。此種政局不能安定的情形，使日本資產階級相信軍事獨裁可以安定政治，這引起軍閥宰執政府的野心，其結果無顧慮的向東三省出兵，外求最後的手段以救濟統治階級的危機，內求政黨鬥爭的和緩。尤其是這種政策，他們認爲是可以緩和因資本主義沒落及大量失業人口所引起的革命。三則此種恐慌，還有中國政府所建築的南滿鐵路平行路綫及與旅順大連競爭的葫蘆島商港，使日本的外府南滿鐵路及其附屬業務，起了空前的危機。裁員節用的政策，仍無能救濟。種種的因緣，使日本軍閥號召無業軍人及鼓勵二十六年來的軍氣，從事軍事行動。

反之，從中國的現狀及前途來看，非日本帝國主義倒壞，中國便得不到平等與自由。反日本帝國主義應當是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中心的運動。

於中日許多關係裏面，我們舉出國際貿易關係來看一看。中日貿易總額歷年來是急遽增加的。以一八六八年爲一〇〇，則此後貿易總額的指數是：

一九〇〇年

一三五〇·九

一九一〇年

四三七八·三

一九二〇年

一一七四一·八

一九三〇年

一七二〇五·三

其中，日本商品進口總值的增加是這樣的：（以一八六八年爲一〇〇）

一九〇〇年

一一〇七·二

一九一〇年

三二九九·九

一九二〇年

九八五二·一

一九三〇年

一四〇六五·六

中日貿易額增加有如上所述，近年以來，且超越素居中國國外貿易上第一位的英國而取得第一位。茲舉中國對日英美三國貿易百分比此左：

	由各國輸入			總額	由各國輸出		
	日	英	美		日	英	美
一九二〇	二·〇	三八·〇	〇·六	三·二	四四·七	六·七	
一九三〇	四·〇	二七·五	一·五	三·六	三一·六	六·六	
一九二〇	五·八	一九·四	二·九	五·七	一七·六	五·五	
一九一〇	一二·二	二一·五	七·九	一一·五	一四·五	八·五	
一九二〇	二九·七	一七·二	一八·一	二八·四	一三·六	一六·一	
一九二五	三一·六	九·八	一五·〇	二四·四	九·九	一六·三	

一九二九 二五·五 九·四 一八·三 二五·四 八·五 一六·二

在中日貿易進展之中，由中國看，數十年來常是入超。其情形如左：

中國對日貿易之入超

一九〇〇 八、八一四、六四一

一九一〇 一五、一四九、六九五

一九二〇 八七、二〇七、九六四

一九三〇 一一〇、六一〇、〇〇〇

最要注意的是日本向中國輸出的商品以棉貨棉紗爲最大宗。棉貨一項，一九二七年進入中國的價值一〇四、八〇三、〇〇〇元，一九二八年爲一二四、七〇五、〇〇〇元，一九二九年爲一三一、七九四、〇〇〇元。棉紗進口價值一九二七年爲一七、五九二、六〇三元，一九二八年爲一六、八三二、七五〇元，一九二九年爲一四、二七五、〇一二元。不獨棉貨棉紗爲日本進入中國的

商品的大宗，同時，日本在中國設立的紗廠居國內紗廠的大部分，直到今年，還逐年擴大。依今年六月底的調查，日本在華紗廠增加的情形如左：

地方	錠數	燃絲錠數	總機架數
上海	一、一六九、二〇四	一八五、六四二	九、九四、
青島	二四六、八八四		三、一五四
旅大東省及漢口	一三九、三四四	一、〇二〇	八〇九
(合計)	一、六五五、三三二	一八六、六四四	一三、八九四
比一九三〇年底增加	六二、三三二	一四、〇八〇	一、〇五四

由紗廠及棉貨受日貨的壓迫，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輕工業的障礙物。輕工業不能發達，則後進的中國經濟斷難有發達的希望。一般的經濟不能發達，則社會的衰落是中國唯一的前途了。

中國社會的發達，非除去障礙社會生產力的日本帝國主義，便沒有希望。這是中國應取的外交方策的事實的根據。依此根據，則中國的解放，必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條件。因此，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必取的對外方針。

四

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佔領東三省的行爲，將引起怎樣的結果，我們在目前雖難下具體的判斷，但我們可以略略推測情勢發展的一二條路。在推測以前，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

英帝國主義已趨沒落，在目前有自救不暇的觀感。美帝國主義現正從大不景氣之中圖一時的掙扎。他們對遠東方面日帝國主義突破國際均衡而控制華北的軍事發展，當然注意。美國的實力雖較英國爲厚，然究難有有力的行動，以相干涉。

與日帝國主義在東省的佔領行爲，最有切膚利害關係，而最有干涉的實力，乃是蘇俄。日本軍隊倘向北滿發展，結果有引起蘇俄對抗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倘使蘇俄有積極的行動，則日帝國主義將以華北反俄戰綫引誘美國，使後者遙助牠進攻的行爲。所以，美國的干涉是不大靠得住的。

倘使國際情形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則此次的事件或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端。

中國在這樣發展的情勢之下，要怎樣做呢？我們所欲告於讀者諸君的是：中國以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情勢而參加世界大戰，較以聯日而參加世界大戰，如同第一次大戰時一樣，是有助於民族解放的。縱不免有悲慘流血，如以十二萬分的全民衆的最高努力，以相周旋，則中國民族將隨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而取得解放的前途。倘若仍追隨日帝國主義，則不外二十一條及軍事協定和西原

借款的再演。東三省的喪失更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以為如中國民衆以反日形勢、並嚴守反日方針而參加第二次大戰，則此次東省事件便成爲中國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反之，則只有滅亡的路。中國民衆不甘於滅亡，必有巨大革命之再起。

一九三一，九，二十三日。

東北之面積與人口

遼寧省	一一、八六九方里	一五、一五一、六三〇人
吉林省	一五、五八〇	九、一九一、九八〇
黑龍江省	三七、七七五	五、二三一、三七〇
熱河省	一〇、一六八	四、五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七五、三九二	三四、〇七四、九八〇
日本領地關東州		九三九、二四
日本移民	二二四	二三一、一一九

日寇肆虐東省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 (武增幹)

日本這次大舉侵略東省的原因很多，有外部的原因，有內部的原因，現在我在這裏所說及的只是就東省內部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來說明暴日之所以侵略我國的內幕。關於這層普通的人是不注意的，我以為倒關係特別重要。

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究竟是怎樣呢？據我最近一個多月在東省親自觀察的結果，在中國內地各省，是很難找得出這樣一個典型的範疇的。為說明的便利計，我們可以說東三省的經濟結構只是一個尖銳化的三角形的組織：這個尖銳化的三角形，底下的一層是代表大多數的民衆階級的，這般人十九務農爲業，要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中間的一層，是代表中產階級的小工商業家，牠的比

例，要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再上一層便是大工商業金融資本家，牠的比率連百分之十恐也不到；最高一層便是壟斷東省經濟權的霸王，同時也就是最高的地方軍政長官，牠的比率，現時假定佔百分之一，實際上恐怕佔全東省人口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還不到咧。

以上所說的四種人，便構成東省整個的社會經濟結構。現在我們便來考察他們各別的經濟地位，和相互的經濟關係。

先就最下層的社會經濟層來說：我們知道東省現在完全是一種農村社會，當然農民要佔百分之七十左右。這般農民從前的經濟生活雖然也不怎樣的好，可是決沒有像現時這樣的壞。他們現在壞到全沒有經濟的能力和地位可說。他們爲甚麼經濟地位這樣的壞呢？這和本部內地各省的情形又有點不同：他們倒不是完全由於苛捐雜稅的橫征暴斂，也不是由於什麼大地主的壓迫榨取；他們之所以弄到全沒有經濟能力，却完全由於「錢法毛荒」的金融關係。便是因爲政

府濫發紙幣，紙幣的價值低落到不堪想像的地步，一般農民便活活的遭殃了。原來東三省大部份的農民大都分散得很遠，而他們的知識又極淺薄，以為政府的紙幣——所謂官銀號的官帖一類的紙幣一定是可靠；他們總是每年把辛辛苦苦種來的糧石，拿來換取花花綠綠的官家紙幣，鑄藏起來以為子子孫孫萬世的產業，却不料到牠的價值因政府濫發的結果，不幾年便已低落得毫不值錢。早兩個月他們的兌換比率，遼寧的奉票是每六十元換現銀一元，吉林永衡官銀號的官帖到二百八十吊換大洋一元，黑龍江廣信公司的官帖要到一千二百吊換大洋一元，然而還是看不到大洋的影子。並且這種法定的價格，有時還要比實際上的交換比率大。你看農民血汗生產的結果，只是換得一堆一堆的不值錢的紙幣，他們全都破產了，還有什麼經濟能力可說呢。我們固然知道東省的農民，現在也有不信任政府的紙幣而死心塌地信仰日本金票的趨向，可是這只有促成日本金融勢力的增加，對於農民經濟地位是毫無所補益的。並且還要因此受日

本經濟勢力的壓迫，如「勒價收買貨物」等事，這一年已夠令東省農民痛苦無窮了。東省的農民在經濟上既然這樣沒有能力，自然只好聽受日本經濟勢力的進攻了。

再說到三角形中層的經濟組織，這般人便是所謂小工商業資產階級，他們一方面因本國和本省的工商業不發達，不能不替外貨推廣銷路來吸取農村社會的遊離資金，他們的經濟當然比農民優裕一點；可是他們所受的經濟上的壓迫却來得多：第一，所謂「錢法毛荒」的影響，他們當然是同樣感覺着痛苦的；其次官府的苛捐雜稅，他們却是最適宜的稅負擔的對象。因為東省的農民，如上面所述，現時已榨不出什麼油水來，只好由這般小工商資產階級來代替。這般小工商業資本階級在國民經濟上的地位，因政府苛捐雜稅的壓迫業已喘不過氣來；而就國際經濟的競爭上來說，他們更根本沒有這個能力：因為他們資本少、規模小，能力是自薄弱，所以只好一方面替外貨擴張銷場取一點剩餘以

自肥，一方面吸收農民一點資金，來維持他們的經濟地位。結果還要受政府的重重剝削，我們只看東省各大都市的一般工商行家改組的改組倒閉的倒閉，便可知這般人的地位現在是怎樣了。

再說到比中小工商業資本階級經濟地位還高的一重經濟層，便是所謂大工商業金融資本家。這般人人數雖少，可是新興的並具有較大經濟勢力的一層。平常高呼「經濟建設」的是這般人，高呼「振興實業」的，也都是這般人。這般人比較具有清新的頭腦，比較富於辦事的才幹，並且實際上經濟的能力也比較的偉大。他們怎樣能造成這樣一個優越的地位呢？這中間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便是他們一定要同最高的軍政官吏相結納，或者他們自己就是「小」官僚軍閥，或者是「準」官僚軍閥。他們為甚麼要和軍閥官僚發生密切的關係呢？因為不這樣便不足以維持他們優越的經濟勢力。譬如就資本方面說，必須要和軍政界相聯絡，纔能募集很多的資本，我們只看東三省的新興事業中所以很多官僚

軍閥的資本，便是這個原故。其次他們如果要享減免苛捐雜稅的權利，也非同官方通聲氣不可；又假使要交通運輸方面不受阻礙，也非同官方通聲氣不可；所以這種工商業金融資本家的資本，簡直可以說是「官僚資本」，因為非如此便不足以維持他們的優越的經濟勢力。他們既已造成這樣優越的經濟勢力，所以在國際經濟競爭的地位說來也就難免為外人所側目嫉視了。現時東省一點本國的經濟勢力，還大部分建築在這上頭；不過究竟因為國際資本勢力雄厚的關係——這一點點官僚資本的嫩芽，在最近一兩年來，也已深深的受日本經濟帝國主義雨打風吹的摧殘了。

最後我們就要說到東三省社會經濟結構的最重要的分子，即構成三角形的最尖端，而為實際支配東三省經濟命脈的「政府資本」，換一句話說，也就可以說是「軍閥資本」。因為像遼寧的東三省官銀號、吉林的永衡官銀號、黑龍江的廣信公司（現時改組為官銀號）名義上是政府的金融機關，實際上歷來就

是軍閥的外府，予取予求。花花綠綠的鈔票印不盡、用不完，所以弄得現在民窮財盡，而歷來的軍閥的大老爺，却莫不是萬貫家財，我們若不相信，只看這次暴日侵掠潘陽的結果，「張大帥」家的私產便要損失好幾萬萬元，你們便可以想見軍閥斂財手段的兇狠和他們經濟勢力雄厚的一斑。說到這裏，我却並不是以爲他們這些財產盡是刮地皮來的。「軍閥資本」的運用也自有他的最高明手段存在。我來舉幾個例子你們看：東省的農地未開發的很多，而領荒的大地主却多半是官僚和軍閥，他們一領荒地，動輒好幾千畝萬畝，可是他們領地的目的，却不是爲着墾荒，只是爲着將來賣給墾荒的小地主，再由小地主租給墾民，所以我們愈提倡移民殖邊，這般官僚軍閥資本的運用便愈見靈活，這是他們生財的一個大道。其次，我們知道近年東省經濟的建設最著成效的便是建築鐵路，建築鐵路這是多麼一個好聽的名詞啊！可是一方面因爲借款的關係，這中間便已有不少的好處，（例如西原借款一千萬元誰能道破牠的內幕來！）等

到款借成了，採辦材料，充任要職，這中間又有多少的好處；並且像鐵道兩旁的用地因建築鐵路的關係必定自然的增價，這一來也是軍閥資本的妙用。所以你看他們生財的大道廣不廣？不獨此也，我們「張大帥」從前有句膾炙人口的話就是：「咱們的錢不是刮地皮來的，都是作生意來的。」這句話也就可以着實代表軍閥資本運用的神妙。現在東省的情形，仍然是這樣：你們只要由遼寧看到吉林，由吉林看到哈爾濱和黑龍江，看那裏不是這樣？開大銀行錢莊的是「咱們」，開糧棧絲房的也是「咱們」，開油房火磨的也是「咱們」，甚至於開典舖以剝削小民生計的也是「咱們」，開極摩登化的大飯店包庇烟賭娼妓的，也是「咱們」；你看「咱們」的經濟勢力大不大？其實關於這些還不是「政府資本」運用的最妙手段。政府資本運用的最妙手段，還是用那殺人不眨眼的濫發紙幣政策，把一些花花綠綠不兌現的紙幣，換取農民粒粒辛苦的糧石，糧石買到手了，再賣給外國便是金票，便是外國銀行的存款；可是官家的紙幣一到了

民間，却慢慢的成了毀滅農民財產不見痕跡的痛心紀念品。所以歸根結蒂民間所有的財產便都成了官僚軍閥幾個人的私財了。

不過以上所說，只就「政府資本」壞的方面來說，完全由軍閥操縱因而成爲軍閥作惡的工具；可是在好的一方面，牠在東省經濟結構中也佔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這便是因爲政府資本勢力特別雄厚的關係，因資本勢力的特別雄厚，所以牠還夠得上和國際經濟勢力去競爭。譬如要建鐵路，鐵路就建設成功了，要組織大規模的工商企業，多少大企業也組織成功了。近年來實行抵制日本經濟侵掠還比較的有效便是這個原故。這一層倒是最遭日本帝國主義嫉視的一點。所以這次事變發生，日本最痛恨而力加破壞的便是這裏所說形成東省經濟結構最重要的兩部份。

我們瞭解了東省社會經濟結構的情形，便知道日本大舉侵掠東省的用意，不獨在破毀官僚資本，並還要根本消滅軍閥資本，至於毫無經濟勢力的中小工

商業者和農民，那是根本不值得去用武力破壞了。不過東省的軍閥官僚資本的經濟勢力究竟能否因這次事變而破壞淨盡，那不獨是關於東省封建制度經濟組織的變更問題，並還是民族經濟自立運動成敗攸關的一個重大問題所在了。

日本之東北投資額	
借款的投資額	二三八、〇六二、三四二圓
法人企業之投資額	一、一三五、三五一、九二九
個人企業之投資額	九四、九九一、五六〇
合計	一、四六八、四〇五、八三二
——就事業之種別言——	
運輸業	八二二、三〇三、九九九
工業	一〇五、六二〇、六〇五
商業	一一七、七五二、九八七
電氣瓦斯業	三七、〇五四、五五八
金融業	二〇四、三三八、八二六
保險業	二三五、〇〇〇
農林業	二三、三一〇、八二二
礦業	九九、七八五、八八七
其他	五一、九一三、一四七
合計	一、四六八、四〇五、八三一

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黃河清）

一

日本帝國主義，爲要救濟現在的恐慌，致其唯一最重要的出路，不得不求之於殖民地。日本政府於是將先登臺於殖民地的人物，更換一新。今年以來，先使前警視總監太田政弘爲臺灣總督。至六月，更新任前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大將爲朝鮮總督。繼之又任前外務大臣內田康哉爲滿鐵總裁。軍部便想即乘此機會，解決增設師團於朝鮮、以一師團派遣軍常駐滿洲的問題、及增加臺灣軍團題，故使之與軍制改革問題聯成一起，開始向政府交涉，打破政府從來的不欲

多事主義，而一舉解決之。不僅如此，資產階級爲要對鮮對滿蒙一貫的樹立新國策，先令朝鮮總督府、滿鐵、關東廳、各領事館募集根本的調查資料，待大體完成後，在九月末頃集宇垣總督、內田總裁、塚本長官等滿鮮方面的首腦者，與若槻首相、幣原外相、原拓相、南陸相等共開重大會議，進行所定計畫。

一一

『滿蒙問題之議論，說起來是從未有如今日樣的痛切過。現在正是我們應以最關切的心，由再認識滿蒙問題之本質，而就其重要意義，加以考察檢討之重大時機。』（東京朝日新聞七月四日）資產階級令其走狗開始這樣的狂吠。然則資產階級之重視東北問題，是究以何種根據爲基礎的呢？再，使其最近特別重視這問題的是什麼呢？爲要明瞭這些問題，非先揭露資產階級的意圖不可。

三

蒙滿之爲商品輸出市場，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日本資本主義對滿蒙的輸出，有綿織物、綿絲及麥粉和其他食料品、機械、器具等。本來，日本商品輸出之極大部分爲輸入中國的，乃是周知的事。但在向中國輸出的商品之中，向滿蒙輸出所占的比例，最爲巨大。如由昭和五年對中國（包含關東州和香港）的輸出三億九千九百萬圓之中，對滿蒙、滿州及關東州的輸出爲一億二千二百萬圓，即占百分之三一。這便是滿蒙所以爲日本資產階級重要的基礎之一。

但是滿蒙對日本資本主義之重要性，與其爲商品輸出的市場，當爲原料供給地、原料資源地、食料品供給地。滿蒙是供給日本資本主義以最需要的鐵、石炭、肥料（豆粕）、大豆的庫藏。由中國輸入日本的商品之中，滿蒙所占的

比例，也是很大。如昭和五年中國對日本的輸入二億七千八百萬圓之中，滿蒙的輸入爲一億六千三百萬圓，實占百分之五八。『這樣看來，日本工業國化政策之遂行，若須視歐美諸國方針之如何，致其所活命的工業原料品和食料品，爲所左右，這不消說是極其危險的。所以日本無論如何，非在更近而且更安全的地方，求其物資的供給不可。這樣說時，目前的亞洲大陸，便是適當的地方。其中滿蒙及西伯利亞爲最重要的所在。』『對滿蒙政策之基調，第一要把滿蒙的物質放在爲日本工業化政策之原動力上。』凡此諸論，不外要使滿蒙成爲日本之原料資源地，這是一種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這便是滿蒙所以爲日本資產階級的重要基礎之二。

但是滿蒙對日本資本主義所有的重要性，我們在資本輸出之中，亦可發見其最重要性。蓋要使滿蒙成爲日本之原料資源，則第一須先投資於滿蒙。且惟投資於滿蒙，乃能使滿蒙成爲日本的商品市場而確保最有力的榨取。日本對滿

投資之所以特別重視，推厥原因，就在於此。因此之故，日本向外國的全投資之中，滿蒙投資所占的地位極為重大。根據滿鐵以及其他可信任的諸機關之調查，據我們計算起來，日本對外投資（其中不含對朝鮮、臺灣投資）二十二億中，對中國投資有十八億，為百分之八一強，而對滿投資占其數中之十三億，即百分之七二強，即在日本對外投資總計，實占其約百分之六十的狀態。這便是日本對滿投資所以特別重視，為日本資產階級對滿蒙的主要基礎之三。

四

戰後日本資本主義之慢性的不況，特別是最後的恐慌，使日本在為商品市場及資本市場之滿蒙的地位，大受動搖。尤其是像本年上半年對華貿易，已有極大的減少，比之去年，減少輸出百分之三二，輸入百分之三五。為日投資市場的滿蒙，其收益上的不振，本早已聞名。但是今則甚至在滿蒙稱為特異

的「好成績」的滿鐵，自去年來，利益大減。滿鐵的利益金，昭和五年度是二千六百六十七萬圓，比之四年度四千五百五十一萬圓，幾減至一半。我們若就平均投資的利益率而言，則在四年度為百分之一二・二，至五年度乃驟減至百分之五・七。從連年收益遞增的事實看來，此次激減，實為「創業以來的大不振」。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滿蒙便不得不轉換其侵略政策。但在同時另一方面，四中國國民的資產階級的擡頭，使日本帝國主義之露骨的武力政策，成為不能。

於此，在內容上本質上，與武力的政治的積極政策並無歧異，而至少在外觀上非武力的政治的政策，在資產階級遂為必要。日本資產階級想以此來確實的把握滿蒙。當初，日本曾計畫由內地人移居，而投以巨資，但是結局終於失敗。過去二十餘年之努力，結果移居於滿洲的人口總數，至今未達二十萬。且其中十五萬還都是住在日本的租借地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這些日本人的大部

分，又都是直接間接由滿鐵及日本政府所經營的事業有關，而為資本的移民。依存於土地的移殖民，日本內地人，因為不能和中國人競爭，遂完全失敗。蓋日本內地人比之中國人生活程度較高，勞力較少。日本因此，只有把移民於滿洲的念頭放棄了，專力於商品資的輸出。然如上所述，最近的形勢，有使移民民重新增加的傾向。蓋以朝鮮的資本主義的發達，使多數朝鮮農民有移植他國之必要。尤其因為恐慌而流浪於日本內地的朝鮮失業者，有使之移住滿洲的必要。當初，日本對於鮮人之移住中國領土，幾乎是毫不注意的。到了最近，日本政府因為要掌握南滿的實權，於是始注意此等鮮人的移住。現在移住滿洲的朝鮮人，為數已達百萬了。

朝鮮人之移住滿洲，既可確實其在滿洲的既得權，又可完全的實行佔取，這無非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且不但如此，朝鮮人之移住滿洲還有這樣的作用。『日本政府使多數朝鮮人移住滿蒙，這是佔領滿蒙之第一個

手段；第二個手段，便是使該朝鮮移民歸化於中國，這個政策，目下正在計劃其實現；第三個手段，則利用此等歸化的朝鮮人，擾亂滿蒙，俾得乘機恣其所爲。『通化縣黨務委員會報告』又據中外商業新報（七月三十一日）的所載，竟有這樣的話：『從關係機關對政府的提案中，有田中內閣時代的滿蒙積極政策祕密上奏文，其中有一節記載着：若在滿蒙的鮮人能增加至二百五十萬以上，那末一旦有事之際，即可以鮮人爲根本，使之擾亂尋釁，政府假取締之名，施以武力行動。』即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若一有紛爭，日本即可藉此爲名，直接行動，而此種政策，尤其是在滿、鮮國境，最爲急進。最近將朝鮮、滿蒙投入於亂暴的渦中的所謂「萬寶山事件」、「朝鮮事件」，由此可知明白的爲日本陰謀詭計的行爲。

這事件的經過如次。所謂萬寶山是在離長春北六里的高原地帶。有二百名鮮農由朝鮮移住到滿洲來，住於萬寶山麓，在此開發水田。但是鮮人因水田之

水量不足，乃與中國人交涉水之供給，而中國人因自身也病水之不足，於是加以拒絕。鮮農至此，遂不管中國人民利害，擅自掘溝以引水入內，中國農民恐因此釀起水災，填平其溝，朝鮮人與中國人這樣遂發生了衝突。日本當局知道了這事，便幫助朝鮮人以壓迫中國人，更築壕溝，採取軍事行動，屠殺中國農民，釀成了所謂「萬寶山事件」。同時，日本的資產階級，就在朝鮮報紙上，誇大其詞，亂造謠言，並且發行號外，煽動鮮人。於是被煽動的鮮人立即起來，對在鮮中國人，焚殺齊舉，全朝鮮即時陷於亂暴的渦中。這便是所謂「朝鮮事件」。在平壤，即據日本政府報名，中國人被殺者達百名，負傷者達百二十名之多。日本當不忘其釀成這類事件的主因。陸軍部的小磯軍務局長，在七月七日的關議後席上，把萬寶山事件、朝鮮騷擾事件作一詳細報告後，結論力說，日本陸軍無論如何非有師團移駐於鮮滿之境內不可。

五

但是中國之對滿蒙，是取的怎樣的政策呢？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是非常之大，不過他方面隨着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達，同時國民資產階級的擡頭亦頗強大。尤其是滿蒙，在求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的英美德等等，都爲與日本對立，援助中國，使中日對立激化。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不能把東北交通委員會與英美德等外國資本的關聯，任意看過。中國的對滿政策，第一便是消滅滿洲的日本鐵道勢力。這便是所謂「滿蒙鐵道問題」。第二是要求收回旅順、大連、安奉線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要求撤退日本駐在軍，拒絕日本的一切的無理的要求。這便是所謂「治外法權交涉問題」。第三是取締鮮人耕種土地，乃至取消租賃土地，更對賣却土地的中國人處以刑罰，禁止將土地轉移於鮮人，他方則絕對禁止新移的鮮人入國。這便是所謂「驅逐朝鮮人移民」。因爲要實

行這些政策，國民政府是已覺到中日間的危機。在七月二十九日所開的中國國民政府的政府祕密會議中，據說以滿蒙問題爲中心，會對日決定這樣的根本方針。『日本對於有關生死的滿蒙，有完全攫爲已有的必要，表示極大的決心，因此，中日二國之在滿蒙必不免於衝突，但就國際關係以言，則其時期若是過早，則將爲日本之利，若其較遲，則有利於中國，故在內面，主以隱忍自重的方法，驅逐日本的勢力，極力避免日本的口實，以靜待時機的到來。』這個形勢，尤其在最近石友三軍敗走，奉天軍大勝，北方戰局告一段落之時，表現中國的對日態度，越益硬化。

日本爲要使滿蒙完全殖民地化，當然要實行武力的進據，蓋由此第一可壓迫中國國民運動，尤其在最近發展其勢力的共產主義運動，第二同時壓服朝鮮，滿蒙的反日運動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對與苦於恐慌的資本主義諸國正相反對，最近極飛躍的蘇聯，給與武力的威脅。直至去年，日本資產階級的假

想敵爲美國，但是今年却變爲蘇俄了，這一點，我們只要想到日本當局在某處揭示着以滿蒙爲中心的軍用地圖，作詳細的訓話的事情，已可充分明白了。

滿蒙的日本人，已入於動員狀態，從來祇不過是社交機關的滿鐵社員會，現在成立小組織，爲了應付當前的難局，正在研究經濟的政治的諸方策。至在本國，則資產階級的全部，可說都埋頭於滿蒙問題。若槻首相在七月十七日所開的民政黨之東北北海道大會，演說中述及滿蒙的中日對立，曾決然的說道：『不消說，若中國的措置有不法不當之處，則我們求爲匡正，無論如何要用盡外交手段。又爲了防護我國家的生存計，應不顧任何犧牲敢然厥起。』然而野黨總裁犬養對此決然的態度，似尙不足，還要加以鞭撻。『最後關於滿蒙問題尙欲一言。……然而政府藐視此本質，甚至使既得條約上之權益任其蹂躪。』（八月十五日政友會北信大會中演說。）實最直截的表示政府與黨、野黨三者一無區別，全統治階級都具有此種決意。

南陸軍大臣在八月四日的師團長會議中在當着列座的將軍們之前，作這樣的演說：『滿蒙之地，在國防、政治、以及經濟上，對於帝國的生存發展，有極密切之關係，但近來關於上述的形勢，對於帝國頗有不好的傾向；致認為事態之重大化，真是遺憾之至。蓋其所以釀成如此狀態者，實為國際政局之變化，並長年累月所宣傳培養的隣邦之排外的恢復國權思想，以及新興經濟力之南滿方面發展等，為其根蒂，決非一時的現象；而應認為永續的現象。當此萬事臨頭之秋，凡奉仕軍務者，宜益鞏固其服務之誠，在教育上、訓練上盡其熱忱，以完成其本分，以期不誤國家的所望。』

日本資產階級是這樣向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而猛進了！

（譯自日本中央公論九月號）

各國在我東三省之經濟鬥爭（黃河清）

一 各國在貿易及投資上的地位

提起東三省可說是今日世界所有各種對立的樞紐。即（1）社會主義蘇聯與資本主義日本的對立，兩國都以其直達本國領土，且相互結合其尖端的鐵道，爲主要根據；（2）資本主義國間的對立，其中，欲維持以南滿爲其獨占的投資地的日本，與欲打破這獨占的投資地的美國的對立；（3）外國資本與本地資本（又有和本地資本連結的封建勢力亦包含在內的對立；（4）最後爲不問外國、本地一切資本及封建勢力與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對立。

當然，這決不是並行的四個對立。至於牠是怎樣的互為補充或互為制約，則我們要留待後述，現在先用數字表示包含在(1)及(2)的對立中各國的勢力關係。

一、貿易 在東三省的外國貿易中占最重要的地位的四國，其最近三年的營業額如次。(單位一千海關兩，括弧中為各國對東三省全貿易之百分率)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日本	一二二,九二四 (四〇·六)	一六六,四七八 (三八·四)	一三六,七五〇 (四一·三一)
蘇聯	二六,三九二 (八·九)	七六,〇九六 (一九·八)	一五,七三二 (四·八)
美國	一九,九一〇 (六·六)	八,五一三 (二·一)	二五,八九六 (七·八)
英國	六,七六〇 (二·二)	一三,七五一 (三·一)	九,六七一 (三·〇)
			二一,六三八 (五·一)
			一〇,四八四 (三·五)
			一〇,三八五 (三·一)

由這表可以明白：(1)日本占東三省的全貿易——加上由貿易港與中國的營業——爲百分之四十；第二位的蘇聯，除了中東鐵道起紛爭的一九二九年作爲例外，不過日本的八分之一至二、三分之一；至於第三第四位之美、英更明顯的爲數不多。日本在東三省經濟界之支配的地位，在後述的投資上更有力的表示出來。(2)由每一國的輸出入看來，可知日本及蘇聯，從東三省的輸出比之輸入東三省尚爲數更多，美國則恰相反，輸入東三省的比之輸出多至二倍乃至三倍。這就是說日本及俄聯，以東三省作原料資源地較之作商品市場更爲有利，而美國則以東三省爲商品市場，其利較多。這個重要的各異的利用關係，實使美日兩國對東三省策各異，其原因待後再述。(3)還有在右表中並無表明的，是其諸國由東三省輸出的大部分爲大豆，而日本則爲鐵（全東三省的百分之九十）及煤（百分之五十）——牠在日本重工業上的地位如後所述——這便是表示東三省之資源對各國之質的不同。

二、外國投資 關於投資，雖沒有貿易樣的正確的統計，但據一九二八年滿鐵調查課的報告，全東三省的外國投資之十分之七以上為日本資本，那不但獨占了南滿洲的外國投資，且在北滿，繼蘇聯而為第二位。蘇聯在全東三省的投資，雖有十分之二餘，但因其集中於北滿，所以若單就北滿看來，則占有百分之八四的壓倒的地位。第三位的英國，相差甚遠，祇占全東三省外國投資之百分之二弱；次之美、法等，不過百分之一的左右而已。若將各國的投資額，就各種產業而言，則如次：（單位千元）

	日本	蘇聯	美國	英國	法國	丹麥及瑞典
運輸業	四四八、一八六	三一七、六六三	一六、五〇〇	—	一四、二七六	—
農、礦、林業	二四一、〇四五	一九、五〇〇	—	—	二五〇	—
工業	一四七、四〇四	五、二五〇	二、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五、〇〇〇	二五〇
商業	一一七、七五二	一九、五〇〇	一〇、八七〇	一〇、七〇〇	六〇	六〇七

金融業	二〇四,三三八	七,九〇〇	七,〇〇〇	八,五〇〇	—	—
其他	三三三,〇二七	一五,二〇〇	二,七二〇	四,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三五〇
共計	一,五一〇,七五四	三六五,〇一五	三九,五九〇	一六,四四〇	二一,〇八六	一〇〇七
開右百分率	七三·二	二·三五	一·九	一·三	一·〇	〇·一

註一 右表中日本以外的各國投資，大概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當時對圓之換算，盧布及銀元與圓價相等，而一金圓則為二圓，一金鎊則為十圓。

註二 英國欄中該國之應募滿鐵社債者有三千九百餘萬圓，惟一九二八年三月以來：此內。

由右表以觀，我們有一點應加以注意。即日本投資的百分之三十是投資於鐵道、港灣及其他運輸業，百分之一六投於農鑛林業（大部分為鑛業），百分之十投於工業，金融業僅百分之一三，商業僅百分之八。（其他占百分之二三的大比率的，為文化、公共施設，其數達三億圓餘，占全體百分之二十）由此可

知日本的投資，在商業投資這類比較淺薄的事業方面爲數不多，而固定性質的事業占其大部分。這正與我們由貿易表所見到，日本利用東三省爲資源地相應的，是日本對滿政策的重要的要素。蘇聯的投資性質亦與日本的相似，惟比日本集中於鐵道，其數達全體百分之八五以上，次之爲農礦林業及商業，各僅百分之四餘。因此，蘇聯雖與日本同樣，大部分爲固定的投資，但礦業、工業等之比率，比日本少得多，幾乎以中東鐵路爲唯一的根據，而向東三省發展。（即此中東鐵道，蘇聯也是以和中國同等的比例經營的。）所以在蘇聯，若中東鐵路一失，則其在東三省的政治經濟的地位，便全部都要不保，且更要失去海參崴價值之大半。我們由此可知圍繞中東鐵道的執拗的紛爭之的根本所在。

比之日俄兩國，其他各國的投資，不僅量少，且其質亦比較的淺。英國對滿投資中占百分之四十的運輸業，北甯鐵道（北平——奉天）的借款二百三十萬鎊是其一部，次之爲商業，占百分之二七，金融業占一八。至於美國，商業

占百分之四十，金融業占百分之三二，工業竟不滿百分之十。在法國投資中占百分之七十的運輸業，則係藉戰前的俄國而成，是有名無實的。瑞典及丹麥的工業投資百分之二五爲瑞典火柴托拉斯和日本的大同火柴合成的投資，除此以外，幾乎全部是商業投資。

一一 日本經濟在滿洲的地位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情。即（1）東三省的全貿易（包含由開港場與中國本部的交易）百分之四十，爲日本所占。（2）日本之於東三省其視爲煤鐵大豆等之原料產地，較之爲商品市場，更覺重要。（3）在投資上日本占全滿洲百分之七三以上，尤其是對於運輸及鑛業之投資。這便是日本在東三省經濟上的地位。然則東三省在日本經濟上的地位又是怎樣的呢？

一、且看日本貿易中對滿貿易的地位：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由日本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中日貿易(香港 在外)對於日本 總貿易之百分率	四八三·三	三八四·九	四七一·二
日滿貿易 對於中國貿易 之百分率	二五	一八	二四
	一七九·三	二二二·二	一八九·二
	三七	六〇	四〇
		三五	三五
			五八

由這表看來，日本之對華輸出，較之輸入，竟年年超過八千萬乃至一億圓許，即約占日本全輸出之四分之一。其中百分之三五乃至四十，是在東三省，百分之六十乃至六五，則在中國本部。這就是說，在為商品市場的重要上，東三省是無論如何不及中國本部的。反之，就其為原料及其他資源的地位言，東三省是比中國本部更為重要，大概是六對四的比例。現在，日本為了東三省資源愈是積極的進行侵略，於是要獲得中國的商品市場是愈為困難了。這便是日本政府對華外交的困難所在。日本政府當然不會拋棄牠在東三省的既得利益。

但當此經濟恐慌的今日，一般的資本似覺新資源之獲得，還沒有商品市場之維持擴張來得急切，在這一點上，所謂「幣原外交」，至少可說是一部分資本利益之忠實的擁護者，故除了所謂國際資本壓迫的消極的理由外，由此種資本，並有其積極的存在理由。

二、東三省在日本的外國投資中的地位，是處於絕對的優位；這已無待我們的說明，現在且看其大概的數字：

對外投資總額

二十八億五千萬圓（百分之百）

東三省

十五億一千萬圓（百分之五四）

中國本部

十一億九千萬圓（百分之四二）

南洋

五千八百七十萬圓（百分之二一）

亞洲俄羅斯

五千八百八十萬圓（百分之二九）

對中國本部的約十二億的投資，有不少是包含着擔保既不確實，利子又不

支償而政治借款，但對東三省的十五億餘的投資，則幾乎全部都很確實，（雖則西原借款之一部分，如吉黑兩省林鑛借款，本金三千萬，延滯利子約三千萬，是擔保不很確實的。）故由實際所生的利潤以觀，對滿投資的百分率是非常之大的。

三、東三省之爲原料資源的價值，第一是鐵。次之則爲石炭；（豆餅的價值，已因疏安而漸減少。全中國的鐵的埋藏量，據今日最精確的推算，約九億五千萬噸，這比之日本的八千萬噸，是十二位，就這樣的大國以言，不能不說是貧弱了。因之，中國今後本國資本主義愈是發達，對於鐵鑛便需要愈急，但九億五千萬噸鐵之中，遼甯省（鞍山、本溪湖等）所占的三分之一，都在滿鐵及其他日本資本的支配之下。（即中國南部鐵山的重要部分，亦多藉日本資本而探掘，若把這一齊合起來，則全中國確定埋藏量之百分之九十，是爲日本所支配。故縱把將來無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置於腦後，若中國資本主義一

且發達，在這問題上，亦藏着深刻的收回利權鬥爭的可能性。）

東三省的鐵對於中國的關係是這樣的重，對於日本是怎樣的呢？日本國內的鋼的消費，一九二九年爲二百六十萬公噸，一九三〇年爲二百二十萬公噸，這兩年中約有二百萬公噸爲本國國產。因爲鋼的生產以供國內消費尙不及十分之八、九，所以在一九二九年輸入了爲其材料的銑鐵，多至六十六萬公噸（約居需要之半，）而一九三〇年的輸入是四十萬公噸。至其餘的國產銑鐵的原料，也有百分九十以上是求之於輸入的鑛。這輸入的鐵鑛，約半數爲中國南部所產，另半數爲馬來半島所產。東三省的鐵都是作爲銑鐵之用。其額約占一九三〇年輸入銑鐵之百分之三五。（由印度輸入的約有百分之五三）東三省的銑鐵所以占比較的小的比例，其主要的原由，在於貧鑛，生產費較高之故，這個缺點，若能以最近發明的還元焙燒法完全除去，那末東三省鐵的意義就在平時恐亦將大爲增加。但是東三省鐵之更具有重大意義者，是在戰時。印度的銑

鐵及馬來半島的鐵礦，在戰時不能確保其完全的供給，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所以當此苦於鋼材積蓄的世界恐慌期中，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鞍山製鐵所於從來的三百公噸二個熔鐵爐之外，新近又完成一個五百公噸的大熔鐵爐，有三個是每年具有生產四十萬公噸鐵的能力的，又每年求有生產二十二、三萬公噸的鋼材能力的昭和製鋼會社，最近特別熱心地求其企圖之實現。惟關於這一層，我們須以之與近年國際關係的緊張，聯帶而觀，始能明白。

石炭，日本今日大概還能自給。但其埋藏量，決不能供久長之用，又如上述的製鋼、製鐵業的發達，石炭消費就要同時愈益增加，因此東三省（撫順、炭的意義是不能輕視的。東三省之推定埋藏量，約三十億公噸，與日本的埋藏量略略相同。其每年出炭額，從前居日本約三分之一，而其百分之七五則為撫順炭。

除此以外，值得注目的東三省資源，為現在年出五萬三千公噸的重油。還

有是全體約能取到近二億公噸的撫順銀殼汽油；從前平均年出四億斤的鹽，將來可增加年出十五億斤的關東州鹽等。

三 諸對立的相互關係

現在要簡單地說一說本文冒頭上所舉的四種對立關係的錯綜。

(一) 資本主義諸國間的對立

這對立的主體是日本與美國。美國在東三省的外國貿易，已如上述，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次於日本，特別在對東三省的輸出上，所占約達百分之七與八。至在投資方面雖不足齒數，但美國對東三省的投資欲，自日俄戰爭以來，便是日本對滿投資的最大競爭敵。故今日的美國，與其說是直接對東三省的投資者，甯是日本對滿侵略之牽制者，非常努力，但其為投資者的活動，究亦不能任意看過的。去年（一九三〇）二月末，在日本報紙所事鼓吹，在哈爾濱設立

大規模的投資公司的計畫，雖未曾實現，但最近哈爾濱領事館之充實內容，以及廣汎的在中國北部調查汽車道路等，即表示其在投資方面亦有堅決的要求。美國對於東三省的鐵道，自一九〇五年以來，已用盡了收買、中立化、競爭線計劃等等的手段，雖卒失敗，但是與此同一性質的策動，則直至今日，仍在暗地進行。在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紛爭中，據說中國背後便有美國，這事或者屬真，而最近關於中國鐵路在東三省的活動，我們殊亦不能蔑視美國資本勢力。這事情，不僅與美國資本關係頗深的浙江財閥，其最近對東三省之投資是與美國有間接的關係，即在東三省和中國鐵路其有賴於美國的供給材料一點，亦不能謂少。

(二) 外國資本與本地資本的對立

這樣，美國資本的活動，實不止是美國名義的資本，即對於取中國自身的資本形式之活動，也有不少的影響。因此之故，本地資本與外國資本的對立，

其間是錯綜着外國資本相互的對立關係，我們由此可知本地資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有限界的（其較大的限界，則由後述的資本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而生）。

至於最近在東三省的本地資本與外國資本（特別是日本）的對立，其所以發生糾紛的原因，則（1）因為世界恐慌，利潤減少，但却把這事認為由中國資本之競爭，致受打擊，混作一談，（2）因為東三省的支配階級，頗努力於資本主義化，真正的本地、外國而資本的對立，也不能看過。當數年前，東三省的本地支配階級，（一）因為對於中國本部的軍閥及資產階級之統一運動，需要一種防護，（二）因為自己的經濟的基礎，大半是從農民及商人用課稅的形式剝削而來，是自己用省立銀行經營金融業和商業所得的利潤以成，所以對於南方的武力與東三省的被支配階級，在某種程度內亦歡迎日本資本，一以助其維持東三省之秩序，二則以鐵道助其商業之發展。但是他們的資本，最後却是建設了不很完備的鐵路與港灣，而因此故，遂有浙江財閥的資本開始流入，使其與南京

政府對立之根據日漸薄弱，反之與東三省的外國的支配的資本却成了敵對。

但是東三省的中國鐵道，其所以能有今日的發達，與其說是由於中國自身的資本，則甯說是滿鐵資本所給與的力量。日本政府既貸以西原借款，又與以其他的讓步，以中國名義所築成的所謂滿鐵培養線，而接着這培養線，又建設了純粹的中國鐵道，這樣到了最後滿鐵的培養線遂一變而為競爭線。所以今日，中國僅以一億萬之左右的資本，在延長上，却有比滿鐵的二倍的鐵道在自己的鐵道體系中。

至於蘇聯，較之對於日本，本地資本是想用直接的方法，以奪取中東鐵路，這雖一時受到挫折，但現尙在執拗的交涉中，已為周知的事實。

但是不止如此，即在鐵道以外的產業上，他們對於外國資本，亦企圖加以限制，其至要的例，便是鑛業法與火柴專賣法。鑛業法不止限於東三省，是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公佈於全中國的，自十二月一日起實行，其中對於外國

資本、有一重大的規定，即不承認外國人之鑛業的合辦權，（外國資本單獨經營，除特別利權條約以外，當然不承認。）惟在股份公司中，以中國人持有股份過半數為條件，纔許外國人參加。且此鑛業法，其規定的效力，還是溯及既往的（這個溯及，怕是今後紛爭的一個原因罷）。

其次關於火柴專賣法，是限於東北四省的條令，在吉林省已於一九三〇年九月頒佈，在遼甯省則在同年十二月。其骨子是在東北四省專賣局沒有設立省營火柴工場以前，專賣局買進既存工場之製品及輸入品，而由中國人承包銷售。火柴工業，是中國資本與日本及瑞典之外國資本競爭最烈的一工業，而以上的專賣法，便是在這競爭中用以保護本地資本的，因此之故，代表日本資本的奉天總領事，曾對此提出抗議，但是中國方面自本年五月一日起，至少在形式上已經實行了。（此外，藉輸出入的關稅，——其紛爭之一例便是撫順炭的輸出稅——本地資本對於外國資本的鬥爭，亦甚為易顯，可無庸說明。）

但是，本地資本對於外國資本雖如這樣醞釀着「果敢的鬥爭」，好像兩者是絕不相容，但是在這裏却有如上所說的一個界限。第一，便是如前所述，爲了對抗一個外國資本，常另與一個外國資本相結託。這時候，其所結託的外國資本，至少在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初期，是大抵具有可以在中國擴張其商品及投資市場的可能性的資本。至與之站於對抗的立場的，則爲甚至在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初期，亦使之受着爲奪爭者之脅威的資本（例如輕工業資本），又以中國資本主義化即造成的統一的傾向，使其特殊的權利受到威脅的資本。但是今日中國所結託的資本，決非中國資本之永久的利害關係相一致者。（以中國資本主義之高度化，可使今日之顧客，變爲競爭者。）因此之故，現在本地資本所對抗的資本，亦未必是恆久的敵人。在共同敵國之前，昨日之敵，儘可成爲今日之友，關於這一點，我們要看：

（三）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

(四) 封建勢力及資本家階級與革命無產階的對立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能並立的，所以這制度不同的兩種國家，結果必不兩立，而以一方面的五年計劃的實行，他方面恐慌下之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中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之激化，自必使彼此的對立日益尖銳化。所以東三省的這兩種對立，提出來說明殊無甚意義，在這裏祇簡單的說一說前述的(一)與(二)之對立的關連。

資本主義國家雖以社會主義國家爲究極的敵人，但若從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時，則此等對立便要錯雜起來。譬如德國雖視蘇聯爲危險，但從聯合國受了極大的壓迫時，便常與蘇聯接近；又如意大利因與法國反目，便結歡於蘇聯，同樣，美國欲英國以致命的打擊時，此某國者，亦不防暫時與蘇聯聯絡的。一九二九年在中國奪取中東鐵路的策動上，希望社會主義國蘇聯勝利的，怕未必單是蘇聯的民衆罷。東三省的本地資本，倘若也是這樣感

到東三省革命運動的脅威，則也許會將滿鐵包圍線全部讓與日本，以來日本的救助的。（這假定或者可成爲事實亦未可知。）這事情實不限於本地資本與革命運動的鬥爭。卽如數年前，同一性質的本地支配階級間，以其衝突的尖銳化，也是如此。

但是今日那個對立最爲尖銳化呢？則由最近的新聞，最爲明白的，是外國資本對本地資本的鬥爭。但是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也可看做最有力的脅威。又在美國飛機之要塞地帶攝影中，也有人視爲日美戰爭之逼迫的。而中國內部的戰爭，則決不從此中止。然則這等對立究以何者最先決裂呢？則在今日是誰也不能斷言。因爲以一個對立的激化，不單一時要壓倒另一對立，而爲了壓倒一個對立，甚至使另一對立故意發展的事，也常常有之。當此之時，我們須知各種的對立，實是常以相互的牽制而曲線進行，日趨於尖銳化的境地的。

第二 對日外交論

對日絕交論（胡愈之）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我國東省領土，我們應認為庚子聯軍入京以來最重大的事變，也就是我民族有史以來所受最大的屈辱。現在遼吉二十餘大城市，二百萬方里的領土已盡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所踐踏了，二千萬的平和居民已在日本軍閥的虎口中了。在這萬分緊急的時期，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一切橫溢的感情，一切有氣無力的呼號嘆息，全然是沒有用的。目前我們應當平心考慮的，就只是怎樣應付當頭的大難，怎樣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橫暴行爲。

就這三四天中我們所知道的，似乎政府和一般輿論絕不能確定一種緊急的對付策略。除了向日政府提出幾個不會有結果的緊急抗議以外，不曾做過什麼

。現在一般人所認為唯一的辦法，就只是向世界各國呼籲，請求主張公道。但我們應該知道在帝國主義宰制下的今日，國際關係是全以自身利害為前提而無所謂公道正義的，我國政府已請國際聯盟及非戰條約簽字國干涉援助。但也不會得到什麼結果。因為日內瓦的機關，本來是由帝國主義把持，小國向來是沒有插嘴餘地的。即使國聯理事會出面調停，至多不過把爭執事件延宕下去，決不能有利於我國。至於巴黎非戰公約，條文本極含混，而且對於違反條約國，無制裁方法的規定，日本儘可推諉責任。所以一切對於國際的呼籲，可以說全無用處，至少也是緩不濟急。此外的方法，就只是鼓動民衆反日運動，對日實行經濟絕交。可是民衆運動是要靠平時訓練引導，政府不要民衆，並於平時遏抑民衆，在緊急的時期，能希望民衆一旦勃發嗎？所以在目前，對於這當頭大難，全國上下竟可以說一無辦法。

在我們看來，一個國家受別國侵犯時，只有二個對付的辦法，不是用武

力，便是用外交。現在如果不能用武力抵抗，便只有用外交。中國外交部向來是只管應酬外交人，不辦外交的。到了這時如再無外交，那就什麼都完了！什麼也不必多講了。

但單是發送幾次空洞的抗議，或者向全世界發表通電宣言，也斷不能算是外交。外交的行動，必須是針對敵方的外交策略而發，而且必須具有實效的。現在我們如果要用外交行動來應付國難，則第一件事必須明白敵方所採取的外交策略，然後確定我們的對策，使敵方外交不能達到目的，局勢轉變，方有利於我國。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所採取的是一種什麼策略呢？假定我們拿目前的事變和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的事變相比，我們便知道日本政府在目前是採取完全不同的外交策略。一九一五年那時，歐洲大戰正在進行中，列強不暇顧及遠東政治，同時我國民族主義運動尙未充分發展，所以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袁的美敦書

，以武力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件。那一次日本可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現在情形不同了。歐戰早已停止，列強都在注意遠東問題。我國反帝國主義及廢約運動，已非常發展。在這時如照樣提出要求條件以武力威迫，我國政府必不能接受，如再用武力壓迫，則列強必起而干涉。國際聯盟必出面調停。巴黎非戰公約及華盛頓遠東公約（因該公約簽字各國保障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的各簽字國也必不肯袖手旁觀。這樣日本一定是失敗的。所以現在日本想併吞滿蒙，就不再玩這套，却玩着更兇惡更辣手的一套了。這次日本政府抱了攫取滿蒙政治、經濟、交通、軍備全部權利的決心，却並不先向我國政府提出要求條件，也不先向我國發送哀的美敦書，用武力威嚇；却祕密訓令駐南滿日軍，先行強佔我國遼吉兩省領土，並摧毀我國東省一切政治、軍備、交通、金融、工商機關，把我國官民在東省一切建設事業全部破壞。這樣在表面上，日本可謾為南滿駐軍衝突的一種局部事件，並非戰爭行為。在表面上，中日邦交仍未斷

絕，所以國際聯盟和非戰公約簽字國都不能出面強制調停。而且只要日本的軍事行動，只在內蒙及南滿蒙範圍以內，不和別國的在華利益發生衝突，第三國便不能起來干涉。另一方面，我國遭了非常重大的損失，無法支持，自然只能委曲求全，和日本訂「城下之盟」。對於日本提出的亡國條件，只好完全接受。這樣日本可以不必費甚大的力量，不必驚動列強政府，而安然貫徹永久宰制滿蒙的目的。這就是這次日本侵略中國的方策。我們可以概括成下列數要點：

(一) 不向中國絕交宣戰，而以非常手段佔領遼吉，逼迫中國訂「城下之盟」，接受亡國條件。

(二) 避免事件的性質的擴大，認佔領東省爲局部衝突事件，使國際機關不能加以干涉。

(三) 避免和列強在華利益的衝突，使第三國不能容喙。

(四) 在可能範圍內，避免與我國中央政府交涉，但求與我國地方當局解

決，以使我國迅速接受亡國條件。

明白了上述敵方外交策略的幾個要點，我們便可以有了應付的方法了。日帝國主義希望我們接受「城下之盟」，我們甯可遭更大的犧牲，決不向牠委曲求和。日帝國主義要避免事件擴大，我們則必須使事件擴大成爲重大國際爭端，方能引起國際的干涉，我們方不至孤立。日帝國主義不願第三國容隊，我們便必須使局面發展，各國都出來干涉。

但爲達到上述目的，則在目前最必要的緊急外交行動，應該是：

立·即·向·日·本·政·府·送·致·最·後·通·牒·限·期·撤·退·遼·吉·兩·省·佔·領·軍·
隊，如·到·期·未·撤·退，立·即·宣·告·對·日·斷·絕·外·交·關·係。

我國對日絕交，決不違反非戰公約和國際聯盟約章的規定，因爲絕交是因日軍佔領東省的結果，啓釁回責任，當然應在日本。但宣告絕交以後，卽未立

即宣戰，中、日兩國已處於交戰國地位，那時日本決不能再說是南滿局部的事件。國際聯盟和非戰公約簽字國家，爲維持國際和平起見，亦斷不能再行袖手旁觀。那時事件的性質擴大，成爲重大的國際問題。而且絕交後，兩國撤回使館，日本無法和我國直接交涉。只要我國忍痛一時，日本則只能繼續佔領東省，便無法強迫我國接受亡國條件，最後非由第三國或國際機關調停，無法解決。那時日本即欲避免第一國的容喙，亦有所不能。這樣日政府預定的外交策略，大部分已被破壞。我國方有運用外交，挽救全局的希望。

不但如此。假令我國能忍痛一時（其實已非忍痛不可），實行對日絕交，只要堅持數月，日本帝國主義必不能支持。因爲絕交以後，中日兩國間一切現行條約，自動地效力終止。數十年來日本用以宰制我國的不平等條約，一旦完全廢棄。所謂「既得權利」亦無從藉口。以後即使復交訂約，我國外交當局，亦容易設法對付。而且日本在我們南部商業，佔重要地位。絕交後日本不能享

受領判權，和優惠關稅等特殊權利。在華日僑經營的銀行、工廠、商舖，除在佔領區域者外，我國都有權監督取締。日貨輸入，我國可以無限制增高稅率。這樣除南滿外，對日經濟絕交，可以完全做到。日本工商業，以中國為養命之源，如對華商業完全斷絕，不出數月，日本經濟恐慌將達極度，國內將起極大的不安，甚至爆發革命。軍閥政府將根本動搖。從這些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斷定中國如宣佈對日絕交，不出數月，日本政府必然地對我國讓步。不然牠自身也必不免崩壞了。

自然許多人以為我們沒有充分武力準備。一旦對日絕交，日本勢必對我國宣戰。日本戰艦遍佈我國各海口及內河口岸，勢必到處開砲轟擊。滿蒙以外，我國各重要城市亦將為日軍強佔，如是我國將受更重大的犧牲，至全國被日軍佔領。現在當局對日不敢取強硬手段，或者因此。但要是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便知事情決不會如此嚴重。因為我們在上面說過，日本侵略中國有一個限度，

即不能妨害中國的在華利益。這次事變完全爲日本對華單獨行動，列強斷不能和日本帝國主義取一致行動。假定日本不佔領滿蒙以外的中國海口城市，列強決不能加以諒解。尤其我國南部爲英美商品的重要市場，英美帝國主義決不能讓日本單獨攫取。至於帝國主義聯合宰制中國，在目前亦無實現的可能性。因爲在華最佔勢力的英美兩大國正苦經濟恐慌，內部不安，斷不能在這時，經營遠東，增加國內糾紛。如日本對我宣戰，牠們必以維持太平洋和平的名義，設法制止戰爭。那時由列強調停解決爭端，我國雖未必能獲得全盤利益。至少比中日單獨交涉當更有利。自然絕交以後，日本將在佔領區域內更施其慘無人道的殘虐行爲。佔領期間，將更延長。但我們已受了非常重大的犧牲，如不能暫時忍痛，完全投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我們還能成爲一個民族嗎？

在事實上，別國軍隊已以暴力佔領我國三省領土，並且在佔領地內，施以比戰爭更殘酷的焚殺劫掠行爲，這樣，佔領國與被佔領國的外交關係，已無存

在餘地。我國領土被敵國侵襲蹂躪，而敵國公使領事，仍可在我國領土內行使職權，以國賓相待；在國際法上，亦斷無此先例。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已成我國四萬五十萬民衆的深仇大敵，而政府還和牠折衝樽俎，將作賓還在東京，呈遞國書，代表國民政府主席，向敵國天皇致祝，這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嗎？所以對日絕交，不僅是爲我國利害打算，而且爲民族全體的體面，亦是在目前所必要的不可不有的表示。

現在國民政府是掛着「革命外交」的牌子的。但是現在我們不敢再希望有什麼「革命外交」。我們只要求「平常外交」，也就應該立刻對日斷絕國交。如果是一羣民族的政府，這時候一定採用斷然的處置。除非是殖民地的土人酋長、帝國主義的臣僚走狗，斷不能在十分屈辱的形勢下，不顧民衆的義憤，和敵國維持邦交。

非取斷然的措置，便是投降。現在是只有這兩條路。

九月二十六日

對日絕交再論（樊仲雲）

一

自九月十八日以來，日帝國主義在我東省的軍隊、乘着黑夜，突然開始軍事行動，佔領我瀋陽、長春、吉林、營口、安東、連山灣等名城要寨，到處焚掠屠殺，中華民國雖未云亡，然我東省的人民已呻吟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受盡暴力的壓迫。無怪噩耗傳來，舉國同情，蓋故國山河，受此侵凌，凡有人心，當無有不感奮興起者。但我號稱代表國民的國民政府則如何？迄今將及十日，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是日以加甚，我國民政府却表示鎮靜，未聞有一具體

的對付辦法，急來抱佛脚，只知聲訴於國際聯盟，要求英美主持國際公理。正如孩提之童，吃了一下耳光，於是啼啼哭哭的要求大人爲之幫助。政府外交之幼稚，再憐實在可痛！

政府的外交，向來是以「革命外交」爲標榜的，然而這幾年來，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者，宣言固曾有過，事實都是依然，且反加甚，我們只見不平等條約一年年的加多。「革命外交」，難道真的就是這樣一回事麼？則在需要訓練與領導的民衆，實是不能理解。若問我們何以不能有自動的、積極的、一貫的外交政策，則當然更非「愚昧」(?)的民衆所得而知。但是際此大難當前，國將亡國之時，若其仍是如此因循苟且，顛覆闕茸，則瞻念前途，我要正告當局諸公，國民政府亦猶如民國歷來的政府，決不是根基永固不能動搖者。

國民黨之勢力，自癸丑革命以來，因爲袁世凱的壓迫可說是一蹶不振，其後之所以能漸次恢復，卒自北洋軍閥手中奪得政權者，則總說一句，實由於五

四、五卅這兩次的外交事件。在這兩件事件中，國民黨因為能夠領導民衆，所以纔得到民衆的擁護，使全國人心，都集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是可知國民黨的得勢，乃因其主張能與民衆期望相一致，若其不然，則今日的民衆亦猶昔日的民衆，由人民心理的離叛，我可以大膽的預測國民黨勢力的將來。所以當此重大的外交事件的到來，不僅是爲中華民國，卽爲國民黨計，亦當明白的決定其態度，勇敢的領導民衆，以反抗帝國主義的暴力。這一次暴日入寇東省事件，這樣，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是黨國存亡之所繫。

二

或者之言曰：當此之時，國內既有派別的對峙，國外又無外交的準備，政府當局雖反日有心，其實，也是勢所不能。故只能於無可如何之中，標榜鎮靜，委曲求全。但我的意見，則以爲不然。政府當局的此種苦心，推原根本，

都由於政權的執着太過，如歷來的政府一樣，卒致反受帝國主義者的利用，結果因為欲自帝國主義者手中委曲求全，以削平反側而自保其權位之故，致與民意相背馳，成爲民衆的公敵。初意是欲委曲求全，但最後則雖受盡委曲而仍不能保全其權位。這是我們一翻過去二十年的民國史，都可明白看出的。故爲今之計，政府當局如欲保全權位，亦宜幡然覺悟：第一不要戀戀於目前的政權，而放棄其未來的政治生命；第二須知所謂政權者必須建立於民衆的要求上，始能鞏固。故如欲保持政權，一切行動，不可不與民衆的要求相一致。這樣，雖然一時失敗，亦有捲土重來之一日，總理之所以能屢蹶屢起而卒成功者，卽由於此。

因此，在目前國土淪陷，內訌外患交相逼迫的苦境，執政諸公卽不爲中國民族的未來計，而只爲個人的權位計，亦當乘此激昂的民氣，對外取強硬態度。若其倪倪怩怩，岌岌乎只謀目前權位的保持，因而對外軟弱，甚至屈服，

致國家蒙極大的損失，則諸公一國民言一全國的公敵，而就黨言；則爲總理的罪人！千秋後世，決不寬恕！至若因爲國內派別分歧，不能一致，有所顧慮，則在此時，政府若能代表民意，對日強硬，我知決不敢有人表示異議，致干衆怒。且我們須知任何國家的統一成功，未有不經過對外戰爭者，而外交事件則常爲其用以鼓舞民心，使之同仇敵愾的好資料。普魯士之統一德意志而成爲中歐一大帝國是由於對丹、對奧及對法的三次戰役，日本之能由明治維新而成爲一大強國是因爲中日、日俄的二次戰事。卽如最近土耳其的建國，愷默爾成爲國民的英雄，便是因爲他能擊退希臘，恢復破碎的宙河。又如蘇俄，是所謂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國家，但其革命之成功，實由於能夠擊退一般由白黨所糾結以來的聯軍。猶憶去年因中東鐵路，中俄二國發生戰爭，白黨之間，曾以對俄作戰問題發生分裂，其大多數都以蘇俄爲其祖國，不願加入戰爭。是可知在這時代，階級意識雖已甚爲顯明，但民族意識則仍居主要地位。故當此中國民族

關係生死存亡之時，只須政府能代表中國的民族意識，以對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凡屬中國之人，俱將擁戴之不暇，豈敢心懷攜貳？總之，惟其不能代表本國國民的民族意識而只知以少數人的權利爲念，所以纔引起他人的爭奪。而若因此之故，遂欲平定一切異己的分子，思由此以統一天下，則在昔日封建王朝易姓革命的時代，或者可能，若在今日，則決無此理。因爲自十九世紀以來，國家形態已由封建而轉變爲國民的國家，故昔日個人的英雄，亦惟有轉變爲國民的英雄，始有其成功的可能也。

三

又若因爲國際方面無外交的準備，不能對日取強硬態度，則須知今日的局面，尤其是我們遠東，爲列強互相牽制的形勢，日本之在我東北，雖向認爲特殊的勢力範圍，然若其要求而過此以上，則必將受列強一致的制裁，可以斷

言。此次日本之所以悍然不顧，敢於出兵我東省者，第一因為我國東省方面，近年以來，產業頗有發展，與其資本主義的勢力發生衝突，故亟欲摧毀我的勢力以實行其侵略政策。第二則因日本近來國內的經濟恐慌，人心頗為不安，思以戰勝我國之武功，緩和民心的反對。所以日本的目的在真實的奪取我東省的利權，而因恐懼國際的干涉，他決不敢在此時有什麼名義上的領土野心。因此之故，日本對於這次出兵，只說是『外交保障佔領』，而二十四日日政府所發表的聲明書中，更明白的說沒有領土的野心。（註）

所以我們的對日態度若能夠強硬，拒絕對日單獨談判，則日本因恐國際疑其懷有極大野心，決不敢久留於我東省，而將自動的撤兵以去。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各國共同出兵，攻擊俄國，日本乘此機會，遂欲在西伯利亞方面有所發展，但是到了後來，卒以美國的堅決反對，致日本空無所獲，反受了極大的損失，而不得不自動撤兵。誠然，若其如此，我們富饒的東北，將受盡日

帝國主義野蠻的蹂躪，但是，我們既沒有從日本手中奪回失地的能力，則暫留此一塊土於日人手中，使各國嫉視的目光集於日本，使國內反日的民氣得以有實物宣傳的資料，而在此期間，漸圖外交局面的打開，則我覺得在目前計無過於此者。若其不然，對日表示軟弱，而尤與單獨交涉，正好中日人的詭計，在名義上，東省固仍爲我有，而實際利權必將盡歸日本的掌握。前次濟南慘案的解決，交涉結果迄今不能發表，實可以爲我們的殷鑒。

又若以爲對日態度強硬，日本將出兵侵略我國沿江沿海各地，則我覺得以國際列強的牽制，日本不敢冒此大不韙。因爲除南滿以外，我國其他地方是英美等帝國主義向來企圖發展其勢力的對象，他們決不能眼睜睜的看日本侵入其勢力範圍，致與其自己的利權發生妨礙。日本的進兵所以只能北至長春，而不敢哈爾濱者，便是因爲怕與俄國啓釁。所以同樣，日本若欲在天津及長江方面面有軍事行動，我敢決其也是不會有的事。至若山東及福建方面，日本或者要

有軍事行動，但是這樣，因為我國不能抵禦日本的侵入，必將更引起英美各國的注意，他們深恐遠東均勢的破壞，要出來制止日本的行動。

或者以為這樣，恐要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我覺得亦屬杞憂。因為當此世界恐慌之時，各國內部，正是動搖不安，決不敢輕啓戰端，致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乘。又況各國之在目前，戰爭的準備尚未充分，彼此互相對抗的大陣營還沒有完全形成呢。所以因為我的強硬態度，日本即欲出兵侵略，亦必為列強各國所不許，而要加以制止。所以我國對於日本的侵略，儘可以採取強硬的外交而無所恐懼。

註

——據電通社二十五日電，日政府關於中日問題之聲明書，其六項云：「日本對於滿洲，無

何等領土之野心，自不待言。要使日本臣民能安心從事和平事業，能以資本勢力，得參加開發地方之機會而已。」

四

那末我國對日的強硬外交是怎樣呢？曰，第一步是：

對日本宣布斷絕國交

若日本因此而對我出兵，宣布戰爭，則我爲自衛，而訴諸干戈，亦勝於委曲求全。況以國際列強的牽制，日本決不敢對我宣戰。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看日本此次突然開始軍事行動，而不敢向我提出哀的美敦書，就是竭力要想把這次事件，縮限於中日二國，避免第三國的干涉。但我們則不然，我們以強弱的異勢，我們必須把這事件擴大到國際。使日本無所用其陰謀詭計。而因此故，我們尤須對日斷絕國交，使日本喪失中日衝突由二國自理的藉口，並以表示我國因受日本的武力侵略，迫不得已，只有斷絕國交，求世界的公判。而且這樣，還可顯示我們中華民族不爲強暴所屈服的正常態度。這纔是總理大無畏與不妥協的精神！

且不僅此也，由對日的絕交，我們還可獲得不少的利便：即第一，因為絕交，日本的商品便無由輸入我國，所謂「抵制日貨」及「經濟絕交」者便可不煩檢查之勞，而收完滿的効果。我們若能忍痛堅持，則一年半載之後，日本以經濟恐慌而深刻化，或者竟引起革命的動亂，亦意中事。第二因為絕交，則日本對我的不平等條約，如關稅協定，領事裁判權等等，便可一筆勾消，此後日本如欲我復交，只有重開談判。我們這樣乃可以達到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關於對日絕交，白魯之先生在兩對日絕交論中已有詳盡的論述，我不特是再加申說。當此之時，強敵當前，河山破碎，國難正殷，我們須知這絕交整個中華民族的問題，不是某某個人的問題，也不只是黨的問題，實在現今，不能指導民衆，且已成爲民衆的尾把，所以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問題，凡是國民，就都應該起來，鞭撻政府，實行我們全體國民的意旨。

九月二十六日

反對直接交涉（樊仲雲）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遼吉的事件，明白的是一種戰爭行動，但地方當局既主無抵抗主義於前，中央政府又持鎮靜態度於後，因循不決，坐失時機。當初希望美國能主持公道，而美國的態度却甚為冷淡，後來祈求國聯出來調停，而國聯對於此事則惟日本之命是從。於是直到今日，事閱二十餘日，政府當局雖然有的是反日決心，却毫無具體的辦法。而因為美國的不來過問，國聯的聲訴失敗，形勢急轉，到了非由中日二國直接交涉不可的境地。

但是這樣的直接交涉，凡屬中國國民，都應該堅決的反對到底。何以故呢？因為以強弱異勢的二國，進行直接交涉，其結果必是弱者大受其害，而強

者大得其利。且日本此時，佔有我二省的領土，他是處在優勢的壓迫的地位，我若與之直接交涉，便無異向彼叩頭求宥。他可以對我提出種種苛刻的要求，而我則只能與之作賤價的磋商。因此之故，直接交涉其實是與「城下之盟」無二。我們不能忍受這樣的損失，我們不能再有這樣辱恥的！

或者說，倘如這樣，中國拒絕直接交涉，那末日本正好乘此機會，取得我的遼吉二省，利用我的賣國奴才，進行獨立運動，我國的損失便將更大。但我則以為不然。我們須知直接交涉的結果，不過是我國恢復了二省的統治的名義，在表面上，遼吉二省雖是屬於中國的領土，但其實則一切利權，盡為日本所有。我們不要這空虛的名義，我們不能再在類似「二十一條」的條約上，簽訂賣國賣身的花押！只要我們不簽訂這亡國的條約，那末日本的佔領，便是不合法的強盜行爲，而將受國際的制裁。所以，若就正義與公道的觀點言，我們也不能對日本簽訂亡國條約，自己承認日本的強盜行爲爲正當！

並且，由國際列強互相牽制的形勢，日本雖然抱有極大的野心，他決不敢對我遼吉二省實行領土的佔領。日本這次的出兵遼吉，本已是冒着極大的危險，因為一不得當，很容易引起英美及蘇聯的干涉。所以日本在出兵之初，並不向我提出愛的美頓書，表示這不過是地方事變，無關大局，且在聲明書中，明白否認有領土的野心。日本的用意便是竭力避免列強干涉的藉口。故若我們的態度能夠強硬，堅決的拒絕單獨交涉，日本決無如我何。反正我們沒有恢復失地的能力，何不以此一塊土，使日本在國際上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使日本這樣，進既不能，因為若過長春以北，就要與蘇聯發生衝突，若向熱河河北而有所行動，則英美必不許可，而退則恐勞師無功，心有所不甘。但他若長久不退的話，那不列強各國以其懷抱野心，決不肯默爾而息。雖然美國對日，近有相當的諒解，但日本的獨占南滿，致美國資本主義在我東北的發展，發生阻礙，則就門戶開放主義言，他必要出來說話。

因此之故，日本當初是惟恐無隙可乘，小題大做，借着「莫須有」的中村事件，進兵強佔我領土，迨既佔領之後，則惟恐列強的出而干涉，希望儘速了結，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正如劫奪財物的強盜，當初掩門突入，迨既搶得了珍寶以後，則惟恐人知，欲迅速退出。日本最近之主持滿蒙獨立運動，並派遣軍艦至我沿江沿海一帶，遊行示威，說來便是此種用心的表現。滿蒙獨立運動所以威嚇張學良，欲利用張氏喪失地盤的恐懼，而迫之使與直接交涉。而軍艦的示威則亦不外此。所以我們若因日本的威嚇，而即與之直接交涉，那就中了他的陰謀詭計。滔天大禍，消滅無形，國家前途，必有不堪設想者。當此之時，我們決不能隨便與之直接交涉，我們當可忍痛把這事情延長下去，以此爲我反日宣傳的目標，勵行經濟絕交而致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

或者謂倘若獨立運動真的成功，則我們的損失怎麼辦呢？但我覺得獨立運動決不會成功。因爲滿蒙的獨立，其意義無異是日本的朝鮮第二，英、美、蘇

聯等，決不肯善罷干休。所以日本雖然暗中主持，在表面上却力辯與己無關，說是一種民族運動，日本的意思還是希望張學良能夠答應他的條件，於是把二省統治者的名義仍還給張氏，而盡收其實際的利益。至於日本的派軍艦遊行示威於我國沿江沿海各地，則我覺得實用不着恐懼：第一因為國際的關係，日本決不敢有明目張膽的行動，第二因為日本正欲使事件早日結束，決不敢擴大而使自己陷於不利。故當此之時，我們要當以強硬態度，準備抵抗，甯可使事件擴大，不可與日本直接交涉而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

或者又說，倘若本月十四日，日本真的答應撤兵，我們怎麼辦呢？我們不是仍舊拒絕直接交涉，而不派兵接收呢？則我覺得即是這樣，我們也不應該派兵接收。因為日本的撤兵不過是從各地的衙門機關中，退了出來，他是隨時有重行佔據的可能，所以這樣的撤兵，我們決不能夠承認。至若日本真的答應撤兵，則我們應該有下面二個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一、撤兵至原來的地方，即

恢復九月十八日以前的狀態；第二、這次事件，日本應負完全責任，賠償我官民的一切損害。否則，我們甯可忍痛，一方面準頓軍備，他方面對世界各國揭發日本的野心，切不可受日本撤兵的引誘，而與之直接交涉。我們須知這便是一條亡國之路呀！

以上是就國際及對日外交的替勢以言，凡是中國國民都應該堅決反對中日二國之直接交涉。但是，我們須知國內黨派紛爭的形勢言，我們也惟有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始能避免切迫的內戰的危機。

因為國內各黨派間如欲從事內戰，則在強敵當前，國土淪陷的時候，彼此既有所懼而未敢，而以經濟財政的窮乏，力也有所不能。日本帝國主義明白知道我們黨派的衝突非常劇烈，頗想利用這個時機，誘我們與之直接交涉，像前次的濟南慘案一樣。而我們的各黨派，則爲了少數人利益的爭奪，也大有借對日帝國主義交涉的結束，而壓迫對方的可能。所以當此之時，若中日單獨交涉

一旦成功，則我敢大聲的說，便是我國內戰發動之時！中國國民倘若覺得此時的中國，瘡痍滿目已不堪再有兵事，則第一還當反對中日的單獨交涉！

我們知道中日的單獨交涉，於國家、於民族，是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這於緝黨營私的各派，爲了政權的爭奪，却是有相當的利益。他們可用日本的侵略我東北，爲政治競爭的工具。甚至如反日的民衆運動，他們亦可利用之爲對日交涉的手段，作爲對日本的條件之還價的磋商之用。所以他們需要所謂「民衆運動」，但此運動必須能聽他們的指揮。當他們須對日還價時，則擁護他們對日，當他們對日屈服妥協時，則放棄反日，停止經濟絕交。因此，我們爲保全國家及民族的將來，打破各黨各派爭奪私利的陰謀，中國國民也有應該全體起來，堅決反對直接交涉的必要！

我中國的國民乎！這已是最後五分鐘的時候了！起來！一致反對中日二國直接交涉！倘其不然，時機一失，則對日亡國條約簽字之日，便是我永遠沈淪

萬劫不復之始。我們以前一切反日的精神，當其付之流水，我們一片救國的熱忱，也將空無所寄。雖然救國，而國已不可救了！所以若欲反日，若欲救國，到了今日，最後之時，我們是已只有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的一步了！

國民！起來！一致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凡是欲與日本暗中進行交涉的，便是民族與國家的罪人！我們要認識他！

十月十日

敗北主義之謬誤（陳豹隱）

我對日本佔領吉林遼寧，因了教書等種種的關係，未得作精密的研究。而對日的種種問題，一一說來，也是非常困難。就這次日本暴行說，亦應分六個部分來討論。一，日本此次暴行的可能性。二，日本此次暴行在國際上的意義。三，日本此次暴行在中國內政上的意義。四，日本此次暴行對中國經濟上的意義。五，對日本暴行，我們應取的大方針。六，對日本暴行，我們應取的具體方略。本文所說的是對付日本暴行我們應取的大方針。要知道，現在我們對付日本暴行，是抱一種敗北主義。但我以冷靜的頭腦，批評的態度來說，取敗北主義是謬誤了。

(一) 什麼是敗北主義呢？敗北主義，是種種鬥爭能度的主義，是政治學上的一個名詞。牠的內容：第一是，常把敵人的力量看得非常大，自己的力量看得非常小。第二，常取守勢，敵若不攻或臨到機會，便與敵人妥協；敵若攻時，則行退却。第三，總希敵人內鬨不一致，或敵人自己破裂。敵人若不內鬨破裂時，則希望第三者來干涉，打不平。第四，希望敵人意外的損失，盼天公打雷下雹子，把敵人打死。譬如對日本吧，則希望日本地震，把日本來滅亡；或自己出一員猛將把日本人殺盡。第五，希望自己一點也不犧牲，不勞而獲。要知道凡是鬥爭沒有不犧牲不損失的，除非是不鬪爭。第六，無鬥志，雖口頭宣戰，但不作戰爭的準備。第七，主觀的勝利，自覺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不幸而敗，將來亦必勝；將來不勝，則精神上也是勝利！第八，本無鬥志，到了萬不得已，爲維持面子起見而戰，結果是失敗。這是敗北主義的內容。我並非要用敗北主義這個名詞來故意譏笑我們中國人，這名詞不是我自己妄造的，

乃是教科書上常念到的名詞，不信，請大家查查社會科學詞典，便知吾言之不謬。

(二) 在最近抗日救國運動中的敗北主義。大家看看全國的報紙，我們的抗日救國運動中，敗北主義的那一點都有。譬如登着日本佔領瀋陽、吉林了，佔領牛莊通遼了，不然就是日本軍艦來到天津青島上海了，漢口日兵登岸了等等一類的話。日本兵的威風，是我們中國人給他宣傳鼓吹的。在我們之意，或在喚起國際注意，國民猛醒。但實際上，人人腦海中，都印上怕日本兵的印像。再按北平說，我在王府井大街，看見牆上貼着大字標語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佔領了!!』大家想想，這不是敗北主義者悲哀的呼聲嗎？將敵人力量看得太大的呼聲嗎？

中國政府，當這事件初發生時，是希望國聯來干涉，又希望美國來幫助，故成天總是國聯怎樣啦，美國怎樣啦。要知道，自己沒力量，絕難得到人家的

幫助。國際聯盟，根本沒力量，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的。譬如今次國聯通知日本十月十四日前撤兵，日本雖伴應之，實際上不但不撤，反而增加。美國，現有的地位，亦無積極助中抗日之必要，世界上本無公理，亦無法律，如有的話，日本怎會用暴力強佔我的領土呢。希望第三者打不平，來干涉，這不是敗北主義嗎？

再看宣傳，我們宣傳日本此次暴行，是政黨的爭奪內閣的問題，是日本的單獨行動。這消息是日人在美國傳出來，以減輕國際上的視線，而我們中國人便信以為真，外交當局亦拿來掩飾自己愚昧、觀察不明的罪過。昨報上登着，日本樞密院質問內閣說，「外人說我們表現得太亂，是內閣與軍人不一致，真的嗎？」內閣答，「不是的，我們很一致。」人家明是一致，我們偏說不一致，這不是希望敵人內閣不一致的敗北主義嗎？

再說經濟絕交，僅是經濟絕交，也是敗北主義的表現，為何不政治絕交呢

？若政治不絕交，豈能收經濟絕交的效果。要知道，經濟絕交所受的損失，政治上的勝利，是可以補償的。我們全國經濟絕交日本所受的損失，在政治上日本現在東三省是可以補償的。我們僅只經濟絕交而不政治絕交，乃是信奉得印度的甘地的不合作主義，這不是敗北主義嗎？

還有，近來全國抗日運動，口口聲聲說宣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而不顯戰爭的意義，不作戰爭的準備。還有最大的錯誤，即政府不知利用愛國運動。愛國運動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因民衆之怒不可遏，纔有大的力量辦外交。現在呢，是人民隨着政府走，政府不知利用愛國運動，又不作戰爭的準備，單是口頭上說戰爭，這不是敗北主義嗎？

反對直接交涉。凡世界上獨立有國家，除了保護國，那有不直接辦外交，而仰賴第三者來干涉的國家。我們希望國際，希望美國，這不是敗北主義嗎？最後，還有的人說，中國幸虧，無抵抗，不然，內地也佈滿日兵了。要知日本

沒理由，進兵內地，與各帝國主義者利益衝突。日本在東省的特別權利，日本本身力量及國際局面使然，絕不是因我們糊塗的中國人的無抵抗的緣故。

(二) 敗北主義的結果，是敵力日大，己力日小，將民意消沈下去，戰爭無準備，一戰則崩潰瓦解，國亡家敗。若求對內團結，必得對外強硬，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俾士麥想團結德意志人，纔對法宣戰。故政治學上說，對外強硬，則內部團結，對外軟弱，則內部分裂。因此知道採敗北主義，不僅因戰而敗，亦因內部分裂而敗。這是世界上一般情形。但許多事，在外國是那樣，來到中國便變了質，敗北主義，能否來到中國也變了呢？我們看看我們對戰爭無準備，不戰則已，戰則必敗，再，現廣東南京及北方軍人，皆一致對外，若政府不採強硬政策，久之，各方必然分裂，故敗北主義來到中國，仍然是敗北主義，並未絲毫變好些。

(四) 怎樣改革敗北主義？第一，全國上下，應認清敗北主義即是亡國主

義，第二，不但認清敗北主義，且進一步起來幹非敗北主義，將現在謬誤的宣傳等，重新改造一翻，第三，要時時刻刻看看自己的抗日救國運動，是否走向敗北主義的路。

(五) 進取主義的意義與特色，非敗北主義是什麼呢？是進取主義，進取主義是什麼呢？第一，要知一切防禦，都與進攻有關。僅只防禦、絕不成功，應取攻勢的防禦。第二，對外要想內部一致，必得對外強硬。第三，要自己不自救，絕無人救；即必先自救，然後人救。第四，全體民衆，應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不得絕對的尾隨政府。第五，要知一切取得，必有犧牲與損失，天地間不勞而獲的事，是很少的。對日應具犧牲的決心。第六，要知非政治鬥爭勝利，絕得不到經濟上的勝利，工人思得經濟上的利益，必有政治鬥爭的罷工，因政治支配一切，故對日不僅經濟絕交，還要政治絕交。東三省、近八年來，中國資本的確有大的努力像鐵路的建築，葫蘆島的開港，經濟鬥爭上，總

算有相當的勝利，但是政治鬥爭失敗了，纔演成目前全部經濟利益被日本搶掠而去的局面。第七，要知現在得不到勝利，將來極難得到勝利。普通我們說幾十年後勝利啦，那是妄人的幻想。現在失了東三省，中國內部再起分裂，將來怎能收回。第八，勿以日本得了東三省，在國際上失了信用，道德上失敗了。我們雖失了東三省，但是道德上精神上勝利了，這便是敗北主義，不是進取主義，那有物質上失敗，而精神上反到勝利的道理。沒有物質，便沒精神，物質失敗，即精神失敗！這是進取主義的意義與特色。貢獻給大家，望作一掃日救國運動的參考！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省中國國際形勢的解剖（胡愈之）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強佔遼、吉兩省的事件，就最近的情勢看來，日本已經獲得了滿盤的勝利。除非我國民衆直接行動，內部發生革命，國際形勢已不會再有轉變。外交的失敗，民族的屈辱，恐怕要在目前一般人所預測的程度之上。

日本帝國主義何以能獲得滿盤的勝利呢？這是因最近數月的國際局勢：給日本以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換句話說，就是太平洋的列強均勢已經破壞轉變了，而這均勢的破壞却是有利於日本的大陸政策的。

在最近十餘年間，太平洋能夠維持武裝和平，帝國主義對中國除繼續保持

從不平等條約所得的宰制權而不敢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獨立與完整，這全是靠着強均勢。這所謂均勢是靠着一種對立關係維持着：一、英美日三大帝國主義的相互對立；二、英美日三個資本主義國聯合與蘇聯的對立。

英美日三國是代表世界最大的三個海軍國，而又是在中國互爭市場與原料的三個主要國家。這三國都不能單獨向中國下手，因為三國都互相牽制着。日帝國主義為爭奪中國、菲律賓的市場，太平洋的商業交通，早已成了不解之仇，英美帝國主義為互爭世界投資市場與金融霸權，也是決不並立的。因此這三國中間如有一國要單獨攫取中國的領土及特殊利益，其他兩國必聯合起來干涉。因此自從世界大戰以後，德國退出太平洋舞台，英、美、日便相互維持東亞的均勢。一九二二年由美國發起，由英國贊助，強迫日本接受的華盛頓遠東公約即以此為目的。遠東公約，代替英日同盟由九國共同保障中國領土獨立，實行門戶開放、利益均霑，換句話說，就是確定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均

衡。

但是英美日三大帝國主義雖然已平分太平洋霸權，却不能聯合對中國實施有力的侵略政策，均分從中國攫取的利益，這却因為有反帝國主義的蘇聯存在的緣故。因蘇聯的存在，英、美、日三國不敢聯合對華採取積極侵略政策，以引起中國民衆的革命。（至少在列強內部不安，反蘇聯戰爭未有充分準備之前，不敢採取對華積極侵略政策。）如單動行動，則三國間又有相互的牽制。這樣就造成了華盛頓會議以後十年間太平洋短期武裝和平的局面。

但是現在，這均勢已經開始在動搖了。太平洋的武裝和平已開始在破壞了。最近日本佔領三省事件，已宣佈華盛頓遠東公約成爲廢紙，亦猶之一九一四年德軍在西歐的襲擊，使比利時中立條約成爲廢紙。

這太平洋列強均勢的破壞，是起於英美帝國主義對立的尖銳化與美日帝國主義相互諒解的成立。

英美帝國主義因爭奪世界金融及投資市場而引起的戰爭，本爲無可避免的事實。一九二八年英國保守黨內閣和法國談判海軍協定那時，英美關係已非常緊張。後來英國總選舉結果，工黨上台，一反保守黨內閣的親法反美政策，廢棄英法海軍協定，麥克唐納親去美國表示好意，海軍軍備竭力讓步，一九三〇年訂立倫敦三國海軍協定，英國放棄二百年來獨佔的海洋霸權，承認英美海軍對等的原則，以討美國的歡心。因是英美衝突，暫時歸於緩和。但麥克唐納的外交，完全是對美國屈膝，保守黨所代表的金融資本家自然非常不滿。同時英國資本主義者因英美攜手，使法國在歐陸外交陷於孤立，亦必以推倒工黨內閣爲快。到了本年機會來了。工黨內閣因無法解決失業問題，財政陷於絕境，又因受德國信用恐慌影響，不能支持。英國銀行家乘機從倫敦提出大宗現金，英國銀行家推波助瀾，聲言英國信用發生動搖，工黨無法支持，遂於上月崩潰。現在的過渡內閣，雖名爲全國聯合內閣，而麥克唐納只是個光桿首相，不再得

工黨擁護。政府大權已落在保守黨手中。目前英國已在籌備總選舉，因工黨政治的無能，下次選舉，保守黨必將復起獨攬政權，爲極顯明的事實。保守黨復起以後，外交政策必將改絃易轍。工黨內閣的推翻既出英法金融資本家之力，則代表金融資本主義的保守黨內閣必恢復親法反美的外交策，可無疑義。同時美國方面：近年國內經濟，和英國陷於同樣的不景氣。爲救濟目前的困難起見，如從東亞發展，則中國內亂，不易平靜，人民購買力不易增高，殊少希望，至少是還本救不得近火。現在美國最急要的便是向中南美及加拿大、歐洲大陸尋求投資市場，而這自然不免和英帝國主義引起直接的衝突。總之英、美戰爭已將成爲迫切的問題，這在英國保守黨復起以後的今日，更爲顯見。在英、美未有充分的戰爭準備以前，雖然表面或尙須經過幾次的妥協緩和，但英、美兩國都已認爲戰爭遲早不可避免而已各取相當的準備，却是非常明顯的事。

在這未來的英美戰爭中，處最重要地位的是日本。因爲日本爲英美以外的

第三海軍國，而又處在亞洲東部，和英美殖民地都相接近，以日本的輕級巡洋艦，奪取英、美殖民地，均爲輕而易舉的事。所以英美海戰的勝敗全憑日本加入在那一方面。美日帝國主義在太平洋，處勢不兩立的地位。一旦英、美戰爭發生，日本勢必加入英國方面乘機攫取菲律賓、夏威夷與美國在太平洋的一切利益。這樣美國決沒有戰勝英國的把握。反之，如日本能加入美國方面，或至少中立，則英國便陷於危險的地位。從這種情形看來，因英美關係的緊張，美國爲對付眼前的敵人——英國——起見，與將來的敵人——日本——成立一種諒解，是十分可能的。這諒解的內容，在現在我們自然無從知道，但可以假想，是美國允許日本在滿蒙甚至中國北部自由行動，不加干涉，而日本則允許在未來的英美戰爭中協助美國，奪取英國在東方的殖民地，至少也是保持中立。

就東省事件發生後到最近爲止，華盛頓政府的態度看來，這美日帝國主義

間的諒解的存在，已經可以完全證實了。我們知道美國雖然未加入國際聯盟，美國對於歐洲各國間的局部問題，雖然向來抱不下涉態度，但對於和美國本身利益有關的世界政治問題，尤其是太平洋問題，白宮是永不願落人後的。大戰後美國自居世界政治的領導者的地位。華盛頓遠東公約，巴黎非戰公約，與列次海軍裁軍運動，美國都是發起的國家。所以在中國沒有國際爭端期間，如有國際爭端，美國總是一個出面來說話。那年的中東路事件，引起了中俄衝突，美國尚未與俄國恢復邦交，俄國亦非華盛頓條約的簽字國，美國却仍第一個出來，援引非戰公約，要求兩國自守。可見美國是隱然以太平洋主人自居的。但這回地位太平洋主人却竟噤口無聲了。直到日本佔領瀋陽，一星期之後，經英國促請由國聯去通知美國，美國方纔有一種表示，而就這九月二十五日華盛頓送發中日兩國的公文，也只是希望兩國約束軍隊勿再起釁，並未明白提非戰公約與華盛頓條約。美國採取這樣冷淡的態度，完全違背它對遠東外

交的慣例，這除美國事外，日本百諒解以外，決無法可以解釋。

假如我們這個推測不錯，這可見魯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列強均勢，已經破壞，遠東公約已成一張廢紙。美國已容許日本破壞華盛頓公約所加保障的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而把英國完全丟棄。三國互相牽制的局面正在消滅而為以美日聯合對英的局面。

此時英國西歐的地位最困難了。英國明知美日勾結，太平洋的均勢被破壞了，但有日而國內財政困難，社會的不安，不惟而且不願因太平洋問題而引起對美日的戰爭。這戰爭如現在一無準備的時期爆發，顯然是必至於促成一大大英帝國的崩潰滅亡？但同時英國却不能不表示對於日本單獨攫去滿蒙利益而焦急與憤慨，所以西錫爵貴博，獨在國聯理事會主張干涉中日事端。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會議決定干涉中日事件，至於是出於英代表西錫爵的主張。同時西錫爵又建議將國聯一切行動通知華盛頓政府。英國這一個建議，具

有兩種意義：第一，因美國始終不表示態度，所以要逼迫美國表示；第二，如國聯單獨干涉中、日事件，恐更引起美國的反感。因為太平洋事件，是斷不能把美國除外的。從這裏我們已可以看出英國畏懼美日聯合的心理。待美國覆文送出，只空洞地同情於國聯的行動，而未提干涉中、日事件的主張。這時美國的態度已非常顯明。因此英國也不敢堅持派遣調查團的主張（因就美國覆文語氣，已表示中日事件應讓雙方速即直接交涉，其反對調查團可知），這樣二十五日的理事會，遂為聯盟責任終了，讓中日單獨解決，日本外交得到第一步勝利。英國雖不滿，亦無可如何。

從這形勢看來，可知中國雖向各帝國主義叩頭求援，求實際聯盟主張公道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因為假如華盛頓會議所造成的大西洋列強均勢，未曾破壞，則日本決不至有這次橫暴的行動，即使有這次行動，那不必中國去叩頭求援，帝國主義為自己在中國的利益均霑，也一定要一齊起來干涉。現在則不

然。世界上三大海軍強國，兩個已勾結在一起，剩下一國英國，自然不能單獨干涉，此外法德自然更不用說，干涉中日事件，是無此能力而且無此必要的。

所以這英美帝國主義對立的尖銳化與美日帝國主義的相互諒解，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毫不費事，絕無顧忌地收得滿蒙的政治經濟全體支配權。

但蘇聯對這次事件又取什麼態度呢？

自然，蘇聯人民對中國取同情態度，一致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一般人推測，這次事件將引起第二次日俄戰爭，我們却不相信在目前有這可能。近來中國政府方面有關係的通訊社及報紙雖然竭力宣傳蘇聯派軍隊到邊境以及日本佔領北滿，日俄將有衝突的消息，這或者帶一些國際宣傳作用，但是一種可算而決無効力的宣傳。但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日本決不再佔領長春以北的領土，蘇聯也決無意對日本開戰。

事實是這樣的：蘇聯目前勵行五年計畫。五年計畫成功後，國防及經濟

能力增強，那時中俄如有攜手的機會，日本帝國主義在滿蒙乃至全部中國的地位，當然不免發生動搖。所以日本在作反蘇俄戰爭的準備中，必先佔取滿蒙。因為滿蒙的礦產、農業、鐵路、交通各都到了日本手中，在對俄戰爭中，日本的戰鬪能力增強，不然，日本是無勝利把握的。但在目前，日本不過到了作反俄戰爭的準備為止，不至於立即挑起反俄戰爭。因為，在目前對俄進攻；就是促成了中俄的聯合，中俄聯合後，日本內部革命也會起來。日本軍閥雖自挖墳墓，也未必如此快。同時在蘇聯方面，也決不能冒險於此時對日開戰。且不必說五年計畫正在進行中，蘇聯忙着國內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無暇外顧。如於此時對日宣戰，日美既已勾結成一起，英國為反蘇聯的領導國家，也不能不和日本一致行動，那時蘇聯的地位必非常危險。蘇聯目前的外交策，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竭力維持和平的關係，靜待資本主義各國對立關係的惡化，而決不願輕舉妄動。最近蘇聯和波蘭及法國提議訂結互不侵犯條約，就是這個用意。日俄

的漁業交涉，爭執多時幾至於決裂的，到了不久以前也和平解決了。這可證明這次日本佔領遼吉事件，決不至立即引起反蘇聯戰爭，不過爲未來的反蘇聯戰爭的準備而已。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的暴行，對於國際形勢，將會引起一種怎樣嚴重的結果：——

第一，這次我國完全陷於孤立地位，英國雖覺於自己不利，也只有乾着急。所以日本可以把這事件，很快地了結。在遼、吉兩省所加的損害，自然不能望日本賠償。日本還一定和我國當局偷偷摸摸訂結了新二十一條，把滿蒙實際利權全部送給它，然後把佔領軍撤退到滿鐵區域，以掩飾耳目。如日本的手法乾淨，還可以急速和張學良交涉，迫令簽字。把關外奉軍撤回關內，在日本保護之下，張學良還可以維持他在關內的地位，於短時期內恢復關外所損失的實力。而南滿則求成日本帝國主義「萬世之業」，日本大陸政策從此得到進一

步的勝利。

第二，從華盛頓條約所受成的太平洋均勢既已破壞，英美關係均日益緊張，英美戰爭迫在眉睫。至少明年的裁事會議將全無結查，連在倫敦成立的三國海軍協定，亦將崩壞，軍備競爭將日趨劇烈。

第三，因滿蒙政策的成功，日本的反蘇聯戰爭的準備，將順利進行。加英美戰爭不早爆發，則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戰爭，將有一觸即發之勢。

所以這次日本的出兵南滿，決不至直接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足以間接挑發世界大戰，却是毫無疑問的。

九月廿九日

國際聯盟約章、巴黎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

條約與日本外交（胡愈之）

現在民族用以自衛的最有效的武器，應該是飛機、坦克砲、無畏艦與潛水艇，其次則為適當的外交政策；至於拿國際法作保障，是最靠不住的。（拿公理道德來作保障，那簡直是夢話了。）因為法律，並不像平常人所設想，是保護弱者的東西。國內法如憲法、刑法、民法，大半是爲了保障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設的；同樣地，國際法也只是爲了保障強國的既得權益而設。國際法到

現在為止，還不曾產出普遍適用的法典，現在國際公法所用作根據的只是現行條約和國際慣例。因此，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條約有制止國際戰爭的絕對效力。凡一切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侵略傷害，在現行國際法中，都有方法可解釋作爲一種合法行爲。弱小民族斷不能單靠了條約來保障自身；因爲一切弱國和強國間互訂的條約，（連非戰公約、國際聯盟約章在內）嚴格地說來，全是「不平條約」。

但假如世間有一個國家，和丹麥那樣，早把軍備全部撤廢了；或這德國家平時雖養着二三百萬的常備軍，却專是用了打自家兄弟，並不預備動手去打外國人；又假如這個國家的政府和外交部，平時只幹一些鳥事，並不會設想到外交政策；這樣的國家偏被外國軍隊突然攻入了；許多城市被外兵佔領了。到了這時候，自然是一無辦法。但是在無辦法中去找辦法，那要，也就只好從擋案庫中去找出一些廢紙，來抵擋敵軍的飛機大炮了。因爲武力與外交全無保

障，那麼自然只有走最末一着，利用法律來作保障。因為國際法與國際條約的保障，雖然全無用處，至少比所謂「道德」、「公理」的保障，有些實在的憑據。

但是國際法的國際條約是死的，白紙上面寫了黑字，斷不會自己張開口來替弱小民族鳴不平。那得得要靠人去利用它。一個政府，既沒有武力準備，又沒有外交手段，連既成的條約，都不會運用，那就再沒有人能夠原諒它了。所以我們雖然都明白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全是不可靠的東西，但事到臨頭，却也得研究一下：對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省事件，我們能否就現行條約中，找得法律的保障？我國的外交當局，是否已經充分而且適當地運用了這些法律的保障？

就現行國際條約中，可以適用到這次將日外交的，大概有以下的三個條約：

一、國際聯盟約章，

七條的規定。以下再加以逐項的分析：

依約章規定，凡聯盟會員國間引起爭端，而為外交方面所不能圓滿解決的，則必須：

- 一、提交仲裁解決，或用司法手續解決（即提交國際法庭）（第十三條）；或
- 二、由兩造或兩造中之一造將爭執事件提交行政院或大會，由行政院或大會擬具建議案以解決之（第十五條）。

就第一項，中日兩國間並未訂結強制仲裁條約；中日兩國雖同簽字於國際法庭規約議定書，但日本却未簽字於議定書中的強制仲裁條款。因此如中日兩方有一方反對法律解決（日本當然反對），則第一項辦法即不能成立。假如中日兩方均承認兩國間的爭端已為外交方面所不能圓滿解決（目前日本方面不願承認，要求直接解決），則只有依第二項辦法，提交行政院或大會，以求解決。報載英代表於行政院決定不干涉中日事件後，勸告我國代表，依十五條再行提出行

政會，以謀解決，就是指這第二項的辦法。但在這裏應該注意，第十五條辦法，必須在爭執國兩方直接談判完全破裂以後，方能提出。這次中日國交並未斷絕，而東省爭執事件始終未曾開始正式的直接談判。直接談判既未開始，當然不能認爲已經破裂。所以日本代表認聯盟未到干涉時機，而要求中日直接解決。但是即使將來直接談判破裂，中國重行提交行政院解決，亦未必有勝利把握，因爲依第十五條規定，行政所擬具的建議書，必須由爭執兩造之外的行政院列席各國（就現在的行政院說，中日除外便是英、法、德、意、西、愛爾蘭、巴拿馬、瓜地馬拉、挪威、南斯拉夫、祕魯、波蘭等十二國）代表一致通過，方能強制爭執國接受。如不能一致通過，則只須經過三個月的法定期間，仍可用戰爭解決而不違背約章的規定。我們試想一想，如行政院的建議不利於我國，我國自然只有屈服，但如不利於日本，列席行政院的各國，因了日本在國際的政治地位，能一致通過不能呢？所以中國如依第十五條提出國聯，至多

也只能把爭執事件延宕時日（因行政院調查研究，必費許多時間），斷不能有圓滿的結果。

但就這次中日事件而論，如看作只是兩國間的爭執事件，那便鑄成大錯了。在日本方面，也許以佔領東三省作解決中日懸案（包括二十一條的第五號在內）的一種手段，但我們則應把一切中日懸案和這次日軍佔領東三省事件，分作兩件事。日本帝國主義從九月十八日以後，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着的在東省的行動，完全是戰爭行爲。雖然是極狡猾的公法學者，也不能替它辯護。因而在數日間，以數萬海陸航空軍隊，佔領完全不在日本領土之內的兩省的二十餘城市，同時開砲轟擊兵營、車站、鐵道、公共機關，解除各地守衛軍營的全部武裝，殺傷無抵抗的兵士與平民，侵入官署、機關、學校，如此嚴重的事實，尙不能稱作侵略戰爭，則侵略戰爭這名辭，將無法找得一個定義了。

如把這次日本的暴行，完全認作侵略戰爭的行爲，則在聯盟約章可援引下

列二項的規定：

一、凡發生任何戰爭或戰爭的威脅時，聯盟應採適當有效方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於此時任何聯盟會員國均可提出，請求大會或行政院注意。（第十一條）

二、聯盟會員國如不願本約章規定，未將爭執事件提交仲裁，或法律解決；亦未提出聯盟解決；或提出解決以後未滿三個月而從事戰爭的，應認爲對所有聯盟會員國有戰爭行爲。其他會員國應立即對於違此約國加以商業的財政的制裁（斷絕商業財政關係），於可能時由各會員國共同出兵，以達到保護聯盟約章的目的。（第十六條）

就這次的中日事件而論，中國有充分的理由，可依第十六條提國聯，請各會員國對於日本至少加以商業的財政的制裁。因爲日本這次並未依照約章所定解決爭端的手續而即行對中國開戰，爲無可解辯的事實。但中國代表在行政

院只依據第十一條提出，而未提及第十六條的規定。就中國代表團對國際聯盟秘書處提出的聲明書原文，「載十月二十四日申」只認爲「情勢嚴重」，而未指出日本已違約「中國開戰」；只要求行政院「採取最有效的方法，阻止此種情勢之擴大，以免危及國際間和平」，而未要求行政會通告各會員國對日加以商業的財政的軍事的制裁。宣言書中始終只有「形勢嚴重」等字樣，而未指出「戰爭狀態」之已經存在。這故意含混，固然盡外交公文之能事！但却已很輕巧地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總名放鬆了。中國的聲明書既根據第十一條提出，而就辭句間又只暗示着日本的行動，非戰爭而僅爲戰爭的威脅，這樣，日本政府的責任，就減輕了許多。日本既逃避了第十六條中對全體會員國開戰的重大責任，又使聯盟會員國不能加共同的制裁。這樣，大事就化爲小事，小事就化爲無事。中國代表團的公文，給與日本帝國主義外交上的幫助！真是不小啊！

在我們覺得最不易瞭解的，是這次我國的外交當局對外所發的正式外交公

文，除對日二次緊急抗議，原文還是「外交秘密」不曾發表外，其餘都沒有明白地提及日本的戰爭責任。只有對美政府的覆照（是中文本的，見九月二十九日申報，英文本措辭未詳）。說起一句日本軍隊有「新發生之戰爭行動」。但我們要注意，發對美覆照的那時，上海各大學學生請願團已經到了南京了。

因為中國代表不願指出日本的戰爭行爲，所以根據第十一條提出行政院。但是第十一條的規定很空泛含混的，只說「聯盟應採適當有效方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究竟用什麼方法，如何保持和平，全未規定。條文越是含混空泛，則行政院越容易諉御責任，被侵害的國家便越是難得到伸雪。依聯盟約章第五條的規定，行政會開會的決議，須出席各國代表一致通過，方爲有效。日本亦爲列席者之一，所以爲根據第十一條，則凡日本代表所不能同意的辦法，必無法通過。這次中國代表在國聯行政院費了無數唇舌，却得到了「不得要領」四個字的結果，是當然的事。

自然，我們也明瞭中國代表的用意：假如中國根據第十六條提出，國聯斷不能完全接受，因為日本在國聯佔重要政治勢力，行政院如接受中國要求，則將認日本爲違背國聯約章的犯法國家而要由全體會員國加以共同制裁。且不必說共同制裁在實際上不能做到，就目前國聯的軟弱無能，也斷不敢有此決議。一九二三年意大利佔領哥甫島事便是先例。那時意大利於未經向聯盟國際法庭提出解決以前，以武力佔據了希臘的領土哥甫島及其附近島嶼，雖然是違犯了聯盟約章應該適用第十六條的制裁辦法；但國聯不敢開罪意國，把這一次重大交涉，推給大使會議，敷衍了事。現在情形也正相同，行政院斷不敢在泰山頭上動土，所以與其依第十六條提出，歸於失敗，不如依第十一條提出，也許還有希望。但實際上這却是錯了。因爲假如國聯在政治上無能，不能使日本受法律條文的制裁，那麼無論十六或十一條全是一樣的。日本不爲十六條所屈服，難道就爲十一條所屈服嗎？事實是如此的：假中國提出十六條時，日本不能避

免法律的責任，那時只有利用政治勢力，以使國際聯盟不得不徇私枉法。中國雖不能達到目的，而國聯則威信大喪，愈益暴露其無能。到了那時，國聯爲維持本身的威權，也許用別種方式，求爭執事件的解決，至少不能不繼續干涉，直到日本佔領軍完全撤退爲止。因爲不是這樣，不能保持國際聯盟的顏面。如再不然，中國還可以退出聯盟相要挾。但現在却不然。中國依第十一條提出，日本雖然違犯約章，非法開戰，已是千真萬確，而中國代表却不好意思說破，這樣，行政院當然可以推諉，徇日方意見，認爲事勢並未至十分嚴重，可由你們去直接解決。聯盟「探適當有效的方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的義務，算已經是完全履行了。中國雖然堅決要求派中立委員會調查，但因日本反對，依約章第五條的規定，不能通過，聯盟算已盡了法律上的責，未去顏面。日本得了全盤勝利。中國除直接交涉向日本屈服外，別無辦法。這樣，中國代表團便在日本內瓦自己做成圈套，自己去套上了。

平常人對於國際聯盟，有一個極危險的誤解，就是拿國際機關認作是一個超越國家權力以上的主權機關，即「太上國家」。許多人以為現在日內瓦的組織，在事實上雖然庸弱無能，但在法律上應該認為較高於國家權力的組織，還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從公法上說，國際聯盟不過是許多國家以共同意志所聯結的集團或團體，其唯一的連繫，即為聯盟約章，而這約章對於會員國自由行動的限制，力量又甚為細微。在目前，所謂國家的 *Sovereignty* 依然保持着至高無上的地位，斷不因加入國聯而受束縛。所以一個獨立國對於國聯的義務，也只是條約的義務，並無從屬關係。國家無絕對服從聯盟命令的義務，也不能絕對依賴聯盟作國家生命的保障。這次日內瓦中國代表團的聲明書裏面，有「中國政府對於行政院的建議及大會的決議，決定遵守無異議」等語句，在行政院建議及大會決議未成立，而中國先表示服從，這是自己放棄國家的主權，把行政院和大會看作中國的太上政府，這不能不說外交措辭的失態。這雖和這次交

涉還沒有十分重大關係，却不得不順便在此提一下。

三

巴黎非戰公約是什麼東西呢？有些薄嘴的人，稱作「國際的吻」(Bottier International)。這「吻」是怎樣的吻呢？好比每年五月節，歐美大城市當選的女王，乘着花車，用纖指作勢，把一個個的香吻，送給兩旁圍觀的整萬的羣衆。又好比妓女和第一次見面的嫖客接了一個吻。總之只是一個「吻」，却全無「實際」罷了。在我們這世間上，往往有着優氣的男子，得到了妓女的一吻，便當作是畢生未有的豔福；因此也更有同樣優氣的政府，以為有了一紙非戰公約，便可以抵擋一切敵國的飛機大炮。

何以說非戰公約「全無實際」？這是大家都會明白的。這條約的正文不過三條，一百三十六個字，所含的意義只是：「條約國反對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

工具，一切爭端只准用和平方法解決。此外就沒有別的。用作國家政策的工具，戰爭究竟是一種？用和平方法解決，究竟是如何解決？不能解決時又怎樣？假如有一國違約從事戰爭時又怎樣？；這些都全無規定。這樣空洞含混的條約有實際效力嗎？在事實上，非戰公約不過是帝國主義者表面贊成和平的一種幌子，欺騙那些反對戰爭反對軍備的民衆罷了。

但是事實上非戰公約的缺點不單是空洞含混了。站在我國民族的立點，這便又是一種「不平等條約」。歷年中國政府和外國簽訂了無數個不平等條約，這不過是又多了一個。

要是讀者不信，我便拉長些，把非戰公約起草簽字經過來說一說，就會明白了。我們知道巴黎非戰公約是由美國國務卿凱洛提議起草的。草案起首就是這樣簡單。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美政府把這公約提議和草案全文，送達法、美、英、德、日、意六國政府，徵求同意。到後來接得英法兩國的覆文，

對於「非戰」是贊成的，但要求條文以外，另加保留，例如「自衛戰爭」或因現行條約義務引起的戰爭等，都在保留之列。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英國的外長張伯倫，覆文中除許多保留條款外，更有一項可注意的保留條款，大意是說：「世界上有幾處地域，其繁榮與領土完整，對於英國的和平與安全，有特殊的重要的利害關係。此等地域如受侵犯時，大不列顛帝國爲防禦自身起見，不得不加以保護。因此英國雖贊成非戰公約，但須保留在此等地域內有自由行動之權。」這裏所謂世界上的「幾處地域」究竟是指什麼地方呢？分明是在指埃及與中國。因爲不列顛帝國及其屬地殖民地，爲受侵犯時，有了「自衛戰爭」的保留已夠了。此外對於英國有「特殊的主要的利害關係」的，只有埃及和中國。張伯倫是在說：「英國可以簽訂非戰公約，但須附帶保留，英國如何埃及、中國開戰，則不受條約的限制。」

這個保留如果附加在非戰公約後面，那大家就明白了，更壞的是沒有加在

簽字的約文後面。原來美政府希望全世界五十餘國，都簽字於非戰公約，但得英法覆文後，保留條款很多，如一一加入約文，不但觀瞻不雅，而且恐怕許多國家不肯簽字。因此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送致英、法覆文，把牠們的保留條款一一承認，但另加詳細解釋，說是和非戰公約的條文並無衝突，所以無加入條約內的必要。在那覆文內說：「美政府言以為爲了保障任何國家的合法利益起見，非戰公約草案全文，已無任何修改的必要。因爲合法的防衛權是包含在所有國家的主權之內而且爲一切條約所默許的。」這是答覆上述英國覆文中關於特殊地域的保留條款的。美國意思是說：「英國如向埃及、中國開戰，是合法的防衛，而且是爲保障合法的利益，並不違背非戰公約的條文，所以不必再加保留。」

用了這樣巧妙的解釋，非戰公約居然不附一條保留，經全世界五十餘國先後簽字了。我們中國自然也不落人後，與高采烈地簽了字。但我們都知道條約

的條文越是簡單含混，解釋越是重要。在談判條約時締約國互換的公文，依法律上，可足爲條文解釋的根據。因此英國的保留案及英國的答復，是和非戰公約的三條條文，具有同等效力的。根據了這法律的條文和解釋，如英國向中國宣戰，可以說是合法的防衛，並未違反條約；但是中國如向英國開戰，那就是違反非戰公約了，因爲中國沒有理由說英國的一繁榮與領土完整，對於中國的和平與安全，有特殊的主要的利害關係；因爲英國不是中國的次殖民地，不是中國的主要商品市場。

但同樣地，日本却比英國更有理由可以說滿蒙的一繁榮與領土完整，對於中國的和平與安全，有特殊的主要的利害關係。所以非戰公約中英國的保留條款日本也同樣可以適用。日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牠在東省開戰爭行動，是行施牠的合法的防衛權，因爲它在東省有許多的既得權益。所以即使日本承認佔領東省是一種戰爭行動，牠也有理由辯護，說是和非戰公約毫無牴觸。

現在中國政府既未正式宣告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自然是更談不到非戰公約了。

看到了這裏，讀者要以爲我在替日本政府當義務律師。其實義務律師用不到我來做，非戰公約的缺點和矛盾，是稍有公法智識的人所一概承認的。我在上面說過：國際公法是爲保障強國的既權益而設，一切弱國與強國間互訂的條約，全是不平等條約，在這裏我不過舉出實例來罷了。話雖如此，凱洛公約就法律的效力而論雖然一無實際，但單爲了政治的作用，這次我國也有提出的必要。因爲美國是非戰公約的發起國，要是中國政府以日本違約從事戰爭，當然不違約保留，我國可以不加承認（這與美國：美國爲顧全而面計，總得出來說些比較強硬的話，至少不會做現在這樣袖手旁觀。假如到了那時，日本拿這保留條款辯護時這辯護在日本可不用則必不用）。非戰公約的無價值，便可以使全世界充分明瞭。至少根據非戰公約，向各主要簽字國提出一個抗議，總不

至像在國際陳請那樣，徒然憤事。外交當局真是謹慎得重到不可思議了。（註）

（註）按九月二十一日王正廷在外交部紀念週報告雖有「已通知非戰公約簽字國」的話，可是報紙並無記載，通知書亦未發表，有否此種外交行動，無法證實。

四

從國際法看來，中國在這次對日外交上比較有效的防衛武器，應該不是國際聯盟約章，巴黎非戰公約，而是華盛頓九國公約。因為國際聯盟約章和非戰公約及一般條約，所以含混空泛，實際上引用極爲困難，而華盛頓九國公約，則爲對於中國問題的特殊條約，乃針對中國特殊形勢而訂結和平保障條約，所以條文較爲明確，而適切於我國此次對日外交之用。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的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是根據所謂「路德四原則」而訂結的。所謂四原則就是：

一、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的安全。

二、爲使中國自己確立鞏固的政府，各國與以機會而不加以阻礙。

三、維持在中國全境的工商業機會均等，門戶開放。

四、不得利用中國情勢謀特別權利。

這四項原則列在九國公約的第一條內。此外該約第二條禁止締約國不得「單獨與任何國訂立條約，協議或諒解以侵犯或妨害上述四原則。」第四條禁止各國「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第七條規定制裁辦法：「各條約國間如發生某種情形，條約國中的任一國認爲牽涉本約規定的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各國感完全坦白互相通知。」（注意這種制裁自然無實際辦法的空話，但根據此條，各簽約國至少應有態度表示。）

自然，九國公約也依然不是平等條約，因爲中國主權獨立由條約來加以保障，在公法上已傷害了中國主權。但於這次對日事件，九國公約是比較有用的

外交工具，因為九國公約的訂說的動機，本來是爲了制止日本在中國滿蒙及北部的單獨侵略行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的，一九一五年蘭辛石井協定，於九國公約簽字時，宣告廢棄。九國公約第四條又明白禁止「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所以一九二二年後日本所謂「在滿蒙的特別利益」，已完全失却國際法的根據。同時這次日本破壞中國主權與獨立，侵犯東省領土行政的安全，這是違犯路德第一原則；強佔東省足以礙妨中國統一鞏固政府的確立，是違犯了第二原則；單獨在南滿取軍事行動，並毀壞中國自建或借外資合建的商埠、鐵道交通機關，又破壞了機會均等與門戶開放，是違犯了第三原則；利用中國水災內戰而謀奪取東省的特別權利，是違犯了第四原則。無論如何，日本政府不能辯護牠這次的行動沒有破壞了九國公約。九國公約的簽字圖也斷不能承認日本的行動與公約無關，而不允採取第七條所規定的辦法。如美國或其他簽約國，因為和日本已有協議或諒解而不願干涉，則美國或該簽約國

自己已違犯了九國公約第二條的規定，中國政府也有權提出抗議。

所以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瀋陽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即可依據遠東公約第七條，將日本破壞遠東公約的事實及責任，通知美、英、法、意、日、荷、葡八個簽約國，請其表示態度。尤其對九國公約的發起國華盛頓政府，應有嚴厲的抗議。美國爲華盛頓會議的領袖國，斷不能公然聲明九國公約不發生效力，那自然只好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軍事行動。即使美國和日本已有諒解，這諒解是祕密的，美政府自不能公然爲日本辯護。如中國採取此種外交行動時，美政府便不能再袖手旁觀，英國同時也必以九國公約簽字者的資格出來說話（現在因美國未說話，所以英國也不敢提及九國公約），那時國際情勢就不同，中國雖然未必一定得到勝利，但列強却無法諉卸責任，日本避免第三國干涉的外交策必須失敗。至少中國不至低首下心，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亡國條件！

事實上，這次外交當局過分信賴國際聯盟，而對華盛頓始終未採取任何外

交行動，實在是最大的失策。就國聯的政治地位，牠實在只是歐洲的國際聯盟，歐洲以外的事，國聯向來不敢直接干涉。這次東省事件牽涉太平洋問題而在太平洋上最有政治勢力的日本則爲當事國，美國又未出面干涉，剩下一個英國，當然不便單獨堅持。這樣要希望國聯干涉，自然是不可行了。而且美國未加入國聯對於歐洲以外的事務，尤其是美洲及太平洋各國的爭執，美國往往不願國聯干涉。因美國所認爲受歐洲國家支配的國聯如干涉太平洋事件，那便是損害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威權，這次國聯態度的軟弱，這也是一個原因。就太平洋的國際關係，美國比國聯是更有力的多，就條約的根據，九國公約也更比國際公約更明晰確實的多。所以，這次中國外交，該先向美國提出，等到美國明確表示態度以後，再提交國聯。這樣美國不能不明確表示態度，美國已有了行動，再提國聯，那時國聯就不必再對美國有所顧忌，可以用全力應付日本，我國就不至於如此孤立無援。現在政府的外交，却是本末倒置，並不根據九國公

約，先向美國交涉，而却一味倚賴國際聯盟。美國本已和日本有相當諒解；中國既未提出抗議，自然落得不問事。因為美國不問事，國聯自然更不敢積極干涉。因此，事情就大糟而特糟了。

五

依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再把這次政府的對日外交的錯誤，總述一下：——
(一)於事件發生時，未即通知美國及九國公約簽字國，使美國得避免其條約上應負的責任，不再出面干涉。

(二)日本既已在東省有戰爭行動，而中國政府，並未通知非戰公約簽字國家，尤其是非戰公約的「發起國」。非戰公約本身雖有缺點，但中國提出後，至少可以暴露其缺點，且上述特殊利益的保留條款和九國公約廢除勢力範圍的規定抵觸，日本不易向美國解釋。因此美國更可以置諸不問不聞。

(三) 中國認國際聯盟爲唯一的救主，而在國聯提出時又不敢根據十六條指責日本違犯公約從事戰爭的罪惡及責任，却根據那空洞無物的第十一條，向行政院提議。行政院自然不願而且也不能強制干涉。於是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張，便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國政府所標榜的「革命外交」便是如此。

十月二日夜三時

對於國際聯盟還能希望什麼（胡愈之）

最近我從外交對策、國際形勢及國際法去分析這次中日外交，而所得的結論使我覺得這次中國外交必歸於慘敗，外交慘敗的主要原因，則由二端：（一）就國際形勢而論，因美日帝國主義祕密勾結，公然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使日本可以毫無顧忌，中國陷於孤立；（二）就外交對策而論，因中國政府的外交，例行逆施。於瀋陽事件發生後，未立即對日絕交，又未立即根據九國條約及非戰公約向美國提出抗議，而只知乞靈於全無能力的國際聯盟，以致交涉更形棘手。這是到十月初為止的形勢。現在國聯理事會又在開會了。我們再看一看，國際形勢是否有新的發展，中國在國際聯盟是否能夠打出一條活路？

直到最近為止，國際形勢雖有新發展，但這新發展並不是使原有的形勢改變，不過是各國對立的關係愈增強，表示愈顯明罷了。

第一，我們看日本的外交，我在以前說，日本所用的手段是促成直接交涉，避免第三者干涉，不使事件擴大。現在日本所用的手段還是如此。在這次理事會中，日本更充分表示出反對第三者干涉的意志。就七月十三日白里安對中日代表的佈告，我們已看出國聯必爲日本此種堅強意志所屈服。就過去半月間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加的強硬政策，如轟炸錦州，抗議反日運動，添派軍艦到長江各口，上海日本浪人示威，種種行動，雖像有意要把事件擴大，其實亦不然。因爲這些行動，歸納起來，全是一種恐嚇行爲（而且止於恐嚇行爲），這種恐嚇行爲的目的，是在於儘速促成中日直接交涉，使中國儘速接受「亡國條件」——日本帝國主義因中國政府可欺，所以用此強硬手段希望在最短時期使中國屈服，交涉方不致延宕擴大。因爲延宕擴大則國際形勢或起變化，於日本

未必有利。而欲使事件縮小，迅速解決，則非對中國用高壓政策不可。這是過去半月間日本帝國主義恐嚇政策的解釋。

第二，我們看美國的態度是否改變了。在十月十日以後，報載華盛頓國務院終日討論遠東事件，美國務卿史汀孫致照會於國聯，表示願援助國聯的行動，再加以中國外交部宣傳機關國民新聞社傳出美國將召集九國會議的新聞。於是便有許多人誤信以為美國已改變態度，將積極干涉東省事件。自然，如國際形勢，發生變化，美國也許有轉變態度的可能，但到目前為止，如果相信美國已決定出面干涉，却未免過早。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行動，只限於參加國際聯盟為止。而把美國前參加國聯工作，解作美國放棄袒護日本的態度，（十五日報載日內瓦消息：上次理事會派委員赴東省調查的提議，實因美國反對而未得通過，這與美國袒護日本的態度已非常明顯。）實在是不很妥當。因為我們假想美國態度真是改變了，那就美國自身的實力，與條約的根據，它

可以單獨一面干涉（或通知盛頓條約簽字的九國共同干涉）斷無依靠國聯間接干涉的必要。就過去美國外交習慣，對於國聯並不與以何等的重視，而且國聯本身能力不夠解決東省事件，爲華盛頓政府所熟知。美國如有干涉東省事件的誠意，它決不假手於國聯。所以十月十三日美國務卿致國聯祕書處的照會，如果是善意的（指我國利害關係而論），那麼至多也不過敷衍門面罷了。也許因為英國外交的活動，逼住美國不能不假猩猩出來說話，而同時因既已與日本有諒解，不便積極干涉，所以給國聯一個照會，敷衍一下。就美國照會的原文也極空洞，並未表示強硬態度，便可以看出美國的不誠意。如果我們再用惡意來看，則也許美國因與日本有諒解，不願國聯積極干涉，所以借此插身到國聯中間，使國聯不敢強硬對日，亦未可知。總之美國不單獨採取干涉行動，而單向國聯表示，它的態度是十分可以懷疑。到現在爲止，我們可以相信美國還仍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不會有什麼改變。

第三，看英國的態度，英國自始即主張干涉中日事件。請參看拙作國際形勢的解剖。到最近英國此種態度，更爲明顯。在理事會公開會議中，我們已明白看出，英國代表爲中國的唯一代辯者。英國處處表示對日本的不滿。這次理事會得以提早一天開會，而且英法外長都親自出馬，這也許出於英國代表拉攏之力。十月初英外長赴巴黎與法總理外長談判，雖然我們未明白內容，但遠東事件必爲主題之一。所以李定和白里安會晤後不久便相偕赴日內瓦。在事實上，因美日的暗中勾結，英國自然不得不焦急起來。在日內瓦的一齣戲拆穿內幕，並不是中日兩國的鬭爭，而是英國與日、美的鬭爭。

到目前爲止國際形勢既無顯著的變化，則此後解決的關鍵，仍望於美國的態度，只有美國態度改變，或者中國向美國提出抗議，逼迫美國改變態度，中國外交方有轉機。不然，全盤勝利屬於日本。

現在政府似乎還沒有這樣的覺悟，還是想國聯來解圍，對美始終無直接外

交行動。其實，我們對於日內瓦還能希望什麼呢？就現在（十月十六日）所得消息，形勢已十分判明。國際理事會所能夠的只有二着：（一）迫令兩國開始直接交涉，自然是在日本武力威脅下開始直接交涉，或者是（二）設法把事件延宕（如派調查團之類）下去，就攔了二三個月，使事勢緩和，然後讓中日直接去解決。此外聯盟不能再做什麼。而就這二着，中國都不免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即使日本答應先撤一部分軍隊，然後開始談判，中國也不免是在日本的武力威脅下，這談判斷不能有利於中國。

總之日內瓦所能做的，至多不過是促成中日直接談判，而直接談判則中國必無望。此外中國望國際伸理，望國際保障中國利益，望國際迫令日本負強佔東省的重大責任，這在事實上、法律上，是斷無實現的可能。

十月十五日

第三 對日經濟絕交論

抵制日貨一點也不難（中暇）

在對日經濟絕交的聲浪中，有一點要請大家認清，不買日貨是極容易的事，不要你犧牲，不要你吃苦，只要你有一點心肝還懂得生氣，大家起來，組織一個永久的團體，定幾條切實可行的辦法，抵制日貨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社會上有一部分的人，竟宣言中國生產幼稚。國貨不能自給，不配抵制日貨。大家不要相信這種胡說。抵制日貨是不用日本貨，不是不用一切的外國貨。不買日本貨可以買中國貨、英國貨、美國貨、德國貨、印度貨。單就棉布砂糖兩種日貨而說，已經佔了日本輸入的十分之四。不用日本布，難道不能用中國布、美國布？不吃日本糖，難道不能吃中國糖、爪哇糖？抵制日貨是國民

報復的手段，只要能給日本一個重創，其他都可不問。

中國輸往日本的貨，大都是原料品，中國由日本輸入的貨物，大都是消費品。依海關的統計，中國由日本輸入的大宗物品，不是出產上所需要的，其價值如下：（單位千關兩）

民十八（日本、台灣、朝鮮）

百分比

棉布及棉製品	一一一、九六八	三二·九〇
蔴、絲、毛製品及雜質元貨	一三、四二六	三·九五
糖	二二、四〇三	六·六〇
麵粉	一六、七七七	四·八〇
魚介海產	一一、二七八	三·三五
紙	一三、〇七一	三·八六
衣着帽子	五、三二七	一·五七
磁器搪磁玻璃器	三、六四三	一·〇七

橡皮及樹膠靴鞋及其他製品

三、四九九

一〇三

菓子蘋果桂圓及其他果品

二、五七五

〇・七六

化妝品(肥皂在內)

二、三二〇

〇・六八

合計

六〇・五七

其他未列入之純粹消費品

一〇

據這個表看起來，跟生產無關的日本貨，佔全日本輸入的十分之七，這十分之七，即使來源完全斷絕，於中國經濟可以說不生影響。這幾種貨物中請問有那一種是必不可省，非用日本貨不行，那一種沒有國貨或別國貨的代替品。餘下的十分之三大都是原料、機器，或生產上的用品，如棉花、棉紗、金屬材料及礦物、煤、木材、化學產品、機器等，也不見得沒有屏除日貨之餘地。

民十八日本台灣朝鮮輸入值

佔日貨輸入之%

棉花

一四、四一四

四・二五

棉紗

五、八四三

一・七二

金屬材料及礦物	一四、四二五	四·二五
煤	一〇、三八七	三·〇五
木材	七、〇八六	二·〇八
機器	六、九四六	二·〇五
化學產品	六、五七〇	一·九四
電氣材料及配件	四、八一〇	一·四一
合計	七〇、四八一	二〇·七五

紙類號稱原料，也可以說是製成品，紙的主要用途當然是印書報的。書報是不跟外貨競爭的，就在本國內，賣價跟銷路也沒有什麼關係。某家書店或報館不用日貨，用次一等的別國紙，或用貴一點的別國紙，於生意上可以說不生影響。書報各有各的內容，各有銷行的範圍，不是些微價錢的差異所能夠影響的。所以我便把紙和其他雜貨消費品列在一起。事實上日貨跟西貨的紙價相差極有限。今年七八月間道林紙日貨比西貨便宜〇·四五%。報紙日貨便宜三·

八%至七·六%；紙本來只佔書報成本的一部分，這一點的參差真是微不足道了。其他原料中一定也有這一類的情形，並不是沒有相當的代替品，只因爲微細價錢的不同，這一國貨的銷場給那一國所侵奪。這些微細的差異在近年匯價劇烈變動之下，簡直算不了一回事。如果除了上面所說十分之七（消費品及紙張），再加上原料中有代替品而代替品價錢相差不遠者，我們可以說日貨中起碼有十分之八可以完全屏除，對於中國經濟沒有損害。如果還有人說中國必須依賴日本，不配抵制日貨，他一定是閉着眼睛說。

我說不買日貨是極容易的事，無須犧牲，無須吃苦。現在，請大家們心自問，不買日貨有那一點真真難爲了你？不穿日本布，沒錢的人可以穿中國布，有錢而愛漂亮者可以穿英國布。沒有叫你少穿衣服，沒有逼你多花錢。衣服材料差一點不見得怎樣不自在，身上穿的仇人的布匹不見得怎樣體面。不吃日本的精糖可以吃次一等的爪哇糖，味道差不多而價錢還可便宜。一定要精糖，也

還有別國貨（民國十八年佔精糖輸入的三〇％），價錢也貴不了多少，麵粉從北美輸入的向來是超過日本（民國十八年二・二倍於日本），價錢是彼此一樣的。紙張上面已經說過，絕不成問題。魚介海產更是有可無的，宴會時少了這幾樣，難道就不能下箸？就這幾件日貨——各種織物、糖、麵粉、魚介海產、紙——已經佔日本輸入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他的如衣着、帽子、磁器、搪磁、玻璃器、橡皮、樹膠靴鞋、化妝品、藥品等，請問其中有那一種沒有國貨或西洋貨的替代品？貴的便宜的儘你挑。如果這些日貨來源完全斷絕，我們還是照常生活？一點都不覺得痛苦。一個國家被敵人侵犯，照例全國壯年男子應該効死疆場，老弱婦女在後方節衣縮食努力工作，舉國一致跟敵人死戰。現在我們不叫你去打仗，不叫你節衣縮食， unlimited 你的物質享用，我們所請求於國民者是很簡單很容易，只要大家認清日貨，決心不買日貨。這一點算不了犧牲，只可說是一種不便而已。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肯做，漫不經意買日貨，我們這個國民

族還有什麼面目生存於世界上？還有什麼面目向日本抗議？向世界各國控訴？

幾條切實可行的辦法

抵制日貨不妨礙中國的生產，不影響我們的生活，沒有做不到的道理。但怎樣鑑別日貨，怎樣防備不顧大局的商人，都得有切實的辦法，方能夠見效，方能夠持久。我這幾天白天想，晚上想，都是想的這個抵貨的辦法。我想到的，別人家大概也都想得到。報紙上你一個提議，我一個提議，不知發表了多少。爲集中大家思慮，確定進行的方針起見，我姑且把我認爲最切實最有効的辦法提出來，供大家參攷。

(一) 由政府頒布法令一切進口的貨物，每件上面都要標明出產的地方，否則禁止入口。如果發覺有朦混別國貨的事，貨物沒收，以後不准進口。就在中國製造的東西也要標明廠家資本的國別。貨物進口後經手人或商店不得將商

標或國名改換，犯者以詐欺論罪。貨物分拆零售時，不能在貨物上面印蓋國名字樣者（如糖、海產等），商店應另加上標籤，註明出產地。貨物由進口商到批發者，由批發者到零售者，由零售者到顧客手裏，都將在文字上負責聲明是那一國的貨。如果有冒充的事，收受者得隨時退貨，並得控以詐欺之罪。強制外貨標明出產地。澳大利亞已經實行了好幾年。他們的目的是在提倡國貨，在中國還可以藉之以抵制任何一國的貨物。各團體應該聯合請求政府通過這條法律，馬上由海關執行。

（二）報紙上每天專闢一欄登載主要日貨品種形式商標，使大家知道怎樣鑑別。所佔報紙的篇幅無須很大，只要天天把幾十種最主要的日貨分類披露，名目過繁反而使人弄不清楚。日貨的名稱一定要用最通俗的，避開專門名詞。有許多人存心不買日貨，竟把日貨當爲國貨買回來。近來日本貨往來避免日本字樣，有的還假冒德國貨、中國貨，教普通人如何辨別？我們常聽到好多人

問，這個布到底是日本布還是英國布？這個熱水瓶是德國貨還是日本貨？可見大家都感到這種困難。

(三)日貨名單中每種日貨之下要註明，非日貨代替品的名稱及商標。日貨種類太繁或不容易辨認時，我們只要認定這幾種非日貨的高標去買，便萬無一失。(我們知道某種貨品日貨極多，可以格外小心，除了這幾種牌號外不買。)這個方法比直接去辨認日貨簡便得多，最容易見效，大家千萬不要忽視過。這種非日貨的名單應由非日貨廠家或經售者聯合報告，互相監督，再由抗日會慎重調查，然後發表。上述日貨及非日貨名單除了報上天天發表外，還要多印幾十萬分大號的傳單，派人到全上海商店裏去貼在櫃檯上、牆上，使顧客可以隨時參考。此外還要到各住家去按戶分派，替他們貼於顯露的地方，免得隨手遺失。一面分發不買日貨請家主署名。全上海幾十萬家，一個人擔任幾十家，一萬人一天便可以辦了。學生跟義勇軍都可以做這種工作。

(四) 商家經親筆署名宣誓不賣日貨，再經抗日會調查店裏確實沒有日貨者，由會裏頒給特製的牌子「本店誓不賣日貨，抗日會證明」掛在門口。這種牌子不但使顧客知道趨避，而且路上觸目皆是，還可以提醒大家抵制日貨的盟誓。當然事後還要常常派人明查暗偵，如果發覺有詐欺的事，便撤除他們的牌子，宣布他的名字，並且加以嚴厲的處罰。

(五) 確實在抵制前所進的日貨，已經登記者，應該集中幾個地方，由抗日會監督。這樣子商店中查到的日貨便可以斷定是私進的貨物。如果任其散於各處發賣，和私進的貨混在一起，檢查的工作便無從進行，所謂「存貨」將源源而來，永遠沒有出清的日子。

(六) 各業公會公定盟約不進日貨不賣日貨，違者甘受重罰，依私進日貨若干倍納罰金。這種同盟，應該用契約的形式，由各家經理署名蓋章，存於公共機關內。這種罰金的契約，應該怎樣措辭，方有法律上的效力，請法律家研

究。

(七) 海關人員、報關人員、碼頭工人、貨棧工人、鐵路輪船人員因為所處的地位，對於貨物的進出轉徙較為明白。反日組織一定要跟他們聯絡，互通聲氣，然後日貨不至於漏網。碼頭工人應當使他們不卸日貨，不為日船卸貨，因此失業者應供給他們的生活費，方能持久。這是極重要的關鍵，清源的辦法，萬萬不能放過。要擔任全上海日廠工人的生活也許不容易，但一部分碼頭工人的生活費數目有限，沒有出不起的道理。碼頭工人能夠一致抗日，效力極大，遠於日廠工人罷工，我們經濟力量有限，應該集中於這個緊要關頭。民國十五年廣州封鎖香港，為什麼有那樣驚人的成績，就是因為當時碼頭工人一面對英罷工一面仍領工錢。香港之圍竟維持到一年零二個月之久。

(八) 要使排日組織能夠持久不懈，不能專靠幾個盡義務人的熱心。各人都有自己的職務，不能一天到晚忙這個事。過了一時一切事漸漸沒有人負責。

我以為抗日會應該出大薪水，請幾個熱心而得社會信仰的人主持實際的會務，其他職員當然全支薪的。吃這個飯做這個事，會務永遠有人負責，不至無形消滅。至於義務職的各界代表，他們的地位譬如公司的董事，只議行政的大方針，即使不能常到會也不至使會務停頓。維持永久的組織當然要籌永久的經費。辦事員、檢查員的薪金，如果由各業分攤，負擔也很輕。

(九) 同業自動檢查因為熟悉內中情形，固然勝過外人。但同業中往往都是熟人，難免沒有顧情面縱容不究的事情。我以為應該添派他業的人會同檢查。國貨或西洋貨的商人或廠家擔任這種工作最為相宜，因為他們的貨物跟日貨往往處於競爭的地位。上海行業種類繁多，有的團體很小一共沒有幾個人，同業徇私的弊不可不防。

(十) 現存日貨由抗日會保管後應該怎樣發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私運的日貨當然沒收。因為聽見要抵貨，連忙在實行檢查之前進日貨，最不可

恕，當然作爲私進的日貨。這一點可以驗提貨單定貨單及其他票據，並且可以召集人證審問。這種貨物如果放他過去，那麼豈不是每次抵制日貨之前先替他推廣銷路。至於那些確在抵貨以前的定進的日貨，如果永遠封存，商家本錢完全沒有着落，犧牲太大。比較可行的辦法是聲明這些日貨在半年後再公開發賣（不賣給店家只賣給私人），一面准許商人用這一筆貨做押款，那麼商家損失還有一個限制。爲什麼已登記的日貨不可以立刻就無限制的集中發賣呢？假如上海某種日貨存積六萬件，在平時六個月內可以賣脫。如果這六萬件由抗日會立刻無限制的發賣，那麼半年之內這種日貨的消費跟往日一樣。萬一抵貨運動半年後終止，豈不是恰當日貨賣完的時候，又可以再進日貨。這樣日貨的消費始終沒有中斷，國貨及西法貨始終沒有奪取日貨的銷路，對日本生產者可以說一點不生影響。我們的目標是永久抵制日貨，在上述假設之下，永久抵制的結果是：從此後日貨不能進國門，在半年內某種日貨的銷路還是照舊，但這是已

經賣給中國的貨物。半年後某種日貨完全由國貨或他國貨代替。這樣子，已進日貨無限制的集中發賣，當然是不成問題。但在不礙永久抵制的範圍內，萬一的中途夭折不可不防。依我的辦法，某種日貨封存起來半年來不發賣，在這半年期間某種日貨的消費都由非日貨代替。即使半年後抵貨終止，封存的日貨拿出來發賣還可以經半年，起碼有半年可以無須進日貨。這樣子某種日貨喪失了半年的銷路，無法取償。依同等的理由，私進的日貨應該封存起來不發賣，或者至事實上抵貨終止時再提出來發賣不遲。這種私貨千萬不可燒毀，燒毀的是中國的錢換來的東西，跟日本人無關。而且假使抵貨而半途終止，則燒去的日貨，得再由日本補進來，反而替日本貨添一筆銷路。已准登記的日貨，除了封存半年後再發賣，此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由抗日會把他們逐漸的有限制的賣出去。譬如平時可經一個月的存貨現在分做四個月，每月賣四分之一。那麼在這個月內，這種日貨的銷路，有四分之三給別國貨品所侵奪。這個損失即使

抵貨終止也無從取償。這個辦法似乎比半年後發賣的辦法還勝一着。商人的資金不至於停滯太久較容易實行。限制的逐漸發賣，因為貨物供不應求，價錢可以儘量提高（以賣完平時銷路四分之一爲度）。超過平價的餘利可以提做抗日運動的經費。沒收的日貨即使要發賣也可以採用這個辦法，但總以不發賣爲是。

（十一）不買日貨無非是報復的手段，要使日本的生產者吃一個大虧。反過來說，不賣東西給日本，豈不是使中國生產者吃虧，豈不是替日本人抵制中國貨？也許有人以爲中國輸往日本的大都是原料，斷絕來源也可以給他們生產界一個大打擊。但原料也不止一種，有的日本非依賴中國供給不行，有的別國原料價錢貴不了多少，中國原料不賣日本，徒然替別國貨擴充銷路。所以即使不供給日本原料，也得分別一下。消費品當然更沒有不賣給日本的理由。那幾種原料不妨賣給日本，那幾種原料必不可省必須由日本輸入——這都要等專家調查研究。

學生工人現在還能夠袖手旁觀嗎？

歷來抵制日貨要以這一次組織最完善，因為是商家自動發起，方法也比以前精密。有好組織好方法，加以人心如此激昂，全國各界應當努力奮起，使這次抵貨運動有空前的成績，使日人從此不敢小視我們的排貨運動。這一次抵貨的事，學界工界似乎寂無動靜，好像萬事有商人去辦，不干我們的事。排貨是何等巨大的工作，豈是幾個商人辦得了。商人擬定的計劃，通過議案，如果沒有民衆的力量做後盾，去強制執行，章程計劃不過是廢紙空言。檢查的工作，監督的工作，對付奸商的工作，都得由我們學生和工人來積極參加——以軍事式的部署作抵貨的工作。學生們要去開會宣傳，做徒手的軍事訓練，不如以這個時間精神來做大規模的全市商店檢查，到全市住宅去按戶分貼鑑別日貨的傳單，按戶勸導請家主宣誓不買日貨。中華民族如果還有廉恥，總不願無聲無臭

的懾伏於日本淫威之下，這一次的抵貨運動萬萬不能任其失敗，全國的學生，全國的工人，五四的精神何在？五卅的精神何在？大家一齊起來！

經濟綽交便是戰鬥行爲（樂嗣炳）

從一九〇八年起在這短短地十三年之間發生過八次排日運動，而最近由於日本資本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佔領遼吉，在中國境內用砲火大量殘殺中國人，任意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妨害中國人在中國境內之營業居住之自由所引起的第九次排日運動，就目前狀況而論，在歷史上可算最激烈較徹底的一次。

中國人都深知道，「不打倒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中國自己就沒有生路。」可是要怎樣才能打倒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武力嗎，不行。外交嗎，無用。二十三年中在日本資本帝國主義威壓下直覺地發現了唯一的路線就是經濟的排日運動。

對的，這是極正確的路線。武力戰鬥外交戰鬥都是經濟戰鬥的一部分，就中國和日本特殊的深切的經濟關係着想，直接經濟戰鬥——經濟的排日運動，確實很有效果的手段。作者在一個月前承時事新報記者的逼迫在時事新報評論欄發表了一篇『抵制日貨之效果』，就歷史上可靠的材料說明歷次經濟的排日運動所給與日本資本帝國主義重大的打擊以及中國方面所得的效果；本打算更進一步，就分析中日特殊的深切的經濟關係，說明『倘然能夠最徹底的履行經濟的排日運動，在很短期間就可以撲滅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昨天日文上海日新新聞載有在上海唯一的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最高機關『上海日本商工會』所議決，建議該國外交部以及重要對華經濟侵略機關請求對付中國境內的經濟的排日運動，日日新聞並在這建議文前加上一個清醒的表題叫做『排日運動簡直無異於戰爭行爲』，敬先抄譯此文並借題發揮作為第二篇文章的序論——

上海日本商工會所議決原文說：

「中國排日運動最近越發險惡，禁止賣買日貨不必說，而且妨礙跟日本人一切交易，破棄已訂契約，掠奪日本人所有貨物，不把原料及一切物品供日本人，進一步，以放火屠殺脅迫日本商店銀行的買辦辭職，馴至於妨害到郵政電信電話等的通信，以期急速澈底經濟絕交。照這樣以日本爲敵國作全國的抗爭，決不能與所謂「不合作」同等看待；雖說不用砲火，其動機與手段不可不說簡直是戰鬥行爲。中國官僚應當有完全保護在中國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居住營業之自由的義務，可是對於這類敵對行爲，不單未嘗怎樣取締，並且從之煽動不已，不僅明明把條約及國際信義不放在眼中，並且是斷難寬容的違反。最近關於滿洲獸行的國際聯盟理事會決議第五項所認爲，必須將取種種必要的手段，防止兩國政府之間形勢重大化，擴大事件的保障」的行爲。

「所以我們相信，日本帝國政府鑑於事態之重大，對於南京政府應當

要求即時禁止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萬一不照這麼辦，不外立刻毅然問罪於南京政府了。」

這篇短文啓示我們以及使我們應當深切注意的：

第一，它們自己說『澈底的經濟絕交簡直是不用炮火「戰鬥」行爲』，這句話對於不明白經濟的排日運動的意義的糊塗的中國人是重要的啓示。同時日資本帝國主義當然是惡惡的想把『戰鬥』這頂帽子套在我們頭上，才說這句話，而我們不單不必撇清經濟絕交不是戰鬥，如果經濟絕交確是一種有效果的戰鬥手段，我們應當更進一步，努力戰鬥。我們正要打破過去種種荒謬的『祇賣不買』，馴至於『或買或不買』的等等不澈底的經濟絕交，我們要盡我們所知道的，力所能及一切手段，努力戰鬥。事情到了這種地步，雖然還有少數賣國求榮的資本家地主喊過幾聲『無抵抗』『鎮定』之類的臭屁，而令中國的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我們的勞苦羣衆純潔青年都合口『聲喊着『戰鬥』『戰鬥』——我們

是渴求『戰鬥』，決不忌諱『戰鬥』。

第二，它們說『中國官僚應當有完全保護在中國的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居住營業之自由的義務』，這話，尤其狗屁不如，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官僚對於在日本領土內的中國，不但沒有保護的義務，並且不斷地在日本領土直接或借手大量地殘殺中國人，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妨害中國人的居住營業……還不夠痛快，馴至於公然用武力侵略中國領土，在中國領土盡量殘殺中國人，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妨害中國人的居住營業……到了這種地步還有臉說中國官僚應當有……義務嗎？況且知道中國官僚對於本國領土內的本國人的在財產居住營業……，以至於連自身的生命財產居住營業都沒法略盡保護的義務？反而叫他們先盡完全保護仇敵的生命財產居住營業……義務，這簡直把中國官僚看輕作蠢到連畜生都不如了。

第三，提到條約與國際信義，中日間基本的中日通商條件早已滿期。中日

兩國事實上是無條約國。略舉過去條約的成績吧，從舊俄轉移租借大連旅順三十年的條約早已到期，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何日遵約退還大連旅順呢？所謂南滿洲鐵道，原約中日合辦，本無異於中英合辦北甯、京滬，日資本帝國主義是肯遵守條約的嗎？遠一點兒說，馬關條約明定朝鮮爲獨立國，日資本帝國主義肯遵守條約，願全國國際信義不去併吞它嗎？或者以強國與弱國之間算例外，那麼日資本帝國主義對於其他資本帝國主義之間該有所謂國際信義吧。所謂非戰的國際聯盟非戰條約，中日兩國都是參與國，更有所謂瓜分中國的九國條約，強有力的帝國無不參與，日資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獸行之前曾經稍稍顧慮過嗎？日資本帝國主義顯示我們，所謂遵守條約與國際信義類皆如此，我們更何從而愁我們的行動不合條約不願國際信義？

第四，關於國際聯盟的話，我們先知道上屆國際聯盟的理事長是日本人，本屆日本入止擔任着國際法庭庭長，日本資本帝國主義者是國際聯盟重要分子

之一，同時日本資本帝國主義者的行動當然就可以代表國際聯盟。最近國際聯盟理事會處理日本滿洲獸行事件的經過，國際聯盟到底值幾個小錢一斤，尤其被每一個中國人估計得清清楚楚。理事會閉會時日本代表不曾鄭重聲明停止軍事行動即日撤兵嗎？直到近幾日的日文報還在欣然跨揚每日戰勝的情報，單就四日上海日日新聞晨報所載：

一、戰艦五十艘集中佐世保待機進攻中國，「檜」「桃」兩驅逐艦，昨夕急駛上海；

二、本莊司令官激怒，決意肅清滿州官憲；

三、關東軍司令部發表聲明書，「國際正義，說也無益」；

四、遠退奉天東北方的王以哲殘步因日本討伐隊在背後猛衝，主力部隊向營盤逃走；

五、呼倫貝爾蒙古青年黨，襲擊中國軍，雙方死傷甚多；

六、興安屯總軍請求投順；

七、在奇羅山城子（譯音）東邊鎮守使于左仁昨日受日軍空中攻擊，大起恐慌。

九日晨報又皇皇特載『日本飛行隊炸擊錦州』，所謂國際聯盟以及芳澤那廝看見這得意洋洋的戰勝情形，恐怕臉上也得紅一下吧。至於謹據確實，日本飛機追擊北甯列車事件，一類較小的事件，芳澤居然厚臉圖賴，無恥更不煩言。明眼的中國人根本看不起國際聯盟，最近除了通電請求『主張積極侵略滿蒙比民政黨還急進的政友會黨魁犬養毅等維持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胡適顏惠慶等少數高等華人之外，大多數中國人的腦子裏，總不至於還存依賴的痴想吧。

第五，末段是全文最重要的話，要求日資本帝國政府先行命令南京代替日資本帝國主義禁止排日運動，若是辦理不得力，即由日資本帝國主義以武力輔助施行。略有國際政治常識的，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之最大權力在資本家，軍

關官僚祇不過資本家所雇傭的買辦雇員之類，上海日本商工會議是在上海日本資本家最大的集團，彼等建議於日本政府事實上等於最高命令，這個命令發出之後連日我們在中日各報所看見的消息，所謂『大批砲艦來華示威』，以及日政府『……就今日狀態而言，或竟至發生中日兩國間重大的不幸結果亦未可知……用敢發出重大警告以促貴政府之反省』的抗議，那是必然的結果了。

在這個情形之下意志薄弱的人就要考慮到『這一類的威嚇到底是怎樣的性？會起怎樣的變化？注意到是否因此改變我們的態度？』

威嚇絕不足憂慮。要知道中國之所以不亡，決不是爲的有着手握二十五萬久經訓練的國軍連自己私藏金條八萬萬元、老帥姨太首飾一萬五千萬、軍火十萬萬元……的家產都保不牢的副總司令之類的軍威，更不是五千年來的精神文化，而是各資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矛盾——『分賊不勻』四個大字。『亡國奴』這頂帽子所以還沒有放在我們的頭上來，僅僅乎就祇借這一點光。當砲轟

遼甯的悲劇開始之日，略有政治常識的都可以斷定它們猖獗必限於南滿鐵道左近的一部分，決不敢驚動長春以北俄國勢力範圍，並且遼吉這塊肥肉也還有美英俄……的分子必待相當顧慮。至於要想把施之於遼吉者，再施之於滬甯，日資本帝國主義連想也不敢如此做。滬甯長江是八十年來大英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近年來大美資本帝國主義者的關係日見密切，其他資本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的大本營也都設在這裏，何物日本，敢來撒野？近幾天雖然來了幾隻日本砲艦，可是在上海港內的日本砲艦總共還不過七隻，而其他資本帝國主義者的砲艦却有十五隻呀。同時家有陸軍六百多萬，砲艦一百五十萬噸的英資本帝國主義代表費信惇工部局總查；家有陸軍一千八百多萬，砲艦一百五十萬噸的美資本帝國主義代表克銀漢領事，已經正式警告了家有陸軍七百多萬，砲艦八十多萬噸的日資本帝國主義了。有了這些庇護，無論在上海或長江沿岸，我們可以放心，我們的身家性命以至於我們的國家，決無危險，這一類的威嚇，

哄哄小孩子而已，我們絕不必憂慮。這似乎很不要臉的話，不過事實確是如此，事實上我們已經這樣不要臉地活了幾十年了。

可以使我們深切注意的倒是間接地指使國產的軍閥官僚的壓迫與破壞。近二三十年所有軍閥官僚，事實上可說都是資本帝國主義者雇用的政治買辦，主要爲資本帝國者圖利益，其次就是藉此爲自身圖利益，單就二三十年來年年設法殘殺中國人，年年竭力保護外國人的成績不難想像而知。

但是我們知道資本帝國主義者不壓迫我們就沒有生路，我們被壓迫着，也惟有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纔有生路。現在一切都不可靠，惟有我們自己的力量足以打倒帝國主義，五四運動我們親手扯爛了廿一條，五卅運動給世界資本帝國主義者認識我們中國人的「臉」，這是我們光明的打倒帝國主義史的第一頁，日資本主義者遼吉的獸行，樂觀一些說它在催促我們完成全部的歷史。

殖民的革命以經濟手段打倒資本帝國主義向歷史已經衆見不鮮，在中國與

日本特殊的經濟關係之下，經濟的排日運動簡直等於不用砲火的戰鬥行為，我們渴求着對日戰鬥，經濟的排日運動既等於對日的戰鬥行為，我們才其應當不顧一切地向前戰鬥！

東北的鐵路

一、中國自辦者

官辦	北寧鐵路	四七二杆
	(錦州支線、打通支線)	
	吉海鐵路	一八五
	呼海鐵路	一三一
	齊克鐵路	一三一
	吉敦線仍線	一八一
合計		一〇〇五
官商合辦	瀋海鐵路	三一〇
	鶴立鐵路	一五九
合計		四六九
商辦	齊昂輕便鐵路	二七五
	開豐輕便鐵路	二九四
合計		五六四

東 北 的 鐵 路

二、日本關係者

日本經營
中日合辦
南滿鐵路
金福鐵路
溪域輕便鐵路
天圖輕便鐵路

一、
一一〇二二

日本投資

吉長鐵路

一一二二六

(借款及代築)

四洮鐵路
吉敦鐵路
洮昂鐵路

合計

二、
三二四〇五

三、英國關係者

英國投資
(借款)
北寧鐵路
北平新民間本線及營口支線

八七三

合計

八七三

四、蘇聯關係者

中蘇合辦
中東鐵路
穆稜鐵路

合計

共計

一、
六、五〇七

一、
一、七六三

翻 所
必 權
印 有

—— 角 五 價 實 ——

我們的敵人——日本

編輯者 社會與教育社

印刷者 新生命書局

總局 上海海寧路

傅薪里

門市 上海四馬路

望平街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出版

社會與教育

週刊

這 社會問題的討論
當 教育現象的暴露
中 政治經濟的解剖
有 學術思想的介紹

定價
全年國內二元，半年一元一角，國外四元，郵費在內。
零售
每册大洋四分。

透澈的分晰
警關的議論

讀此一份

遠勝入無用的大學
無異與近代思想家
相晤對於一堂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書名繁多 不及備載
印有目錄 函索即寄

中國社會問題名著

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六版)	陶希聖著 實價七角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三版)	陶希聖著 實價九角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陶希聖著 一元八角
中國社會現象拾零(新刊)	陶希聖著 一元六角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再版)	樊仲雲編 實價五角
中國社會之結構	周谷城著 一元二角
中國社會之變化(新刊)	周谷城著 一元二角
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新刊)	朱其華著 一元八角
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	朱海寧著 即出
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	李俚人譯 即出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震聲著 實價七角
中國歷代耕地問題	張得人譯 即出
中國土地制度問題	長野郎著 即出
中國經濟大綱	徐公達譯 即出

國際政治外交書籍

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

張永懋等譯
二元六角

最近之國際政治初編(五版)

樊仲雲著
實價一元

最近之國際政治續編(二版)

樊仲雲著
一元二角

近代世界史

楊允修譯
實價八角

蘇聯研究書籍

莫斯科印象記(三版)

胡愈之著
實價八角

五年計劃的故事

期西譯
即出

蘇聯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施伏暈譯
實價八角

社會科學名著

國家論

陶希聖譯
實價六角

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

樊仲雲著
實價五角

帝國主義之基礎知識

馬哲民著
實價十角

帝國主義與國際經濟

吳其祥著
實價八角

國際問題

張肇融著
即出

蘇俄政治制度(三版)

施伏暈編
實價九角

蘇俄黨爭之解剖

高品齋著
實價四角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胡慶昌著
實價五角

奴隸制度史

唐道海譯
實價一元

社會主義社會學(二版)

薩孟武譯
實價九角

家族私有財產及起源
國家之(三版)

李應揚譯
實價八角

經濟思想史(新刊)

俄國魯濟著
實價二元

最近經濟學家(即出)

魯濟著
藍靈華譯

世界新文藝名著譯叢(下列各書將於一九三二年中出齊)

一九二〇年級(即出)

格來塞著
黃源譯

和平

格來塞著
黃源譯

士敏士(即出)

格來考夫著
蔡泳裳等譯

饑餓及其他(即出)

傅東華譯

戰後

德國梭著
吳朗西譯

十九個

法捷耶夫著
許天虹譯

各國經濟史

陶聖等譯
三元六角

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

樊仲雲等譯
二元八角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余祥霖譯
二元八角

馬克思十二講

陳寶華等譯
二元四角

將軍死在床上

哈利遜著
許學華譯

北緯四十二度

巴安思著
黃源譯

新興文藝論

樊仲雲編
實價八角

藝術社會學

弗列樂著
張叔愚譯

二十世紀的歐洲文學

弗列樂著
樓建南譯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樊仲雲譯
實價一元